

彰化媽祖信仰圈內的曲館與武館：

彰化縣部份(二)

林美容

村庄順序表

一、和美鎮	
(一)和美鎮中寮隆(振)樂軒(存)	八三
(二)和美鎮中寮順武堂(存)	八三
(三)和美鎮嘉犁錦犁園(存)	八四
(四)和美鎮嘉犁武館(散)	八四
(五)和美鎮十二張犁犁春園(散)	八五
(六)和美鎮十二張犁犁順武堂(存)	八五
(七)和美鎮茂盛厝新義軒(存)	八六
(八)和美鎮新庄仔慶樂軒(存)	八七
二、秀水鄉	
(一)秀水鄉下崙安樂軒(存)	八八
(二)秀水鄉下崙振興社(存)	八八
三、花壇鄉	
(一)花壇鄉溪仔底振興社(散)	八八
(二)花壇鄉中口庄大庭玉梨園(散)	八九
(三)花壇鄉大庭振興社(存)	八九
(四)花壇鄉崙仔頂新梨園(散)	九〇
(五)花壇鄉橋頭村聖樂軒(存)	九一
四、大村鄉	
(一)大村鄉大崙安樂軒(存)	九三
(二)大村鄉大崙村同義堂(存)	九四
(三)大村鄉加錫同義堂(存)	九五
(四)大村鄉新興村和梨園(存)	九五
(五)大村鄉新興村勤習堂(散)	九六
(六)大村鄉埤脚(港後)同義堂(存)	九七
(七)大村鄉田洋仔鼓吹陣(散)	九八
(八)大村鄉田洋仔同義堂(散)	九八
(九)大村鄉美港福樂軒(散)	九八
(十)大村鄉美港集英堂、振興館(散)	九九
(十一)大村鄉茄苳林武館(散)	一〇〇
(十二)大村鄉大庄同義堂(存)	一〇〇
(十三)大村鄉貢旗御樂軒(存)	一〇一
(十四)大村鄉貢旗振興館(存)	一〇二
(十五)大村鄉南勢仔集英堂(存)	一〇三
(十六)大村鄉大橋頭集英堂(存)	一〇五
(十七)大村鄉擺塘村北勢集英堂(存)	一〇五

五、			(六)大村鄉擺塘集英堂(存)……………	一〇六
			(六)大村鄉過溝永樂軒(散)……………	一〇七
			(六)大村鄉蓮花池同義堂……………	一〇八
			(六)大村鄉犁頭厝義(和)樂軒(散)……………	一〇八
			(六)大村鄉犁頭厝集英堂(存)……………	一〇九
			(六)大村鄉黃厝庄慶雲軒(散)……………	一一一
			(六)大村鄉黃厝庄義順堂(散)……………	一二二
五、			溪湖鎮	
			(一)溪湖鎮梧鳳竹園仔同義堂(存)……………	一一三
六、			芬園鄉	
			(一)芬園鄉下茄老蟠桃園(存)……………	一一四
			(二)芬園鄉下茄老傳練堂(散)……………	一一五
			(三)芬園鄉下茄老英義堂(散)……………	一一六
			(四)芬園鄉大竹園同義堂(存)……………	一一七
			(五)芬園鄉大竹園春盛堂(散)……………	一一七
			(六)芬園鄉崙仔尾勤習堂(存)……………	一一七
七、			員林鎮	
			(一)員林鎮三條圳慶陽軒(存)……………	一一九
			(二)員林鎮三條圳春盛堂(散)……………	一二〇
			(三)員林鎮浮圳仔和樂軒(存)……………	一二〇
			(四)員林鎮浮圳仔(春盛堂)拔元堂(存)……………	一二一
			(五)員林鎮浮圳仔勤習堂(存)……………	一二三
			(六)員林鎮東北里義順堂(存)……………	一二三
			(七)員林鎮東山鳳梨園(存)……………	一二四
			(八)員林鎮江厝(南東里)義順堂(存)……………	一二七
			(九)員林鎮林厝(南東里)勤習堂(散)……………	一二八
八、			社頭鄉	
			(一)社頭鄉張厝錦明珠(存)……………	一四八
			(二)社頭鄉張厝庄振興館(存)……………	一四九
			(十)員林鎮三塊厝拔元堂(元祖,存)……………	一二九
			(十一)員林鎮大崙坑同義社(散)……………	一三〇
			(十二)員林鎮大崙坑拔元堂(存)……………	一三一
			(十三)員林鎮番仔崙雅聖軒(散)……………	一三二
			(十四)員林鎮番仔崙同義堂(存)……………	一三二
			(十五)員林鎮振興里玉同軒(存)……………	一三三
			(十六)員林鎮振興里同義堂(存)……………	一三四
			(十七)員林鎮柴頭井龍鳳閣(散)……………	一三五
			(十八)員林鎮下霸厝同義堂(散)……………	一三六
			(十九)員林鎮湖水坑真樂軒(散)……………	一三六
			(二十)員林鎮湖水坑集英堂、春盛堂(散)……………	一三八
			(二十一)員林鎮高厝(東和里)協元堂(散)……………	一四〇
			(二十二)員林鎮黎明里惠天宮北管陣(存)……………	一四〇
			(二十三)員林鎮溝自勤習堂(存)……………	一四一
			(二十四)員林鎮田中央勤習堂(散)……………	一四二
			(二十五)員林鎮萬年福興軒(存)……………	一四二
			(二十六)員林鎮萬年春盛堂(存)……………	一四二
			(二十七)員林鎮出水集英堂(散)……………	一四三
			(二十八)員林鎮大埔源潭清樂軒(存)……………	一四四
			(二十九)員林鎮大埔厝集英堂(存)……………	一四五
			(三十)員林鎮大明里協元堂(存)……………	一四五
			(三十一)員林鎮大饒里集雲軒(存)……………	一四六
			(三十二)員林鎮火窯庄春盛堂(存)……………	一四七

- (三)社頭鄉崎仔脚日樂軒(散)……………一五〇
(四)社頭鄉協和村振興館(存)……………一五〇
九、溪洲鄉

- (一)溪洲鄉溪墘厝曲館(存)……………一五一
(二)溪洲鄉溪墘厝武館(存)……………一五二

一、和美鎮

(一)和美鎮中寮隆樂軒

本庄曲館成立於二次大戰以前，當時稱做振樂軒，光復後才改名隆樂軒。光復後曾再學過二次，一次是在光復後一、二年即開始，聘請本鎮新庄仔的老師，老師的名字已忘了，學了十年左右，還會上棚作戲，作了二、三年左右，都是神明誕辰時，在本庄演戲，當時學的人現在都五十幾歲了。幾年前又學了一次，學的人都是國小學生，共有一、二十人學，是和美一位黃姓老師來教的，三、四年前又解散，當時學的人現在不是上大學，就是服兵役了。停掉的原因是晚上練習，耽誤功課，而且出陣時不能請假。本館可說是館還在，但沒有學了。以前學曲的時候都是每晚七、八點開始至十點，在村廟池王宮練習。

光復前每逢六月十八日池王爺誕辰，本庄曲館會上台作戲，光復後大都只有對曲、排場，村民有喜喪事會去排場吹鼓吹；現在村廟池王宮內正殿旁仍祀有西秦王爺（係以紅紙寫著「隆樂軒西秦王爺神位」字樣貼在牆上），但已無人按時祭拜（圖一）。

以前曲館的經費是由總理出資。目前樂器放在村廟內，

有鑼、鈔、鼓、絃、吹等。
·七十九年四月訪問吳坤堆先生，林淑鈴採訪，八十年三月十二日林美容再度訪問，林美容整理記錄。

(二)和美鎮中寮順武堂

中寮順武堂已成立七年，應是私館。最初是中寮有人去十二張犁學武，七年前黃波的學生葉清波及張添財來此教，大家在受訪者林煙墩的家門口學，傢俬都是林煙墩購置的。最初學的有四、五十人，不必出錢。林煙墩有三個兄弟，他們的的孩子都會舞獅，其中姪林文啓與子林財昱還曾與張添財去大里勤習堂學「弄獅」。訪問當時，林煙墩的二個小孫子，一男一女，男的只有三、四歲的樣子，女的則上小學一年級，兩位小朋友表演舞獅，有模有樣，煞是好看，林煙墩說他的兒子小時候就練柔道，長大了再讓他們學舞獅。

順武堂雖然是私館，但庄內的熱鬧皆義務出陣，中寮有參加彰化南瑤宮老五媽會，然而每年去南瑤宮請媽祖，獅陣並沒有出陣，只有去刈香的時候，還有每年正月半和美鎮「迎燈」的活動，順武堂才出陣，庄內可以出陣的人約有三、四十人。順武堂與和美鎮嘉寶里振興社、湖內里勤習堂、彰化寶廊里振興社較有來往。

訪問時林煙墩放兩卷錄影帶給我們看，一卷是八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嘉義新港有人入厝，順武堂應聘而去，碰到另一個獅陣是受水仙宮之聘前去新宅送匾額的，兩陣都有表演。另一卷錄影帶是順武堂受過溝一處五府千歲壇（私壇）之聘去參與進香活動。

·八十一年二月一日訪問林煙墩先生（五十七歲，館主），

林美容採訪記錄。

(三)和美鎮嘉犁錦梨園

嘉犁庄錦梨園很早以前就已成立，成立之初成員約四十人，但確切時間已無人知曉，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因戰爭而休館，光復後復館。

錦梨園現有成員十餘人，皆已六、七十歲，師傅是本庄人，名叫阮鵬，能教所有的樂器，已過世；另請太平鄉廊仔坑老先覺來庄內教脚步。光復初期無論登台、唱曲都會，但現在只有扮仙、歎鼓吹，沒人唱曲了，因為大家都很忙且年紀也大了。

汴頭（伸港鄉）、涂仔厝（塗厝里）等地，以前曾來村內請阮鵬去教；而彰化市水尾仔鳳鳴園，與錦梨園較有來往，會互相支援。

錦梨園屬北管，祖師是西秦王爺。現在未再練習了，但仍有幾位老先生私底下到彰化梨春園學曲。庄內若有婚喪喜慶時皆義務出陣，不收費，但若是別村來請則一次六千元，出陣的人分一些，留下部份添購樂器，現有樂器皆放在館主家中。

嘉犁庄內現有兩個錦梨園，是在光復初期分裂的，因為有一次庄內出陣，有些人既不會登台作戲亦不會唱曲，只想湊熱鬧，而那次邀請出陣的主人只請四桌，不夠坐，因而吵架，於是分為二館，一個在滿仔，一個在嘉犁，館址設於村廟嘉安宮內，名稱都是錦梨園（圖二）。館主說他們是從小開始學的，功夫較好的人都在滿仔這邊。

錦梨園於光復後第二年開始上棚作戲，共演了四年，曾

到臺中參加十月半三界公生日慶典，塗仔厝之曲館表演時亦去捧場（助演），陳反當選國代時亦曾去慶賀。學過的戲齣有十幾齣，計有小青龍、天台山、紫台、別府、下拜壽、落成寫、洛花河等。現有的成員有以下幾位，大部分都上過棚，即阮添水（現年八十六歲，館員中最年長者，老生，拉絃）、阮清火（六十二歲，雜角仔，什麼都會，半先生額）、阮鳳儀（老旦，後場）、阮鳳珠（小旦、銅器）、阮鳳翹（小丑、後場）、林銀錠（六十六歲，小生、老生、後場）、阮武發（小旦、銅器）、阮育進（後場，不會上棚，現年五十歲左右，最年輕）、阮錦貴（後場，不會上棚）、李天送（大花、雜花仔，學得較淺），滿仔之居民都是阮姓，其他姓也是與阮姓有關係者。成員中有人十四、五歲學戲以後，再去考初中。

七十九年四月一日訪問林銀錠先生（六十六歲，現任滿仔錦梨園館主），八十年二月十二日電話訪問，陳錦豐、林美容採訪，林美容整理記錄。

(四)和美鎮嘉犁武館

本庄武館沒有館名，是日據時代，距今六、七十年前，由受訪者謝欽昌之父謝炳源鼓募（招募）庄人學武。謝炳源對武術感興趣，雖然日本人不准民衆學武，但謝炳源還是偷偷地學，請唐山師鑑師來教太祖拳以及舞獅，師父教的時候就住在庄內，並不固定在那一家。當時學的人現在都過世了。

謝欽昌小時候和父親學了一年多，那時一起學的有三十幾人，在庄內居民大埕（前院）較大的人家裡練習，不一定

在那裡學，出陣之前每晚都要練習一兩個小時。

以前有傢俬（武器），鎗、刀、棍等都有，放在廟裡，若有損壞，會有熱心者出錢修理，現在傢俬已經沒有了。

以往每逢四月十二日王爺誕辰，會請「南門媽」，獅陣會出去，村民有喜喪事，出陣很少收錢。現在未再出陣了，這是因成員所剩無幾，有些則專心事業，少年人則怕累不太願意學。

·八十年三月十日訪問謝欽昌先生（五十餘歲），林淑鈴、林美容訪問，林美容整理記錄。

(五)和美鎮十二張犁犁春園

犁春園起館的時間，大概在大正元年（一九一二年）左右，民國四十八年八七水災以後，犁春園便沒有再繼續練習了，所以大約是在民國五十年左右散館，現在子弟所剩無幾，只殘留下一些傢俬，置於受訪者葉順淵的雜貨店倉庫內。

葉順淵並沒有學北管，其父人稱葉查某囡仔，正名是葉鐵甲，屬馬，如還活著，現年八十七歲，學小吹，他在七十歲時過世，葉鐵甲學北管是距今四、五十年前的事了，與他同時代而仍然在世的葉萬章，現年八十三歲（生於大正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在曲館學吹笛（與葉查某囡仔是成一對的笛），目前在打老人槌球。

犁春園以前的館址即在葉順淵的雜貨店倉庫內，倉庫內放置著以前的傢俬，內有一神案，但不是用來拜西秦王爺的，而是用來暫時奉祀村廟高香宮的福德正神（高香宮，在民國七十七年農曆四月二十日動工擴建，民國七十八年農曆十月三十日竣工）。成立犁春園的主因是往昔廟內要熱鬧，需

要曲館。起館人沒有印象，只知當初是以負責人為主，採取「撿丁錢」的方式徵收基本金，當時參加的人數，計有通鼓、嗒鼓各二人，大吹二人，小吹二人，鼓架二人，大鑼二人扛、一人打，總共大約十五至二十人，當時樂友現齡多在七十至九十歲之間，當時大都是二十多歲的人參加。犁春園所得的公金屬村廟所有，故此曲館是歸村廟管理。

本館的師父叫阿輝（不知其正名），是彰化市人，來此任教的時間應不會超過十年，未曾上棚表演。每逢庄內拜拜，包括正月十六日鄭成功生日、二月十九日劉羽先師生日、四月十五日蘇府王爺生日、十一月二十二日演平安戲，以及庄內人的喜事（如入厝、娶新娘等）均會義務出陣，歹事則不出陣。出陣都只限於庄內。十二張犁參加南瑤宮老大媽會，以前每年三月二十四日都會出陣到南瑤宮，並獻上牲禮，但後來因叫不到人手，故在民國四十八年八七水災過後便不再有此俗。

葉順淵之父在世時也曾是犁春園負責人，並沒有和那一間曲館有特別的往來。本館前後活動了四、五十年，民國四十八年後便不再有任何活動。曾和彰化市某軒拼館，是老師帶隊報名參加。目前老人會長阿賢有心再振興曲館，日前補進一批傢俬，但卻沒有人要學而且也找不到師父了。

十二張犁的村廟是高香宮，主神是五穀王，犁春園算是五穀王的「轎前」，但因為較少香火，故仍以媽祖婆為主。

·八十一年二月一日訪問葉順淵先生（五十一歲，館員），林美容、邱詩文採訪記錄。

(六)和美鎮十二張犁順武堂

受訪者葉順淵指出，本庄由於犁春園的衰落，村中無可

熱鬧的陣頭，所以在葉坤榮爲首的老輩的鼓勵招募下，在民國五十年的時候成立了武館，名順武堂，仍屬村廟管理。「順武堂」的成員在海尾村、黑寮一帶較多，源自於臺南，最初是人稱「阿榮師」的師父到彰化教授，臺南順武堂比較常在電視上表演，阿榮師有個兒子在新港奉天宮六尺四的街上賣牛舌餅，對整個順武堂的發展可能知道得較詳細。

本庄順武堂負責聯絡的人是葉清波（人稱清波仔），在葉順淵舊厝門前廣場練習，初招收弟子一百多人，年紀從十歲至六十歲都有，要學的人一律免費。庄內日據時代之前迄民國五十年便有類似武館的組織（暗館），教授拳頭（太祖拳）以健身，當時來教的師父人稱唐山先，名黃鑑，在本庄教時順便住下，一直到他去別的館教的時候才離開本庄。黃鑑教的多半是海線方面的武館，一直到葉順淵的舅舅黃波（已歿）來到庄內，才有獅陣的教授（在此之前的武館乃是私人開設的，且早期沒有獅陣是因爲學費貴，又要對老師提供膳宿），此後更有犁田陣、車鼓陣的出現（從西港學來，別庄並且有龍陣，但本庄沒有龍陣）。黃波是水尾人（新港海尾村），他先後教了四個武館，純屬義務性，此四館爲芬園社口崩仔坑（以產米粉而聞名）順武堂、本庄順武堂、白沙坑（不知是否爲順武堂），還有一館想不出來。黃波每晚都從新港趕來，等到教完便住在葉順淵家中，次日清晨再回去。黃波師承阿榮師，他離開本館以後，由已稍學成的弟子再繼續傳授。黃波兼具療傷、接骨和藥學常識，自己經營了一間診所，晚上又另外做場——打鑼鼓、變戲法、賣膏藥（即走江湖）。黃波之後便不再請其他師父了。

本館出陣多在刈香、進香、拜拜、庄內有好事的時候。刈

香的目的地如下：正月初九到鹿港（蘇府王爺）、臺南南鯤鯓（五府千歲）、竹山延平里沙東宮（開台國姓，即國姓王），路線每年不同，也會到北港、新港、笨港、麻豆刈香。刈香是由善男信女出錢給廟方，然後再由廟方安排刈香事宜，刈香時出陣是義務的，但邀請單位給錢、紅包表示一點意思，有時則只供給茶水。外庄若有人叫也出陣，不論好互事都出陣，但若是歹事（如出殯）且只叫大鼓陣，有時也用開隊旗、獅頭，而不套傢俬。葉順淵指出本庄有九角頭，每年值角的角頭要做東宴請九角頭，類似聯誼活動。本館未與人拼館過。

順武堂至今仍存在，有年輕弟子一、二十人左右，和大里、烏日的勤習堂、浦尾金鷹拳種的振興社常互調人手。秀水鄉有一武館是本館子弟出去創立的（見高香宮內匾額）。葉順淵指出，和美鎮中寮、新庄也有順武堂，在柑仔里也有武館，嘉翠庄則沒有武館。中寮的武館曾和本館互調人手，若欲知詳情，可至中寮尋找林煙墩（綽號黑狗），他是當地獅陣負責人，庄頭內外調動都是他在處理，現年五十二、三歲。

·八十一年二月一日訪問葉順淵先生（五十一歲），林美容、邱詩文採訪記錄。

(七)和美鎮茂盛厝新義軒

新義軒成立於日據時期，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是爲了「迎南門媽」而成立的。最初請彰化人福成先來教，教了十幾年，他若還活著，大概有一百多歲了。受訪者黃茂生的外公葉牛（住黃家隔壁）即跟福成先學，葉牛是新義軒的財主，後來聘請住在水庵仔口（彰化市小西館）的陳森林來教，教

了二十幾年，他走路來教，黃茂生的父親黃阿歹即是向他學曲，故黃茂生稱陳森林是「先生公」，陳森林的後代已搬到嘉義。黃阿歹也常教庄內的人，黃茂生的功夫是向父親黃阿歹、先生公陳森林，及施萬生學的。施萬生是彰化集樂軒的人，在茂盛厝教了一兩年，後來，他入贅和美新庄仔，在新庄仔慶樂軒、臺中集興軒、豐原集成軒教過。黃茂生與賴木松是知己好友，茂松到什麼地方開館，一定找他隨著去，他也能夠指點人家，專長是吹鼓吹（噴吶）。

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為慶祝國姓爺誕辰，新義軒在本庄登台，那時黃茂生十幾歲，至今僅登台這一次，不過學過的戲齣有不少，包括晉陽宮、蟠桃會等。

新義軒能夠排場、對曲、扮仙（三仙、醉仙都會），大都在神明誕辰、喜事時出陣，如每年正月十六日國姓爺誕辰，三月二十九日作媽祖會及八月十五日請南門媽，新義軒都要排場來增添喜氣。喪事則只用鼓吹。可以說庄內的喜喪事都會請新義軒幫忙。

樂器現都放在黃阿歹家中，若有人要請出陣，就聯絡黃茂生。現有成員只有五、六人，黃氏父子外尚有盧貴、黃洲淦、盧格金等，人手不夠，所以常與新庄仔慶樂軒及阿夷庄榮樂軒互相支援人手，與彰化中街、臺中皆有連繫。

七十九年訪問黃阿歹先生（八十五歲），八十年三月十日電話訪問黃茂生先生（六十歲，成員），林淑鈴、林美容採訪，林美容整理記錄。

（八）和美鎮新庄仔慶樂軒

新庄仔慶樂軒是由本庄劉姓富人出資所創立的曲館，已

有一百多年歷史，屬北管，祖師爺是西秦王爺。劉姓富人請一位唐山來的師傅到新庄仔教，人稱窮秀才，後來因窮秀才向劉姓富人借米未遂，又遭劉姓富人毆打，覺得沒面子，於是到苗栗後龍另創一個慶樂軒。唐山師父走了之後，換姚菊花當館主，教成員樂器，其後是彰化集樂軒萬生先（施萬生）教脚步，戰後初期有北管子弟戲，光復第五年以後迄今未再演戲，萬生先因經商致富不教了。

慶樂軒目前成員尚有十多人，常常出陣，但皆為老人，平常在村廟代天宮前活動中心練習，由庄內老一輩的人教，樂器也放在活動中心內，目前只有排場而沒登台作戲，庄內的喜喪事皆義務排場不收費。現在軒園不分了，大家都是朋友，但庄內跟軒的人較有來往，如西勢仔等。若缺人手就到處找人，別庄的曲館也是如此，目前庄內最缺吹（分大管吹、二號吹、三號吹，若喪事場合用吹，須卸下所繫之紅帶）的人手。

新庄仔慶樂軒已休館三年了，因為大家都很忙，即使有人出錢聘請老師，學的人都學得不好，所以代天宮「轎前」慶樂軒實是名存實亡，但報導人陳泉有心想撐起慶樂軒，所以另有一半公半私性質的曲館，名義上也屬慶樂軒，址在館主家中，其樂器比廟前活動中心多，但皆為私人所有，公的放在活動中心，但若公家有需要，則一定借給公家使用。

現庄內準備教年輕一輩，下廊仔昇樂軒也是如此，任何人皆可學，免費的，老師是江海永，星期二、四、六晚上教。

彰化陸橋下有一位老師，名叫賴木松，其收集之曲本很齊，功夫又好。

為何有軒園之分？因為「古早以前」老師想賺錢，故作一些稍有出入的曲本，讓兩邊不同曲館的人學，兩邊的人好勝心強，學得勤，因此老師錢也就賺得多。

七十九年四月一日訪問陳泉先生（現任館主），陳錦豐採訪記錄。

二、秀水鄉

（一）秀水鄉下崙安樂軒

安樂軒至少有七十年歷史，以前的老師有自大崙來的游酒瓶及埔姜崙的金先，最初在館主陳丁林（已過世）家中練習，有二、三十人學，學成的約有十幾人，老師不收學費，樂器有些是學的人自己買或由有錢人家捐獻買來，在晚上練習。

目前成員有十人左右，皆為五十歲以上，喜喪應請出陣時，會收紅包，但不收本庄人的紅包，村廟熱鬧時也出陣幫忙。曾至員林、永靖、田尾、北斗、臺中、豐原等地出陣，但未曾演出子弟戲（因為沒有練習場地，故沒學）。以前的樂器有嗩吶、三絃、笛、簫、鼓、鑼，還留有一老式的鼓架（圖三），目前則有鼓、南胡、高胡。安樂軒曾與花壇白沙坑之軒拼戲，看誰的曲目、觀眾人數比較多。

受訪者吳再發（圖四）以前為公所職員，日據時代業餘教日語，目前出陣由其召集，由於成員皆為五十歲以上的老人，不需練習便能出陣，年輕人則無人願意學曲，他們寧願去學西樂。

八十年一月二十二日訪問吳再發先生（七十歲，現任館主），鄭淑儀採訪記錄。

（二）秀水鄉下崙振興社

下崙振興社已十年未出陣，解散了。以前的師父住在溪湖廬州厝，學拳時未交學費，傢俬則由有錢人出錢添購，不會以出陣來賺取紅包，當神明誕辰，隔壁村來請才出陣，曾至彰化、鹿港、員林等地出陣。

振興社是於五十年以前成立的，學太祖拳，以往練習時有四十多人，在福德巷練習，大多因為有興趣而來學拳。二二八事件時，傢俬曾被沒收，事後才領回。

八十年一月二十二日訪問張在先生（七十歲），鄭淑儀採訪記錄。

三、花壇鄉

（一）花壇鄉溪仔底振興社

溪仔底振興社實際上是大庭振興社的一個分支，因為大庭振興社人太多，故在溪仔底中山路二段七四五號另開一個練習地點，與大庭是同館，傢俬亦合用，也一起出陣，只是練習地點不同。他們另外安神位，拜祖師，所拜者和大庭振興社相同。

練習時仍由唐鋼鋒來教，晚上練習，大約有一、二十人，目的是為了保衛家鄉。受訪者劉溪海說，因為剛光復時，附近的壞人多，所以練武以防壞人。現在溪仔底已無人練習。

八十年一月二十三日訪問劉溪海先生，梁淑月採訪記錄。

(二) 花壇鄉大庭玉梨園

大庭玉梨園並無掛名的館主，現年一百歲的劉東慶（圖五）是僅存的一位成員。自八十幾年前起館，剛開始借破房子練習，後來村廟蓋好，廟的兩邊，一邊是振興社（圖六），另一邊給玉梨園使用（圖七）。

傢俬多半是成員出錢買的，他們不收紅包、不募捐、亦不收學費，純粹是義務。在劉東慶的時代，其師父是花壇鄉北口村人，叫白景堂，更早以前的師父，則已不確定是哪裡人，只知道可能名叫吳四村。因先輩圖已遺失，無從確定。

劉東慶認為曲館與中國的平劇是同祖師，他們拜的祖師是西秦王爺。玉梨園剛開始的時候有一百多人學，學成的僅十分之一。以前只有排場，到後來才有人唱戲，在七年前，即他九十三歲時尚有出陣，十幾個人去北港和南鯤鯓，後來就不再出陣了。

劉東慶本人並未到外地教，他的弟弟劉東獻則到四處教學生，包括花壇鄉崙仔頂的新梨園（已散），並有一位得意門生鄭生其，現居台北市，前一陣子帶了一群文化大學的學生去訪問劉東慶。

本村的「好歹事」玉梨園都會去幫忙，其他地方則是有人請才去，不收紅包。劉東慶說，他們以前有一幅師父寫的對聯，「玉梨本是新貴園」，說明了玉梨園是新貴園的一個分支，至於新貴園在何處，他只說在彰化南瑤宮附近。

劉東慶以農為業，他學的是鼓、絃等較粗的樂器，一些他認為較細的樂器，像琴等，他不學。他認為軒與園並無分別。年輕時曾拼過戲，兩邊比賽曲目，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十

二點，等哪一邊沒有曲目可比了，就輸了。至於曾和哪一個曲館比賽，他則忘記了。

玉梨園的樂器，本來置於村廟，因村廟年久失修，風吹雨打後都損壞了。只殘留下幾本曲簿，劉東慶視如至寶，我們費盡口舌才借了一本去影印。

八十年一月二十二日訪問劉東慶先生（一百歲，館員），梁淑月採訪記錄。

(三) 花壇鄉大庭振興社

大庭振興社在中日戰爭以前起館，剛開始有一百多人練習，先是在彰化市的南瑤宮練習，後來因為人多，故在口庄（即此地北口村之地名）設館，和南瑤宮分開練習。

振興社所請的師父來自北港，姓吳，其子吳祺祥，現居住雲林縣元長鄉。當初請師父，完全是靠交情而來教導，不收學費。

現年八十一歲的唐鋼鋒，自十五歲開始習拳，平時下田耕作，晚上練習，據其子唐鎮村表示，彰化地區的振興社，多半經過他的教導。

在民國六十年以前，大庭振興社習拳多半是唐鋼鋒所教，以後改由其子唐鎮村教。唐鎮村現為北口村村長，他也到過彰化市及彰化縣很多學校教導國術，像彰化高商、民生國小。目前在北口村大庭振興社學的有一百多人，多為國中、國小學生，晚上練習，在唐鎮村現在居所附近的空地練習。到處都去出陣過。

所用的傢俬，在唐鋼鋒時代，都是由村裡有錢人出錢買，現在則是習拳的人共同出錢。村裡有人辦喜事，或進香、

迎神明，他們都會主動前去湊熱鬧，隔壁村或其他村，則是有來請才去。出陣時，若主人包紅包才收，本村的人多半是不收的，若收紅包，也只是爲了鼓勵參加出陣的人，當成買菸、喝茶水的補貼之用。

現在的大庭振興社，參加的人都是志願的，習拳也是爲了強身之用。他們曾參加全省的國術比賽，民國七十年、七十一年、七十四年，分別在桃園、臺南、彰化都獲得冠軍，民國七十五年以後則因爲經費不夠，政府亦無補助而不再參加。也曾參加獅陣比賽，在民國五十七年、六十年都曾獲得全省冠軍，民國六十年以後，也是因爲經費問題而沒參加。

他們所拜的祖師是觀音佛祖，另外也拜練成祖師、白猴先師、金鷹先師、布家祖師，據唐鋼鋒說布家祖師與練成祖師是金鷹與白猴的化身。他們所習的拳即是金鷹拳與白鶴拳。

大庭振興社現任的總館主仍掛名唐鋼鋒，他說年輕時，不會和人拼過功夫，只有在迎神明或神明生日出陣時，會與不同武館的人比賽舞獅。他們所用的獅頭有兩種，一種是迎神明時用的青面獅，另一種則是比賽時用的花面獅，都是合嘴的。據唐鎮村的說法，合嘴獅是「文明人」用的，開嘴獅則是「野蠻人」用的。

現有的傢俬除獅頭、大刀外，其他的小刀、雙刀、鐵叉，因很少使用，棄置於倉庫裡，多半生鏽了。

館主唐鋼鋒日前出了車禍，且重聽，行動十分不便。

八十年一月二十二日訪問唐鋼鋒先生（八十一歲，館主）及其子唐鎮村先生（北口村村長），梁淑月採訪記錄。

（四）花壇鄉崙仔頂新梨園

本庄的曲館在受訪者施萬木小時候，七、八歲即有了，那時他每晚都看到人家在練習對曲、念曲。而施萬木是十五歲時參加曲館，師父即是口庄的劉東慶，今年一百歲，在舊曆四月時過世，正月時，陣頭還有到過花壇街仔邊街。師父住在口庄算隔壁庄，所以都在晚上騎鐵馬，或者走路過來，而練習的地點就在村廟的前埕。「頂一輩」的人以前也是跟口庄那邊的人，即本地人水葉仔的母舅學，他會教後進的人拉絃、唱曲；其中惡漢仔做頭手，要是有人唱錯，他會凶人，慫錦是小旦，曾火、顧里（後爲童乩）歎吹，林金鎖拉絃兼任丑角和古吹。後進的年青人是光復後，差不多是民國四十年，「阿山」（指外省人）來管臺灣時，由庄裡的人「撿丁錢」去請先生來教的，教了兩館八個月後，即廢館了。曲館活動的時間，大約由六十多年前到四十多年前爲止。後進學的人有：王赤牛、王阿車是大鈔，沈慫盤是大鈔和大鑼，沈地是小旦，王文通小旦，施阿分響鑼，施萬木是大花，林心正通鼓等十多人；而惡漢也出來做大花、嗒鼓手，慫錦也出來做小旦等。他們所學的曲目很多，如長坂坡、蟠桃會、斬瓜等。以前也常出去和人家相拼，主要對手是西勢湖的人，他說，軒與園相拼是在拼面子的。

施萬木回想當初練得很辛苦，學到在板凳上打瞌睡而跌下椅子。那時先由先生寫下曲書、曲譜按句來念，如今那些冊子都燒掉了。曲館並無設館主，以前的總理是陳梅昌，他也有學，並負責保管傢俬和連絡大家出陣，傳到他兒子陳有義時，曲館即因部分成員北上，沒有人想再學就散了。施萬

木還說，那時出陣也沒錢賺，常要其妻跟來叫的人推辭說：去「釣水雞」了，因為閒閒無事不如去釣水雞，還可多少貼補家用。他們在庄頭活動是義務的，到外面所賺到的紅包，是做公金，充做買傢俬和家具的費用，每次都花到沒有剩下的。出門攏是「樂逞」（活躍、熱鬧之意），賺一餐飯吃而已，其它的費用都要個人自行負擔。他們也不會上棚做（上台演戲），都是做「落地掃」（即在平地排場、或陣頭在街頭遊行）。先生所教的，只是扮仙、排場、對曲，沒有教脚步和手路。平常較有來往的，主要是口庄；而本庄也有人去臺中發展，所以和新春園那邊也不錯，像村廟落成時，請新春園來做戲，他們就講不用拿錢，到時看好，才用賞的就可以了。

庄內的媽祖生日是三月二十三日，王爺（池府千歲）生日是六月十八日，但都是做戲，排場反而較少。以前三月二十八日迎老四媽時，曲館會出去，但現在都是放錄音帶，只要有聲音熱鬧就好了。以前歹（喪）事都沒出去，是現在較流行才有出去。以前日本人在拉軍夫時，北管陣、西樂隊都會去車頭（火車站）送行，那時候出陣，還要踏脚步、唱軍歌，以整齊的步伐前進呢！

施萬木還在現場唱了片段的蟠桃會和日本軍歌，聽說那時還要求他們行進間的步伐要整齊劃一，連事後的便當也要排隊一個人一個人領取才行。本庄居民參加彰化南瑤宮的老四媽會，目前有兩百多份。

當初，他們要組曲館，全是為著娛樂和興趣，反正稻穀收割後，大家都有空閒的時間，所以就找人來曲館學曲。他們將組曲館當做是一件好事。

·八十一年一月三十日訪問施萬木先生（七十八歲，村廟慶

安宮廟公），林美容、周益民採訪，周益民整理記錄。

(五) 花壇鄉橋仔頭聖樂軒

聖樂軒在民國七十一年由受訪者李萬居設立，成員多半是國小、國中的男學生，民國七十二年第一次出陣，很出風頭；民國七十五年，因為學生畢業後，紛紛到外地去而散了。聖樂軒的師父來自附近的文德村（屬溪南），他是勤先的「師孫仔」（徒弟的徒弟），李萬居的祖父李克勤，人稱勤先，是曲館先生，教過梧棲、溪南的曲館，在白沙坑過世。李萬居有姑母嫁在梧棲，其父則未學曲，他本人也未學。

聖樂軒練習時，都在村廟聖惠宮，每天晚上練，練習之前會先拜祖師西秦王爺。樂器由村民一起出錢，但館主出錢較多，且主其事。當初李萬居之所以設聖樂軒，是為了要繼承其祖父的遺志。成員多半是自願參加。

館裡的樂器，有大小鑼、嗩吶、大小鈔、絃、嗒鼓、硬板，是正北管。

聖樂軒出陣只在本村，不管外村之好歹事，出陣會收紅包，當作公費用。

李萬居表示明年要再集合村裡有意願的老人，再辦，他現年七十歲，是館主，但沒學任何樂器。

·八十年一月二十三日訪問李萬居先生（七十歲，館主），梁淑月採訪記錄。八十一年九月十三日林美容電話訪問李萬居先生。

(六) 花壇鄉橋仔頭同義堂

受訪者游開熱現年六、七十歲，同義堂是在他十幾歲時

起館，四十幾歲解散，當時的館主是游蜘蛛，已逝。剛開始有四、五十人學，傢俬由大家出錢買，老師來自大村或加錫（他不確定），偏名叫阿更。在游鬧熱家附近的大廣場練習，當時並無村廟，起館的原因只是大家有興趣，利用閒暇時練習。只在本村熱鬧時才出陣，或是同館的人，有親戚去世時才出陣，很少到外村，最遠到花壇的市區迎神明。

練習時都是在晚上或清晨，沒迎過彰化媽祖，後來因為成員死的死，散的散，又無年輕人肯加入，就散了，現在只剩二、三人，但他不肯說還有誰，只是說，都不在了。所用的獅頭是青面獅，合嘴的。

·八十年一月二十三日訪問游鬧熱先生（約七十歲，館員），梁淑月採訪記錄。

(七)花壇鄉長春村集春堂

本館的歷史將近五十年，當初在日人時代時，就有本地人學拳，可是沒什麼效果，沒辦法出獅陣。而本地有一人叫施蕃薯，就到外地，向臺中江仔草（其名聲很大，會壁虎功，可沿牆直上屋頂）、大甲的胡番學功夫；在光復前後回到本庄起館，他一共教了三館，有一百多人可以出陣，他若還在的話，有八十多歲了。在師父死後，獅陣就逐漸沒落，直到民國七十年時，再由施清火出面來叫人重新練習，同時參加比賽，當初有四十八人在練，至今他們仍有四十多人可以出陣；只是獅陣的性質不變，名稱卻由國術會改成國術館了。至於他為何又出來設館呢？他講是因為彰化老四媽刈香時在本庄休息，但是本庄卻無陣頭，是「不當看」（不好看，沒面子）的。故而組館，傢俬也重新再打一組。

他們都有拜祖師，即是達摩祖師，用紅紙黑字奉祀著香爐，而出陣回來也會拜。獅頭是師父自己做的，因為大家是同庄的，並沒有收先生禮，傢俬是用公金打造的，而公金是庄內的頭人募集的，算是施番薯發起，由陳成永、陳春林、顧金鍊、許春土、施守信、李財量等捐款。

這個地方古地名叫三家春，是三個庄頭的合稱，現在已分開了，所以這個陣頭以前是叫三家春集春堂。本庄的庄廟是土地公廟，是老四媽會刈香回來第一站，很早以前庄人就信仰彰化媽了；雖然只是一個小庄頭，但是地頭非常的和睦和熱心，庄內也拜大媽，也拜四媽；像現在在本庄要去刈香，人馬一出動，就要一百到一百三十輛左右的車輛才能運輸。

師父有傳傷藥，也會推拿和貼吊膏，並會草藥，也有漢醫牌；「練拳頭」要配合藥粉和藥洗，同時來用。出陣的時機，在每年舊曆二月到五月，及八月到十一月間較常出去。本地是十一月十六日做土地公生的收兵戲（又叫做平安戲）。迎媽祖時，獅陣也有跟去巡庄（遶庄）；若是刈香到中午，全庄的人都要準備飯菜招待香客。村中的風俗，入厝要請獅陣，這是要清淨，把「歹物仔」趕走，以使人們安居之意。入厝的季節，大多是在每年的農曆十月到十一月，時辰則在子時（凌晨十一點到一點）時頭交換之時進行。入厝時，獅頭全樓都要踏到、巡到；在主廳的神位前要踏七星步，再去巡樓；最後再到主廳，踏八卦步收煞。至於喜事則不必用獅陣，這樣會把新娘給嚇到。獅陣沒有送葬，曾有過同是國術館的朋友來請，雖然死者有學過國術、做過師父，但畢竟只限於自己的師父過世，才可出動，所以施清火回拒了。而番薯師出山（出殯）時，一百多個徒弟全來了，而且特地定製一全身是白

色，沒有紅色的獅套，由弟子舞弄後，再燒化給師父。

所習拳種是白鶴拳，腳馬大部分是丁字馬，也有踏三腳馬的，傢俬套有叉、牌、大刀、雙刀等。庄頭的排場，活動都算義務的，給人請吃飯或送禮而已；外地來調人手出陣的話，一陣三十多人要三萬五千元，平均一個人可分得工錢一天是一千五百元，還要用十五噸的卡車來載陣頭，而出去通常算是伴送的，也有因為去拜神明，而常來調人手的地方，如秀水、大村等地，借人的話通常整組的，即連打鼓、獅頭、獅尾一起過去，這樣才會合，空拳、行拳鼓蕊相同，沒有影響。

施清火還說，現在國術館的師父，最重要的是要會組織，像集春堂現在全省只剩下他們。三家春在昭和十五年（一九四一）庄內有人組館學絃、吹、唱曲等，彼時因為時機不好、大家很閒，因此每夜都在學，只是為著娛樂，也不會為神明出陣，可能沒學到那麼好吧！沒多久就散了。

八十一年二月十一日訪問施清火先生（館員），周益民採訪記錄。

四、大村鄉

（一）大村鄉大崙安樂軒

大崙安樂軒是在受訪者游瑞成（圖八）之父游木信時代成立的，當時約是大正元年（一九一二）時，曲館就設在游木信家中，師父是從秀水鄉埔姜崙安樂軒請來的梁根，之後游木信也成為曲館先生，除了教大崙安樂軒外，也去秀水鄉下崙及秀水鄉埔姜崙安樂軒教過。游木信在本庄是義務指導

，至於到外庄則有收先生禮，平日是開漢藥店維生。

游瑞成，大正六年生，繼承其父漢藥店的衣鉢，也於十歲開始學曲，記得以前約有三十多個成員，後來有的上了年紀死了，目前只剩下十多個人而已。游瑞成習成後任安樂軒的總綱，十幾年來也成為教樂器的先生，但只剩音樂部分而已，曲簿則已失傳，雖然其父留下多本「三國」的曲書，已有六十多年歷史，但游瑞成卻不會演唱。

《三國演義》的劇目有：戰洛陽、白帝城、三進士、白虎堂、別徐庶、斬華雲等。屬於崑曲的劇目則有：雷神洞、借茶、痴夢、渭水河等。至於扮仙所用的曲牌有：第一條（首）用點江，第二條（首）用粉疊，以及舊母令、新母令、汲顏、吹回、千秋歲、新金榜、新清板等。合奏曲有空中鷹，絃譜則有水仙子、大報四門、大報喜庭、醉花、降真香、飛江龍等；此外也學潮州調。

安樂軒除了學傳統的北管曲藝以外，也學現代國樂，如萬壽無疆、漢宮秋月、平湖秋月等，曲譜是向芬園社口的友人借來的，游瑞成找了二十個學生來合奏，神明生日熱鬧時，也會將這些現代國樂樂曲派上用場。

以前使用傳統的北管樂器：殼仔絃、大管絃、三絃、品仔、鑼、鼓等，到了光復後，加入洞簫、古箏、洋琴等樂器來合奏。安樂軒所用的笛是直吹的，另有一項「七音」是在別館所罕見的，約五十年前的日據時代，某次安樂軒被邀請去加錫村熱鬧，主人賞識，特別向鹿港師父訂做一件「七音」贈送安樂軒。光復後，安樂軒也曾向鹿港師父訂做一具鼓架花籃，很漂亮。在民國七十八年時，曾有收古董者詢問是否願意讓售，游瑞成沒答應，結果沒幾天便被偷走了，實在可

惜，據說現在訂做得需二、三萬塊。安樂軒內保存一把二十年歷史的簫，簫上刻有「玉人吹簫乾坤動，聲響萬里引龍鳳」，簫的原材不易找，必得九節十目的簫材，才符合規格。

安樂軒屬北管，奉祀西秦王爺，以前立有西秦王爺的神位，往昔也有兩個燈籠，寫著西秦王爺的字樣。南管則奉祀田都元帥。日據時期曲館較盛，埔心埤脚及大村鄉附近的庄頭都邀請過安樂軒去表演，現在時代不同，大家較以前忙，所以曲館沒那麼盛。以前遇到庄內迎神賽會，過爐請媽祖時，都會出陣熱鬧，現在則較少了，如庄內熱鬧請不到戲班，才會請子弟館出來排場熱鬧。

本庄熱鬧是以普庵寺的觀音媽六月十九日生日為主，且多是演戲熱鬧。另外三月二十三日媽祖生日，會去南瑤宮請媽祖來遶庄。本庄屬南瑤宮老王媽會中的大崙角，約有六百份，連臺中角、大村角、秀水角、霧峰角等十二個角頭，老王媽會總共七千份左右，今年由臺中南屯主辦過爐，再三年就輪到大崙角主辦，以前每十二年輪值一次，安樂軒每次都參加迎媽祖活動，光復後因人手湊不齊，怕麻煩，才取消。除了迎媽祖熱鬧出陣外，庄民娶妻、祭神及喪事，安樂軒也會出陣，訪問時知道已預定農曆十月二十七日上午十點，至永靖送殯出陣。

·八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訪問游瑞成先生（七十三歲，曲館師傅），李秀娥採訪記錄。

（二）大村鄉大崙同義堂

大崙村同義堂是在光復後沒幾年成立的，最初是從埔心鄉埤脚村榮寮巷請上師（黃上）來教武，按，上師應是溪湖

中竹里人，當初在榮寮巷同義堂傳授武術，故被誤為榮寮巷人。早先召集約有一百人在學，相當龐大。組織武館是希望熱鬧時能由自己村中的獅陣來熱鬧，上師教後沒再聘外人來教，直接由「頂沿教下沿」（即前輩指導後輩），如游清花、游森柳皆可指導後輩，可惜游清花於民國七十九年去世，而游森柳則於今年去世，距今不到一個月。

大崙村同義堂的成員，初學時有很多十幾歲的孩子參加，之後漸漸長大忙於為事業奮鬥，而老的又日漸去世，所以同義堂並沒有沿襲下來，而日漸散去。目前團員只剩一、二十人，組織仍在，但平日已不練習，只有等熱鬧時，獅陣才會出來。現在同義堂的負責人是黃三漸，他另組誦經團，很忙，常外出，不容易找到人。

光復初期，只要是迎神賽會，或是彰化媽要去北港刈香經過此地時，獅陣就會出來迎接。北港媽的信仰是屬於全省性的，而其祖廟就是鹿港的天后宮，北港媽之所以會在彰化興旺起來，是源自有北港人帶北港媽的香火來彰化燒瓦工作，北港媽顯靈才興旺起來的，彰化媽是屬部份性的。至於開基祖要算是鹿港，即使是臺北龍山寺媽祖也要去鹿港刈香，鹿港是大陸與臺灣的往來口岸，帆船貿易多由鹿港進出，清嘉慶君時曾送龍旗要給鹿港天后宮，結果龍旗卻被北港媽接走，致使北港媽更加興旺，且所有的媽祖去大陸湄洲刈香時，只有北港媽可以進去湄洲媽本廟，因它有龍旗。鹿港原本非常熱鬧，到日據時期有了火煙船，可以直駛到基隆裝卸貨物，此後鹿港的港口貿易便沒落了。

·八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訪問游漢權先生（六十八歲，村民），李秀娥採訪記錄。

(三) 大村鄉加錫同義堂

加錫即加錫村，共有十三鄰，二百多戶，一千五百人以上，主要姓氏為黃姓，庄廟是玄錫宮，主祀玄天上帝，建廟已有十多年歷史。庄裏還有許多人參加彰化南瑤宮老五會，屬大崙角（還包含大村鄉西面的大崙、茄苳、加錫三村，新興村的港後、秀水鄉的下來厝、下崙、埔心鄉的埤脚），今年大崙角「著角」，排定農曆四月二日請客，以前請客是請三餐（第一天的中、晚餐及第二天的早餐），後來因為有些地方住宿較不容易安排，遂改為二餐，省掉第二天的早餐，同時也不刻意安排住宿。受訪者許四海表示，以前要去給別庄請客都要先拜拜三日才能出門，以祈求平安，過去因為交通不便，外出都是要用走的，爬山涉水都有危險性，他們當年大家手牽手連水流及胸的大肚溪也走過去。

加錫同義堂是日據昭和年間，由溪湖阿丁^{ㄉㄧㄣˇ}無師來教的，阿丁^{ㄉㄧㄣˇ}無師若在世約一百一、三十歲，阿丁^{ㄉㄧㄣˇ}無師傳給許四海的伯父許平（若在世百餘歲），許平再傳給許四海。許平除了教庄裏外，並曾至花壇鄉灣仔口教過。許平的武藝許四海學得較齊全，而許四海的第二個兄弟因為識字，而盡學藥理，不重武藝，許平傳下來的藥十分有效，庄裏有人和別人打架，被打得吐血回來，只吃三帖藥就痊癒了。

庄廟祭祀活動加錫同義堂並不出陣，但若廟裏到南投松柏坑刈香，請媽祖或者縣、鄉長上任、公家機構落成就會出陣，都是義務性質，隨對方隨意送煙、衣服或紅包。不過為本庄出陣並不收紅包的，外庄若是一些較親的親戚，也是不收紅包的。

加錫獅陣目前有兩顆獅頭，一顆是近來買的，另一顆是阿丁^{ㄉㄧㄣˇ}無師做的，用竹子編成後糊紙上漆，十分耐用且輕巧。其他傢俬也都放在廟裏。

八十四年元月二十三日訪問許四海先生（六十八歲，連絡人），羅世明採訪記錄。（編按：八十四年以後採訪皆係補錄，下同）

(四) 大村鄉新興村和梨園

新興村和梨園於日據時代便成立了，距今約有六十多年歷史，最初是由本庄保正（即村長）鼓勵招募庄民參加，保正已逝，姓名忘了，以前本庄就奉祀太子元帥，若遇到神明生日迎熱鬧，有鼓勵曲館排場時，和梨園就會出陣熱鬧。

第一任的曲館師父是花壇口庄人臭獻先（應是劉東獻），算是受訪者黃清義的「師公」，臭獻先本身曲譜學得很多很好，最初是靠賣藥拉絃謀生，日據時期本庄某位有錢人看他手藝很好，也常在其賣藥時替他伴奏，臭獻先當日賣完藥後還想分錢給那位有錢人呢！這位有錢人後來乾脆要求臭獻先搬來新興村，提供房屋給他住，並繼續學習曲譜，所以和梨園因此接受臭獻先的指導。

第二任師父是埔心鄉埤脚馨梨園的陳牛，本名陳文通，大家通稱為阿牛仔先，陳牛是臭獻先在馨梨園所傳的「頭叫師仔」，埔心鄉埤脚村和大村鄉新興村相鄰，又有共同的老師臭獻先和陳牛，所以日據時代還常有馨梨園和和梨園兩陣合併出陣的情形，到了光復後「新班」的人便不再繼續聯合出陣了。黃清義現年五十六歲，約十多歲開始學曲藝，屬光復後的新班，當初便是阿牛仔先來教，有四年之久，同輩約

有十六、七個人在學，而老少合起來也有四、五十個成員。阿牛仔先教過很多地方，如：埔心鄉埤脚馨梨園、羅厝庄永梨園、二重溝長春園、員林鎮泉州寮慶梨園、東山鳳梨園以及臺北等，但是這些館都散了，只有新興村和梨園還繼續活動。阿牛仔先教時，三個月拿五萬元，每晚都教。

第三任師父是員林人張文源，他也是臭獻先的徒弟，他來本館教兩年，也教過其他地方，但不清楚是那裡，而他的功夫卻沒有阿牛仔先的功夫好。黃清義這代學成之後，因年輕一輩的不肯學，所以便沒再聘請老師來傳授。

「正館」和梨園至今仍繼續活動，但在二十二年前，因應時代潮流的需要組成大鼓陣，名「小三角潭樂震天」。原本以前神明生日熱鬧正式排場用正北管陣，至於娶妻要拜天公、拜仙則用「大鼓鬧」，所以大家參考廟宇的廟頂造型而設計成好看的「大鼓亭」（圖九），且用車來載，大家較輕鬆，不用受手接、肩扛、步行之苦。現在一般刈香、進香、喪事時，大鼓陣也可派上用場，本館目前擁有四座大鼓亭，可出五十至一百人，其中兩座是與別館合用，互相支援。然而目前迎媽祖時，仍用傳統北管陣。

神明生日時正式排場，要迎神扮仙。以前迎媽祖要選日子，現在則改為正月十五日迎媽祖，比較節省不造成雙重浪費，因元宵節本來就要熱鬧的，大家也不用互相請來請去。

目前新興村和梨園的成員約二十個人，老一輩的佔四名，即黃賜准（頭手、總綱）、蘇昭謙（頭手、總綱）、池萍、黃天賜，有的住得比較遠，若有需要調人時，會以電話連絡，黃清義本人則是和梨園和大鼓陣的團主，也任後場文場。

至於曲館的開銷是由成員共同負擔，紅包部份留做公金

（館金），其餘分享，但因黃清義家境還不錯，且任團主，所以大部份是黃清義出資，不會計較那麼多。如目前鼓架是公的，而傢俬大部份是黃清義出資。和梨園以前也是在黃清義的老家起基的（新興巷十六號），西秦王爺也奉祀在老家，早晚皆上炷清香，因和梨園及大鼓陣仍持續在活動，所以祭祀西秦王爺庇佑曲館活動興盛。

北管陣和大鼓陣的分別是：北管陣至少需八至九人，武場的鼓、文場的絃與吹合奏起來很莊嚴熱鬧，使用的樂器包括小鼓（通鼓）、嗒鼓、殼仔絃、進口和絃、大管絃、三絃、吹、笛等，神明生日排場時，需要十二、三人；至於大鼓陣則只要六個人就夠了，一般用在娶妻、喪事等，樂器換用大鼓替代通鼓，曲詞也較簡單。

員林雷震天的大鼓陣非常有名，但老板本身是外行，只是很會吹噓，以前被邀請至臺北參加比賽，但成員根基並不夠，只好請新興村樂震天的黃清義幫忙湊高手上臺北表演，結果不負所託，也為雷震天捧回獎賞，只是為人作嫁衣裳很不是滋味，此後，雷震天再找樂震天出陣時，一概婉拒掉。

文化總會秘書長黃石城與黃清義是堂兄弟，鼓勵黃清義的北管能繼續擴大活動，只可惜年輕人不肯學，且要上班或唸書，不像以前大部份人都是作農的，晚上較有空閒參加曲館。所以只能由老的成員支持而已，然而新興村的大鼓陣仍可算是組織健全，規模龐大的團體。

·八十一年一月三十日訪問黃清義先生（五十六歲，館主）
，李秀娥採訪記錄。

（五）大村鄉小三角潭勤習堂

新興村小三角潭勤習堂是在臺灣光復後才成立的，約民國三十五年時開始招生訓練。由於日據時期，日本人不准臺灣人放武器在家中，被查到的話一律沒收，所以本庄的勤習堂一直到光復後才成立。

當初發起人是本庄的蘇川財，後來擔任勤習堂的館主，而師父是從埔心鄉瓦寮厝勤習堂請來的張福家和張福喜兩兄弟。張福家排行老大，張福喜排行老三，二人皆是老師父張王的兒子。而張王是黃清義的外公，張福家是他的母舅。張福家兄弟來教兩年後，便沒再請師父。黃清義本身沒參加武館，而是新興村和梨園的團主。

新興村勤習堂的成員內，黃水木是「頭叫師仔」，學得較好。然而勤習堂只維持二、三十年歷史而已，解散的原因，據說是因為每次出陣後所拿的紅包，如果賺三萬元，館主蘇川財會獨拿一萬五千元，剩下的才分給其他成員，或是用三七分帳的方式分掉紅包，讓勤習堂的許多成員感到很不舒服。另外勤習堂的傢俬也只有館主蘇川財才可安排，其他成員若想安排會被禁止，這點也造成勤習堂成員的不服。也因爲館主和成員彼此猜忌不和諧，所以村人不願繼續參加，導致勤習堂解散的命運，至今已散了十五年了。

頭叫師仔黃水木已搬離新興村，到貢旗村居住。新興村內的武館除了勤習堂外，另在港後巷有同義堂。

八十一年一月三十日訪問黃清義先生（五十歲，村民），李秀娥採訪記錄。

（六）大村鄉埤脚同義堂

埤脚即埤霞，是古地名，原本包括現今大村鄉新興村之

港前、港後，及埔心鄉滿底、菜寮等地方，後因行政區劃分才分別出來的。新興村港後巷的武館自日據時期便已成立，其獅陣所用的鑼鼓則註明「埤脚同義堂金獅陣」。

新興村埤脚同義堂，約有六十幾年的歷史，最初是由黃泗種出來招募的，第一任的師父是溪湖中竹里黃上，上師和崙仔（即永靖陳厝）的阿火師楊坤火是同門師兄弟，皆師承廣東老天師，老天師本名如何今已不得知（應是羅成章），但知其後代現住南投松柏坑。

上師在日據時代來教後，接著由其子黃春來教，爲第二任師父，黃春的兒子是黃其益。第三任的師父是埔心菜寮同義堂的黃塗（或圖）來教，這仍是日據時代。到了光復後則由埔心菜寮同義堂的老步師（黃炎步）來教，是第四任的師父，直到十多年前上師仍來本館指導，之後便沒再請先生來教了。

受訪者劉水深（圖十），現年七十八歲，約十七、八歲開始參加武館，當時有五、六十個人在學，他可說是本館的頭叫師仔，目前獅陣由他管理並任館主，傢俬也都放在他家中。埤脚同義堂的成員有劉春長（五十歲）、劉春夏、吳卿、黃頂待（七、八十歲）、黃樹良、黃有成、黃坤南（舊的館主）等人，這些人較有參加獅陣活動，劉春長、劉春夏是兄弟，各有四個兒子，也都有學武術。

當初拜師學藝時，每一個人都要出先生禮，並留一些基金作館金，以備買傢俬等花費。獅陣以前有奉祀達摩祖師，都是在教時才臨時奉祀，沒招生教武術時就得「謝掉」（燒掉）。

若有神明生日迎熱鬧，或是刈香、進香，中選迎匾時，

獅陣都會出來熱鬧，一般喪事則不參加，除非是師父過世，獅陣才有出來送，此時獅頭繫白布，不送到山頭，只由鑼鼓前去。本庄神明熱鬧主要是正月十五日小過年時迎媽祖，和十月十五日「三界公生」等，以前迎媽祖是要看日，應當是三月二十三日，後因小過年大家較有空，才改成正月十五日迎媽祖。

本庄的獅陣目前仍繼續活動，「在庄」的人就可出十幾個人手，若廟內正式排場通常需要三十至三十六個人，不足的人數會向師兄弟館請求支援，有的要求大陣四、五十人也可出陣。臺灣四處皆走過，如臺北、東港都有去過。以前清水鴨母寮要求出陣出三十個人手，本庄因他們讓「作戲仔溪」出來叫人，認為不適合去參加，所以那次只出了兩個人去幫忙而已。

·八十一年一月三十日訪問劉水深先生（七十八歲，館主），李秀娥採訪記錄。

(七) 大村鄉田洋仔鼓吹陣

田洋仔鼓吹陣是由賴澄材負責，目前已解散，賴澄材搬到本鄉茄苳林之後，又遷至大橋頭庄內。

·八十四年元月二十三日訪問田洋仔及茄苳林賴澄材鄰居，羅世明採訪記錄。

(八) 大村鄉田洋仔同義堂

（訪問許四海先生部份）

田洋仔同義堂是日據時代阿丁^丁无師教的，但後來庄裏又改找別館號的人來教，原來同義堂就解散了，但接下來的

情形如何，受訪者許四海就不清楚了。

（訪問廟裏四位村民部份）

田洋仔同義堂日據時代時設立，光復後沒多久就解散了，至少已有三十年以上沒有獅陣出陣了。

田洋仔屬田洋村，共有九鄰，居民主要姓氏為賴姓，庄廟是城隍廟，是從彰化市城隍廟分香過來的，五十多年前先建土角厝，二十多年前翻修為現在鋼筋水泥建築，每年六月十五日城隍爺生日都有祭祀活動。

·八十四年元月二十三日訪問許四海先生（六十八歲，加錫武館連絡人），廟裏四位村民，羅世明採訪記錄。

(九) 大村鄉美港福樂軒

受訪者鄧周所住的地方，稱作水碓，清朝以來就叫水碓。大埤再往北才是港尾，以前有錢人才住港尾，水碓與大湖的居民較合得來。日據時期的港尾保，保正都是港尾的人。如今水碓、港尾皆屬美港村，港尾賴姓較多，祖籍平和縣心田。鄧姓較晚才來，祖籍廣東番禺，祖先就講臺灣話——廈門話。港尾參加彰化老四媽會。

福樂軒是張龍（已逝）鼓勵招募小孩子來學，他當館主，自己沒學。另有一名阿周者是地主，作一大片田，與張龍認識，亦對曲館熱心，但自己亦沒參加。傢俬大部分是鄧周買的，絃吹是從彰化買來，現在還有兩支吹、鼓架、彩牌，嗒鼓則沒有了，傢俬現放在鄧家，以前還有館篷。

福樂軒先後有慶先及賴宜俗來教過，慶先是貢旗人，為阿丁^丁的父親，教過水汴頭。賴宜俗教時，是在村廟賜福宮，住在鄧周家，先住三個月，教了三館以後，休息一年左

右，又教了兩館。通常是在鄧家吃過晚飯後，騎腳踏車去廟裡教。賴宜俗有五、六個兒子，一個在大村鄉公所，兩個在刻印章，其中么子是在彰化刻印章。

鄧周之子鄧金火（現年六十一歲），跟賴宜俗學了三館以後去當「中國兵」（國民黨來以後的兵）。福樂軒的「曲脚」大部分與他同輩，他有一張在館篷內排場時的舊照（圖十一），照片中共有四十五人，其中兩個小孩不是成員。賴堯（頭手）、賴海堂、黃鮮、鄧金火、阿龍（姓賴，頭手，後來得精神疾病，未娶而亡）、阿jiang，還有一個帶眼鏡者是貢旗人。此外，賴祝金（賜福宮現任主任委員）之子阿國亦有學，學銅器、唱曲。鄧金火學吹。當時有二十幾人學，學的人出錢，兩個頭手（阿龍、阿堯）不是學得很好，都沒有娶妻就死了。後來有一次曲館出陣時，發生車禍，死了二、三人，於是曲館就漸漸散了。

以前港尾三月（不定日）請媽祖是請彰化老四媽與員林福寧宮二媽，媽祖要抬到各「竹圍仔」（村內的散戶）之埕，讓各戶拜，如今已經十幾年沒請媽祖了。以前請媽祖福樂軒會出陣，庄頭的事情都是義務性。財福宮奉祀王爺，大王是雍正七年由福建省平和縣請來，二王是浮圳仔姓江的人，由漳州府南靖縣石埔庄請來，三王是後來才雕，池府王爺是鄭國姓打臺灣的時候就迎請來了。現在每年三月初二或初三帝爺生日時，順便拜媽祖。

以前一般人娶新娘，要用「大鼓鬧」，有錢的人才加八音轎前。庄民若有好事，福樂軒也會出去，大鼓是兩人抬。至於歹事則不出陣。福樂軒沒有學脚步未上棚作戲。

鄰近地區，過溝與貢旗於清朝時就有曲館，黃厝庄之曲

館則是後來才有，是過溝的人去教的。福樂軒不曾拚館，與貢旗及灣仔較有來往，因灣仔是慶先的徒弟在教，他是汴頭人（可能屬溪湖鎮）。

八十年八月二十五日訪問鄧周先生（八十四歲，成員），林美容採訪記錄。

（十）大村鄉美港集英堂、振興館

集英堂歷史較久，受訪者鄧周上一輩的人叫賴火山最先學，他什麼都學，先學集英堂的拳，是擺塘集英堂的人來教，再去西螺跟「肉圓成」學，紅毛社的陳阿松（阿松師）亦是肉圓成的徒弟，屬振興館，阿松之子是縣議員。

賴火山在本庄教，他是作師父的，什麼都會，會接骨，也會藥理，其子已死，其孫沒學。

鄧周十幾歲的時候習武，在賴火山家學，同時學的有十人左右，現在都過世了，最後一個死的是在十年前，只剩下鄧周一人。賴火山是本庄的人，故學的人不必付費，愛學就學。

光復前還有出陣，光復後就沒有了。以前與擺塘的集英堂較有來往。集英堂的拳頭師游武鎮（已逝）與黃玉程不合，但本庄武館未曾拚館。瓦窰厝的勤習堂與陳厝厝的同義堂在寶斗拚過。以前員林「大菜市」南邊屬同義堂，瓦窰厝以前範圍很廣，常在「香蕉市」與人發生糾紛。瓦窰厝勤習堂的武師是醉核仔師（可能是姓張），其子鄧周曾見過。

美港現在庄頭熱鬧都用大鼓陣，去外庄叫，不限定那裡，有時叫浮圳大鼓陣，大鼓陣用二支吹、鼓、鑼而已，三、四個人就夠了，娶新娘、送喪都可用，只是「鼓架」不同。

聽說埤脚以前有曲館，很有名氣，但鄧周懂事的時候就沒有了。

·八十年八月二十五日訪問鄧周先生（八十四歲，館員），林美容採訪記錄。

(土)大村鄉茄苳林武館

茄苳林屬茄苳村，共有十八鄰，約四、五百戶，二千餘人，主要姓氏為吳姓，庄廟是杏林宮，主祀康、趙元帥，每年十一月一日固定做平安戲。

茄苳林武館因解散很久，館號不詳，成員大半已去世或四散各處。

·八十四年元月二十三日訪問廟前兩位村民，羅世明採訪記錄。

(土)大村鄉大庄同義堂

大庄同義堂是在光復初年成立的，最初是由村長發起，爲了和爐主配合，共同迎媽祖、參神等方便，故組織獅陣，但只有學獅套，功夫並沒學多少。師父是由庄內上一輩的人請來的，是埔心埤脚村榮寮巷同義堂的「老步師」（應是黃炎步，爲黃上師的頭叫師仔），他已經去世了。

受訪者蘇柏淇是昭和二年（一九二七）生，十多歲時開始練武術，當時有二十多個人在學習，後來只剩下十多人。老一輩的目前僅剩下幾個人，而既有的成員忙著事業幾乎跑光了，現在大庄同義堂只剩下四、五個人而已，人手湊不齊，若要出陣必須向外調人手才行。

原本大庄同義堂成立幾年後，也因人手漸漸疏散，而中

斷了三十多年沒有活動，直到四、五年前才又重整起來，由現任村長發起並聯繫爐主們，配合迎神活動。但因現代工商社會，大家都很忙，而且槍枝又比練武厲害，年輕人也怕辛苦，學生又要讀書，所以沒什麼人要學武術，庄內很難找到新人學武術，本館恐怕很難維持下去，最終還是得解散。

目前大庄同義堂並沒有師父，但由蘇柏淇作獅陣的頭人，練習時大家集合相互切磋，本庄獅陣平時沒什麼活動，只有在迎媽祖時才會在一起，平時仍舊各忙各的。

大庄現改爲大村村，自古大村村、貢旗村、南勢村、田洋村四村就已聯合祭祀，包括慈雲寺（供奉觀音菩薩）、昭聖宮，四村都參加南瑤宮的老四媽會，屬大村角，另外也參加員林媽祖宮（應是福寧宮）的迎媽祖。後來田洋村退出大村角，自己舉辦迎媽祖，只剩其餘三村維持聯合祭祀關係。

以前出陣時，紅包都給師父收去，並沒分給徒弟們，至於練習的地點也沒固定，看誰家的地方較寬闊就在哪裡練，獅頭則擺在村長家裡。

原本以前是三月二十三日迎媽祖，後來有一位鄉長改爲正月十五日迎媽祖以節省經費開銷，所以大村鄉一帶都是正月十五日迎媽祖，從南瑤宮將媽祖迎回來時，同義堂的獅陣會出去迎接，但是去年沒辦法調人手，而停止活動，至於今年還得視情形而定，若有辦法湊出人手，才有出陣的可能，所調的人手也未必是同義堂的系統，即使是集英堂的成員也會借調，然而今年可能沒什希望了。

·八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訪問蘇柏淇先生（六十六歲，頭人），李秀娥採訪記錄。

(三) 大村鄉貢旗御樂軒

〈訪問賴雅育部分〉

貢旗御樂軒自清末就已成立，至少有上百年的歷史，因以前農業社會沒什麼娛樂，交通也不便，人們有較多空閒的時間，所以會在吃飯後，集合村中子弟學曲藝，子弟比較不會學壞。受訪者賴雅育（圖十二）今年五十一歲，而御樂軒在其祖父賴慶那個時代就有了，最初是從彰化花壇白沙坑請黃池先來教曲藝。之後則續由賴慶教曲，即是頗負盛名的慶先，他除了教御樂軒外，也教過埔心義民廟旁集成軒、員林灣仔玉同軒、及溪湖汴頭金樂軒。當時本庄人約有六十至七十人左右在學曲館。

賴慶的孩子中賴頂、賴仁兩人亦學曲藝，而賴雅育的父親因對政治較有興趣，所以沒學曲藝。到了光復後民國五十二年貢旗御樂軒換本庄人賴宜俗教，而賴雅育正好去當兵，當時成員也維持在六、七十人左右。賴宜俗除了教本庄曲館外，也曾到大村鄉美港福樂軒教過，美港包括港尾和水碓，福樂軒的重要成員有鄧周和其子阿火。

賴雅育於退伍後，民國五十四年正式接掌貢旗御樂軒的館務，然而北管卻沒像以前那麼盛。目前固定成員約十人，晚上在大庄昭聖宮練習北管，由賴雅育指導，因賴雅育個性敦厚，很有耐心，不會罵學生，學生都很喜歡他。昭聖宮內有乩童讓人問事情，所以御樂軒練習日與乩日錯開，這樣曲館音樂聲才不會吵到乩日問事的人。賴雅育也曾在一、二年前，教過二重埔老人會北管。然而現代工商社會，年輕人到工廠上班，愛學卻沒時間，所以賴雅育發現愈教學生年紀愈

大，很多老一輩來學，年紀大的人較閒，有時間學曲藝。

本庄屬於南瑤宮老四媽會的角頭，每年正月十五日迎媽祖遶境一天，除了請南瑤宮老四媽外，也請員林福寧宮的媽祖來遶境，而南瑤宮老四媽奉祀在大庄觀音媽廟慈雲寺內，慈雲寺是由大村、貢旗、南勢、田洋四個庄頭聯合敬奉的。每年九月十九日觀音佛祖生日會演戲熱鬧。

貢旗御樂軒除了北管陣外，也有大鼓陣，一般屬於喜事的場合，如神明生日、娶新婦（許願要還願者）、作壽、入厝請神敬神、廟會等，使用北管陣的可說占九成。至於屬於哀喪的場合，因排場少，使用大鼓陣的占九成。

至於北管陣和大鼓陣的區別是：必須具北管底子的人才會有辦法組成大鼓陣，大鼓陣可說是符合時代潮流成立的，而北管陣較深奧，可說已功成身退。北管陣和大鼓陣所使用的譜、調有別，婚喪場合亦有別，例如曲名「九蕊點」，喜事、北管陣用「六二管」，喪事、大鼓陣用「五馬管」，可用一句口訣來記「好事不用五馬管」、「喪事不用六二管」，其他調則喜喪通用。賴雅育先生強調，若非同是學北管出身的，很難完全解釋清楚北管陣與大鼓陣的區別。

八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訪問賴雅育先生（五十一歲，館主兼老師），李秀娥採訪記錄。

〈訪問賴得福部分〉

由於大村鄉內大村村、貢旗村、南勢村、田洋村四村自古就是聯合祭祀的團體，所以在曲館方面，也是四村人共同參加，由於貢旗御樂軒慶先很出名，所以大家以前都是到貢旗村慶先那裏學曲，之後師父換貢旗人賴宜俗，現

在則由慶先的孫子賴雅育教，曲館設在大庄昭聖宮的二樓講堂內。

以前的御樂軒也曾散了一陣子，有二、三十年沒什麼活動，但是只要有外地「館頭」（曲館的負責人）叫去湊人手，個人也會加入出陣的行列。本館約於三年前開始重整，因昭聖宮內誦經時也用絃、鼓等，所以再聘賴雅育來教。目前學習的成員約有十個人，現代工商社會，沒什人要學曲藝，得有耐心有興趣才學得成。

北管陣要維持下去，往往得找個有錢人來作堂主，負擔主要的費用，以前日據時期，貢旗人很有錢，現在則較不行，所以目前由大庄昭聖宮來作堂主，熱鬧時出陣由廟方支助，曲館部分則由受訪者賴得福（圖十三）主持，賴雅育因可算是同庄的人，所以免費義務指導。若從別庄請師父來教，成員要出錢負擔費用，便較沒興趣學。

本庄參加聖四媽會，會去南瑤宮請彰化媽，原本是二、三月時迎媽祖，祈求雨水豐足，播田不會有問題，後來鄉長賴披沙（已歿）改成正月十五日迎媽祖，可節省經費開銷。以前彰化媽去北港刈香，用走的要十幾天。五年前，改到新港刈香，走了十個半鐘頭，才將十八個庄巡完。

以前軒園拚得很厲害，在臺灣光復後的某年光復節，臺中的集樂軒和新春園曾經對臺拚館。

貢旗地名的由來，據說在清朝時，本地有三兄弟結伴進京赴考，原本規定兄弟不可同省或同科進榜，故三兄弟分填來自三省份，結果同時進榜並封大管，皇帝曾對三兄弟表示懷疑，也說明欺君罪不輕，三兄弟依然不敢言明，結果在返鄉途中病死一個，故返鄉後只立了二支半的貢旗，自此得「

貢旗」地名。

· 八十一年一月三十日訪問賴得福先生（主持人），李秀娥採訪記錄。

（六）大村鄉貢旗振興館

貢旗振興館是在日據末約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成立的，那時是保正賴煥章鼓勵招募成員，並由他任堂主。希望推動村人學武術，使大家較能團結起來，別庄人知道本庄有人練武，也較不會欺侮村人。光復初，本館曾因大家生活困苦無法支持而休息一年，而堂主也過世了，便由本庄人賴藍投（受訪者賴大鼻之父）（圖十四）接續主持，再由賴大鼻（圖十五）和賴清隆兩人重整起來，維持至今。

本館的師承源自田尾鄉紅毛社振興館的陳松，阿松師在紅毛社教過貢旗人賴鐘，所以貢旗要成立武館時，賴鐘便請阿松師來指導，之後才由賴鐘接下來傳授，賴鐘已經過世了。

賴大鼻現年五十五歲，約十歲時始學武術，老一輩的人當初有四、五十個人在學，如其父賴藍投，三十幾歲學武術，重整振興館，也任過武術指導（即現稱教練）。振興館館員最多時，曾到達一百多人，真正學得成功的約有二十人左右。目前成員包括賴大鼻本人，以及賴清隆、賴耀東、賴溫俊、陳清海等人，其中陳清海是二十歲開始學，現年六十四歲。

以前拜師時，師父有收先生禮，但並沒有說每個人一定要出多少，而是有錢的人多出些，因以前生活困苦，互相體諒一下，也就算了。至於目前則是由賴大鼻、賴清隆免費教

導下一輩的人。

目前本庄有些國中生和高中生在學武，約二、三十個人，練習地點在活動中心，學校開學後比較沒時間訓練，多利用寒暑假時，也打算過年後再開始找有興趣的人來練習，老一輩的也會來集訓一下，那些孩子們都很乖。

獅陣目前只在迎神、刈香、選舉、娶妻時才出陣，因為現在用槍較快，所以武館已沒像以前那麼壯大了。記得民國四十年左右大村慈雲寺觀音媽去刈香時，約九月初熱鬧，那時本庄獅陣最盛，有上百人，後來老的老、死的死，人數已日漸減少。

至於迎媽祖本來是在三月二十三日，後來時局不好，才於十多年前改為正月十五日去南瑤宮請老四媽。另外也去員林福寧宮請老大媽來巡庄。陳金火補充說，南瑤宮老四媽會的大總理是大村角田洋村人賴嘉勇，老四媽會有十二角，即彰化本角、大肚角、大雅角、豐原角、水堀頭角、員林角、永靖角、陳厝厝角、犁頭厝角、過溝角、埤霞（埤脚）角。明年（民國八十二年）正值雞年，由大村角輪值。

貢旗振興館以前曾學宋江陣，這也是紅毛社阿松師所傳的，學宋江陣很辛苦，全陣的宋江陣有一百零八人，半陣宋江陣則要六十四個人，每人手拿的兵器包括鐵尺、雙刀、爪、耙、藤牌、牌帶、鉤戟、鞭等。

本館獅頭屬青面獅，與雙十國慶表演時頭上長角的「明涼獅」不同。若表演睡獅時，才會用猴子來舞弄，至於獅套共十多種，若到廟宇正式排場，獅套依序如下：（在歡迎門）參神↓（廟埕）踏四門↓咬鬚↓踏鼓架↓（入廟時）繞龍柱↓讀門聯↓七星↓八卦↓（廟埕）排場咬青↓作睡獅（挖

鼻孔，抓鬚）。如果是普通迎熱鬧，則不會表演上述獅套，只以「參神」直接「踏七星」而已。若是選舉時被邀請出陣，則表演四門、咬鬚、掃青（祭煞）等。

由於獅頭都經過開光點眼，額上寫有「王」字，並劃有七星、八卦可避邪（圖十六），但也不可隨便參加喪事，只有師父或師兄弟過世時，才會以獅頭繫白布，持白旗來祭悼，僅以鼓架送上山頭，獅頭則不上山頭。

以前貢旗振興館有奉祀祖師，立香爐祭拜，放在堂主家，但後代已沒立祖師神位了。身為堂主的未必懂得武術，但多以經濟較好，具號召力的人為之，因他平時必需供師父吃住及點心的費用，而真正在管理武館的人，即是學過武術，並可任武術指導者。

賴大鼻除了任貢旗振興館的武術指導外，也是貢旗御樂軒的成員，先學武術兩三年後，才學曲館，曲館先生是慶先（賴慶）和賴宜俗，他與賴雅育是同輩。目前獅陣的傢俬大都放在賴大鼻家中的倉庫內。

八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訪問賴大鼻先生（五十五歲，武術指導），李秀娥採訪記錄。

（五）大村鄉南勢集英堂

南勢集英堂是在臺灣光復後六、七年才成立的，師父是從隔壁村擺塘集英堂請來的黃武鎮，黃武鎮的師父是曾在員林大埔厝集英堂教的游三岸，游三岸的師父是唐山人。游三岸在日據時期去世，據說他曾去埤仔頭教武館，教完後期滿拿了「先生禮」離開埤仔頭時，在途中被其「頭叫師仔」奪走。

黃武鎮只來南勢教兩館就沒繼續教了，當初有十七、八

個人在學，每個徒弟交二十五斤穀子給師父。師父黃武鎮的功夫很好，約十六、七歲時，功夫就已很好，並開始到外地教武館，而他的徒弟習成後，也四處傳授。黃武鎮已經去世六、七年了，享年八十歲。

本庄之所以會成立武館，是起因於當時埔心瓦寮厝的人很凶悍，本庄人不知何故得罪瓦寮厝的人，結果因他們人多勢眾被欺侮，不得已才會想組織武館來團結村人，保護村人不被外人欺侮。練武太凶悍的人，往往會受到報應，受訪者賴連乎說他看的很多，那些恃武欺人的，往往生女沒生子，或是子孫沒出息的多。原本練武是為防身，但很多人會亂來，所以還是儘量不要學比較好。

賴連乎現年六十七歲（圖十七），約二十六、七歲時開始練武，由於本庄只十七、八個人學，又學得不久，沒什麼人手，而迎媽祖又很累，曾因此「煞着中氣」（舉獅頭時氣一時喘不過來），所以父親很反對他參加陣頭。後來大家都忙著賺錢謀生，獅陣也就放棄了，況且現在搶劫都用槍，「槍子」太厲害了，所以也沒什麼人要學武，本庄獅陣快要散了，目前只有迎媽祖時才會出來。

最初練武時，是在賴連乎（二房）的族兄賴有火（大房）家大埕練習。目前本館負責人是張家輝，成員除了賴連乎外，尚有張溪簡、張旋、賴連平（賴連乎之弟）、賴平、張老家、賴盾、賴烏藏等人。獅陣仍出陣，但傢俬壞掉後，已不再補充，主要以獅頭出陣為主，單是「鼓界」就要四、五個人手，其餘也需要十幾個人，配合起來才有辦法活動，若人手不夠時，會請擺塘集英堂來助陣。

原本本庄是在三、四月時請媽祖，約在十多年前才改成

正月十五日迎媽祖，本庄獅陣會出陣替媽祖助威，本來以前是從大橋頭請媽祖來巡庄保平安，後來彰化南瑤宮有裝金身的老四媽，迎請在大村，可讓附近庄頭請媽祖。傳說彰化媽很靈驗，某次進香隊中，有個虔誠的信徒背著孩子參加，後趁孩子安靜睡覺中，就把孩子放在一樹叢下，想等回程時再來抱回，那知進香完後回到樹下，卻遍尋不著孩子的蹤跡，急得不知如何是好，那知一等他返回家中一看，才知孩子早已安然躺在家中，便認為是彰化媽祖顯聖所致。又傳說彰化媽也常保佑刈香的香隊在過西螺大溪時，可安然過溪，河水不會氾濫。

在十多年前，有位村人獲選爐主後，卻改變往例，不迎媽祖，結果沒多久他媽媽摔斷手骨，庄人覺得不迎媽祖會繼續發生不祥的事，所以仍繼續迎媽祖的活動。迎媽祖是由南勢村和貢旗村、大村村三村共同舉辦的，當天早上媽祖請去大庄巡庄後，大家在大庄昭聖宮聚集午餐畢，下午再分兩頂媽祖轎，一走南勢村，一走貢旗村，二陣再一起在貢旗尾會合，一同前往大庄的慈雲寺（觀音媽廟），慈雲寺與昭聖宮相距不遠。

位在大庄的慈雲寺是大庄、南勢、貢旗、田洋四村聯合祭祀的觀音媽廟，九月十九日會辦桌（請客）熱鬧。慈雲寺的觀音菩薩也很靈驗，在光復初，慈雲寺前大路尚未鋪柏油，可挖出黑米來治病，且觀音菩薩曾託夢給某遊覽公司司機去某地接種好的黑米給慈雲寺，以便分給需要治病的信徒。當柏油路鋪起來後，就沒辦法再挖黑米了。

除了媽祖和觀音媽外，上帝爺也很興盛，原本震北宮的玄天上帝，非常靈聖，臺北某處福德正神曾帶領十幾個陰魂

來此宮渡化，也有鸞生請示訓文等，上帝爺生日時，也會辦桌熱鬧。據說原司此職的上帝爺能力很好，後離此職去天庭做了六、七年的主席，原本當地人對接任的上帝爺感到懷疑，擔心其能力無法與前任媲美，後經鸞生請示後才消去疑惑。但據地理師的說法，按理說上帝爺是不可上天庭司職的。八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訪問賴連平先生（六十七歲，館員），李秀娥採訪記錄。

(六)大村鄉大橋頭集英堂

大橋頭屬大橋村，共有二十一鄰，五百八十二戶，人數約在三千人以上，主要姓氏為賴姓，祖籍是漳州府，庄廟是慶安宮，主祀玄天上帝，庄裏另奉祀彰化南瑤宮的老四媽，供奉在老四媽會的總理那裡，老四媽會共有十二角頭，分布範圍極廣，故分為頂六角及下六角，本庄屬過溝角，今年若由頂六角角頭請客，第二年就輪下六角，如此替換。

大橋頭集英堂約在民國三十八年成立，是由本鄉擺塘人阿釘師（姓黃）來教的，阿釘師的師父是民安師，娶大陸人為妻子。阿釘師來大橋頭教了不少年，館禮收得不貴，但獅陣出去，所有的紅包都歸阿釘師所有。大橋頭當時的堂主是賴有重，來學武的約有七、八十人。以前獅陣都是師傅答應那邊要出陣就跟著去，並非由庄裏自己決定，大多都是神明生日或刈香的場合，南投埔里、雲林斗六等這些地方都是在師傅的安排下去過的，所以反倒是庄裏入厝等都沒有出陣，而且過去因師傅來自擺塘的關係，常和擺塘湊合在一起出陣。

大橋頭獅陣後來隨著工商業發展，年輕人漸漸不肯學而解散，這幾年因為庄廟慶安宮每次熱鬧時，都需花費幾萬元

請一次獅陣，於是庄裏商議由一些仍存在的舊武館成員，教些國中、小學生，重組獅陣，以應付廟裏熱鬧之需，所以才又找了一、二十位重組，但目前獅陣只出「文獅」，沒有教拳術、傢俬，只有獅套。

八十四年元月二十六日訪問賴丁來先生（六十六歲，成員）、賴陸使先生（六十一歲，成員）、賴文大先生（五十歲，村長），羅世明採訪記錄。

(七)大村鄉北勢集英堂

本庄獅陣與擺塘的獅陣屬同館分出來。本館歷史已近百年，日本時代即有，最初是在吳維家學，吳維（已逝）自己也有學拳，他學成之後，也在本庄教，有興趣的人就可以學，學的人不必出錢。

所學的拳是太祖拳，拜達摩祖師。吳維曾到擺塘學武，擺塘的大師父游民安（一百多歲，已逝），曾跟隨唐山師心婦仔師四處教拳，如三家春。其他同是集英堂的武館，如大橋集英堂是北勢黃玉程教的，南勢集英堂是黃武鎮教的。

以前人走路多，腳健有力，現在人騎摩托車，腳軟。

以前三月要出陣，必須從正月末開始練習。

北勢集英堂現有二十幾人，受訪者呂創益教了一些年輕人，有些剛要當兵，也有三十幾歲的。

呂創益跟黃玉程學武，在他家學。黃玉程之兄弟黃玉得曾去埔里教，教好幾館，一館都七、八十人，擺塘的師父亦曾去員林湖水坑傳館，有關的事情可訪問玉村師。

傢俬要保管很麻煩，通常獅頭、大鼓亭放在廟內（圖十八）。庄內請媽祖或其他地方來調人手時會出陣。入厝也有

請獅陣，以前有錢人入厝時會包紅包，請獅陣的人吃飯。有一次竹山來請，請一次五萬元，必須出四、五十人才能賺到這些錢。其實，設武館不是爲了賺錢，而是爲面子，犧牲也很大，表演功夫也只是爲了名聲而已。現在獅陣出陣大概二十人左右，可講價錢，庄內收的紅包都當公金，「出外庄」有收入時才分給參加的人，不過通常一人只有一百元的茶水費。調人手都以集英堂爲主，動作較有默契。儘量不調用外面的人手，因爲在錢方面，不容易談清楚，給少了反而不好意思。若不調人手，場面虛，就少人看，如此便要調人手。

以前出陣是君子作風，有傢俬表演，全靠功夫。會有人考功夫，通常同樣學武的人聽說那一個武館名聲較好，打聽你要從那一條路經過，他們會等在那裡，把路圍起來，看你用什麼功夫通過，那時你就要把本領擺出來，表演得讓人心服，才讓你過路，只有功夫好具備「師父格」的人，才敢這樣試人家，並不是爲了滋事打架。

本庄每年三月初三帝爺生日之前的二、三天去進香，進香的地點不確定。三月初三順便迎媽祖，到彰化南瑤宮（請老四媽）及員林福寧宮請媽祖，當天集英堂會出陣。初三的戲價碼比較高，所以以前都提前一天作戲，價錢比較便宜。

振興社與集英堂同一師祖。以前田尾鄉紅毛社振興社大師父曾來此，陳紹輝之父陳松亦來過北勢表演功夫。聽老一辈講，臺灣練武者用「竹人」，竹人要討功夫是打來要接住，否則會受傷。少林寺用「銅人」，銅人要打那裡都不知道。可以打過十八銅人，表示功夫好，可從少林寺出來。本庄以前有人功夫很好，可用手指插入香蕉樹，但去紅毛社打竹

人時，被打成重傷。練功夫的方式有一種是斬竹削尖插入土內，用腳鉤起來。也有把砂弄熱，手塗手膏抓砂，練過的人不能牽別人的手，被牽的人會痛。

荊桐有一位姓陳的老先生，現年八十多歲，他身體很好，功夫不錯，也很懂藥理，他自己根本不怕被別人打，因爲打在那裡都有藥可以醫。以前要入庄必須涉水，他在水頭放「響馬丹」，過溪的人腳都爛掉了，必須找他才能醫。要作職業武師就要「學藥仔」，呂創益不想作專業，故沒有學醫藥方面的知識。此外學武的人也不能急性子。

·八十年二月二十一日訪問呂創益先生（館主，村廟福天宮主任委員），林美容採訪記錄。

（六）大村鄉擺塘集英堂

擺塘村內有兩個集英堂，一是靠庄頭，一是靠庄尾即北勢部分。靠庄頭的集英堂成立於日據時期，約有上百年的歷史。以前盜賊很多，所以頭人（領導者）就鼓勵招募大家練武來保護庄頭，神明生日迎熱鬧時，獅陣也會出來。

最早的師父是天寶師，天寶師是唐山人新婦仔師的兒子，接下來換天寶師的徒弟游民安（擺塘人）繼續訓練，他教了好幾年後，改由本庄人黃武鎮接下來教，一直延續到光復後還教了好幾年。臺中市集英堂的江阿草與黃武鎮是師兄弟，也曾來本館指導，而黃武鎮除了教本館外，也教過北勢集英堂、大埔集英堂、南勢集英堂，以及鹿港武館。

目前的教練是本庄人賴振森，他只教本館，並沒到外庄去教。而受訪者游炳宜目前六十七歲，約十多歲時開始學武術，日據時期，本館非常興盛，還可擺出一百多人的宋江陣

，現在已沒辦法了。不過，擺塘集英堂仍持續在活動，由老一輩的帶領年輕一輩的，四處出陣。

約在一、兩年前，開始召集有興趣的國中生來學獅陣，目前訓練了十多個國中生，孩子較有空學習並參加出陣，若是在工廠上班的年輕人往往沒辦法。別庄的人知道本庄獅陣規模不錯會來請，但只有星期日才接受出陣。

本館大小獅頭共有八個，皆是自己人糊的，因為小孩子力氣不夠所以得弄輕一點的。年節快到了，要給孩子們加緊練習。本館一直奉祀達摩祖師、宋太祖、白鶴仙師等祖師爺，祖師爐是放在師父賴振森家裡。

至於傢俬、獅頭、鼓等都放在本庄公廟慈祥寺內（圖十九），傢俬有鐵叉、雙刀、雙鐧、鈎戟、踢刀、牌、大刀、小刀、鞭、耙等。

慈祥寺主祀觀音佛祖，最初是從大埔厝分出來的，原名清水慈祥寺，慈祥寺才蓋一年多，尚未完成，觀音佛祖生日熱鬧有三個日子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九月十九日，但這些日子並沒有擴大舉辦，俗語說「生日吃嘴甜」，時機較不好，所以簡單拜拜就好了。

本庄參加南瑤宮的老四媽會，多在三月迎媽祖，並沒有固定日子，得擲筊決定。本館四處出陣，除了刈香、進香、神明生日迎熱鬧會出陣外，省議會從臺北遷到霧峰時，本庄集英堂曾去舞獅熱鬧。

八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訪問游炳宜先生（六十七歲，館員），李秀娥採訪記錄。

（六）大村鄉過溝永樂軒

過溝賴姓較多，其祖籍為漳州府平和縣，大房景春祖厝在南勢仔，二房景祿祖厝本來在北勢，已倒塌。大村鄉大多是賴姓，與臺中賴厝廊同是賴姓十房頭宗親。老四媽會大多是賴姓當大總理，今年又選上賴嘉勇連任大總理。

永樂軒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清朝時期就有。日據時期在員林公園軒園相拚，拚十幾天，拚趣味的，沒錢賺還要花錢，當時與臺中一個園的相拚，光復後不時興曲館，鸞生較「時行」（興盛）。

過溝出了一個秀才，是文秀才，名叫軍前，另稱軍選，人稱馬前，其子賴澤川在本庄教了一輩子的北管，他活到六十多歲，有謂「學北管開傢伙」，其子賴江火，人稱鳴江，亦活到六十幾歲，賴江火之子賴宗煙現為少將，任連江縣縣長，他也是什麼樂器都會，另一子賴宗碧也有學，跟著烏頭司公賺錢。他們兄弟三、四人都會，阿明會鑼、鈔，阿森作布袋戲，作司公，只靠一支喇叭，就很賺錢，現住臺北。

過溝村廟鎮安宮已建一百多年了，主祀太子元帥。明治後期，阿川（賴澤川）就在廟內教，很多人跟他學，他的老師是唐山先。傢俬是學的人出錢買的，補了好幾次，但現在什麼都沒有了，連大鼓、大鑼都被私人私自賣掉。

賴江火很愛喝酒，他死後，永樂軒就沒有了，已解散二十幾年了，參加者黃海已去世，蘇因章歎吹、拉絃，亦過世了。

永樂軒不會上棚作，以前八月半、九月、冬尾及三月（不定日）迎媽祖都作戲，但曲館只有迎媽祖才出陣。現在只有九月初十作戲一次而已，光復後改在九月初九迎媽祖，現在初十當天請員林雷震天大鼓陣。以前三月迎媽祖都是去南

瑤宮請老四媽，過溝老四媽會員有二百多份。以前過溝與大橋合請媽祖了，三十幾年前大橋建村廟慶安宮，主祀帝爺，現在已經沒有合請媽祖了。以前曲館的成員有一半是大橋的人來學。

永樂軒最多時有四、五十人，「虎頭老鼠尾」，現在已經沒有了。以前出陣，收入都是成員分掉，除了神明事，「好歹事」很少出去。

以前永樂軒與大庄曲館（亦屬軒）較有來往，大庄之曲館現為大鼓陣。

·八十年八月二十五日訪問賴瑞模先生（八十一歲，村民），林美容採訪記錄。

（三）大村鄉蓮花池同義堂

蓮花池屬村上村，共有十三鄰，四百多戶，約一千多人，主要姓氏為賴姓，村裏只有簡單地拜土地公，並無庄廟，祭祀方面則跟隨鄰村的美港和過溝兩村。

蓮花池同義堂是在二十多年前請人來教的，但沒有設館，只是娛樂性質，所以並沒有維持多久，一下子就解散了。·八十四年元月二十三日電話訪問賴添發先生（六十三歲，村長），羅世明採訪記錄。

（四）大村鄉犁頭厝義（和）樂軒

犁頭厝的曲館大約六十年前就已經散了，甚至連正確的名稱也不記得了。受訪者吳水云這一代算是最後一批學過的人，他大概在十七、八歲就開始學，只學了一館多，學到「對仙」而已，約七、八個月就散館，因為那時候時機不好，

學生不學，師父就沒辦法教。跟吳水云同輩的人差不多都有學一點，但大部分都已去世。現在犁頭厝有一個名稱為「大村鄉平和村老人俱樂部」的綜合樂團，是在六年前，依鄉公所要求而成立的。有西樂樂器如鼓、口琴、吉他等，也有絃、吹、洞簫，響盞、小鈔等中式樂器，聯合演奏一些歌仔戲調以及臺語老歌演唱，雖然學習者的年歲不小，但其中沒人參加過以前的北管，這個樂團他們自己說是「新改良的八音」，跟以前的曲館一點關係都沒有。但他們有三個人加入臺灣省民俗傳統音樂會。

吳水云學的時候是由彰化南門集樂軒的文燦先來教，那時文燦先已經差不多六、七十歲了，大家每晚都學扮仙，因為剛入門要由扮仙學起，若學不成則甬提學樂器。每晚都在館主（罔市的父親，姓名都忘了）家學，因為他家地方大，但館主沒學，向他家租房子，拿一點租金給他們。平常練習都在屋裡，師父自己有一間房間，弟子在其餘兩、三間內練習，要是有問題或是學新的則必須到師父那邊請教，只有對曲、排場才出來「外埕」。以前學曲藝交幾塊錢給師父，學生也要準備茶和煙給先生。文燦先因為住彰化，所以晚上來教一教，住一夜（館主家替他準備一張床），隔天再回去。

當初最多人學時有五、六十人，普通差不多是三、四十人，後來邊學邊走人，人就越来越少。文燦先走後就散館，但是他的頭手徒弟汪火生仍繼續教，只是沒立館，庄內出陣，還是有人請教他，傢俬亦由他發落，他也負責出陣，過幾年他死以後就失傳，他兒子汪和源戰時去海外死了，他孫女汪雪現在還住犁頭厝，但卻沒學過。汪火生那時有幾個師兄弟很聰明學得很好，他本人學總綱，絃、吹都很拿手，死於光復

前。另有郭大鼻擅長鑼、鈔，大鼻的兒子郭阿章擅長鼓吹，還有盧坤德精於通鼓、塔鼓。

犁頭厝參加南瑤宮老四媽會，會內分成十二個角頭，大肚溪溪北有四個角頭，包括大肚、大雅、豐原、水堀頭，溪南有八個角頭，犁頭厝北、過溝（包括北勢仔）、大庄、埤脚（新興村）、永靖、埔心、員林。各角頭每十二年輪一次，大家互相吃會。

以前他們拜西秦王爺，每次練習前就拜，到西秦王爺生日時要拜牲醴。

過去，有人講：「犁頭厝子弟扮無仙」。

八十年八月二十五日訪問吳水云先生（村長），林淑芬採訪，林美容整理記錄。

（三）大村鄉犁頭厝集英堂

〈訪問汪水旺部分〉

犁頭厝分庄頭（平和村）、庄尾（福興村），舊居民大部份參加老四媽會，明年老四媽過爐，爐主在黃厝庄，黃厝庄會員很少。平和村包含犁頭厝及埤仔頭，泛稱犁頭厝。

庄頭庄尾的兩個武館，都是同一師父莊金江教的。莊金江正名莊江，功夫很好，跳起時高達一兩丈，是芬園鄉縣庄人，後搬員林、埔里，住員林較多。他原是溪尾寮人，家裡很窮，光復前曾來犁頭厝教暗館，光復後從溪尾寮搬來犁頭厝，住在蘆藤園。蘆藤是一種毒魚用的植物，日本人在此種植。光復後莊金江搬來與石金探同住日人宿舍，住了十幾年，搬家時是他的徒弟幫忙搬的，也替他開闢園地讓他耕種。後來莊金江在員林農校當教師，他在大石鼓有山，是畸零地

，溝仔也有一甲多地，種改良朴仔子，交給工廠加工。其子莊金國在埔里開國術館，莊安村在草屯，莊安全在員林，長子莊安邦去日本，只有他沒學武術。莊金江在貓羅坑、竹林、縣庄、柴頭井、茄荖、大石鼓（在國姓）、出水（百葉山）等地教過。

莊金江的老師是大陸來臺，人稱老廉師，其師兄弟是擺塘之大箍丁仔（已死），他屬同義堂。

莊金江來犁頭厝教之前，本庄的武館都是暗館，訪問時在場中有一人之父游丕榮（八十四歲）有學過，與集英堂的第一任館主汪慨（八十四歲）是同輩。汪慨以前開店仔（在訪問地點隔壁），是拳頭師父，會治跌打損傷，懂草藥，但他現在行動不方便，他們的老師是一編籃的唐山師，人稱籠籐曲，汪慨跟他學藥、學武術。光復後，汪慨重新募集，才請莊金江來教，最初在汪慨之埕練習，汪慨當館主當了二十幾年，民國五十幾年才改在江山之埕。在江山家時，獅陣最熱鬧，晚上江山家裡用公費煮「大麵」（油麵）請大家。

在場有一人，名吳金堆（三十一歲），國校時有練武，同輩練武的有阿堆、吳松、阿聰、坤宣，很多人出去外面工作，已經不太會了。現在還有出陣的成員有二、三十人，最年長的六十幾歲（汪拔），最年輕的是林照，大多是四、五十歲以上的人在出陣。受訪者汪水旺（民國二十四年生）會糊獅頭（圖二十），以前獅頭都是莊金江及汪慨之長子汪金池糊的，汪金池還在。文榮也學過，並在本庄教過。

福興村現有兩個土地公廟，本來只有一間土地公廟，以坑仔分界，一邊卜爐主，一邊卜頭家，後來發生糾紛，二十幾年前建新的土地公廟，各自卜爐主。有一爺廟是福興村

(庄尾)那邊在「發落」(負責人)。

老四媽的角頭媽放在角頭總理那裡(現在角頭為何德意，住平和村)。每年犁頭厝請媽祖，都在三月，會去南瑤宮請老四媽，迎奉在土地公廟供村民拜二、三天，以前三月迎媽祖有請客，現在則無，冬尾作年尾戲才有請客。此外，有人作官就任，生日、入厝、服務所成立或國家紀念日，獅陣會出去祝賀，至於人死後獅頭送葬，只送師父，因獅頭有開光點眼，有「祭過」，普通人不能用，只能用樂器。

獅陣之最大陣容有一〇八人，傢俬每人一樣，要齊全，莊金江曾組織過，此稱為黃蜂出巢。張風燕(出水集英堂拳頭師)是莊金江之頭叫師，光復後莊金江來犁頭厝教時，就跟著來教，莊金江未去世前，他就已經接手在此教了。

犁頭厝集英堂從來沒有女性參加，但貓羅坑集英堂以前有十幾個女生學，當時都是國中生，出社會後就不太敢出來了。

據說獅的起源，是有一太后生病，夢見金獅，皇帝下令找金獅，朝臣找了達摩祖師第七代的徒弟扮成一雙獅子，獅鬼仔將之「弄」(逗弄)出來，太后看到獅子病就好了。

犁頭厝現在只剩下不到半篷(半套)傢俬，金江借去半篷沒還，傢俬現放村長黃來益家，黃是員林鎮大埔坑搬來的。

有一次黃來益從大埔坑調獅陣來幫忙，平和村則調貓羅坑的獅陣來幫忙，兩陣不合而爭執。因閒人故意要看功夫。以前同一師父教出來的師兄弟會互調人手，而且都不必給錢，因不是用請的。以前別人來請，要師父同意，才能應允人家。

集英堂用青頭獅，稱金獅陣，但不是金色的，只有廣東獅才作金色的，增加趣味。集英堂是學白鶴拳，據說莊金江

之師父會教兩種功夫，員林鎮大埔厝集英堂的功夫與犁頭厝不同，因祖師同而師父不同，但以前曾與大埔厝湊合出陣。以前學武的時候有拜達摩祖師，用四菓拜，師父坐在一旁，每人要給師父館金，因以前經濟不好，師父都是半職業性，靠此「賺食」(維生)。

舞獅表演中，三拜禮是基本動作，打功夫、獅套現在比較看不到，也有踏八卦、踏七星，排場時有人扮「獅弄」，是將獅子從樹林弄出來的意思，弄到獅子很累睡去，又將之弄醒，再踏四門收場，又三拜禮就結束。

以前師父來教，一開館就要給他紅包，出陣時所收的紅包，要留一部分當公金，其餘則給師父。以前犁頭厝學武的人，要去山上「掘柴頭」(砍柴)，到員林賣，得了錢去買傢俬。以前點心只煮給師父吃，吃剩的大家才可以吃。

現在外面會來請去出陣，但人手不夠，且太辛苦，很少出去了。不過若只是來調人手，仍會出去。

有一次過山「著天公角」，鄰近的集英堂齊集成一陣，與別的館拚，在社口、竹林都拚過，出水的張風燕知道拚館的詳情。

·八十年八月二十五日訪問汪水旺先生(五十七歲，館員)，林美容採訪記錄。

〈訪問廖新房部分〉

以前廖新房去找江厝江海蹄來教，只教了一館就沒教了，當時有十幾個人學，學不起來。那時廖新房二十幾歲。

·八十年一月二十三日訪問廖新房先生(八十一歲)，林美容採訪記錄。

〈訪問林永森部分〉

犁頭厝的武館在日人時代，約大正末期即有教武術，但在昭和時代日本警察就不讓人習武，只能私底下在郭炳祥的「門口埕」偷偷的練拳，那時照明還是點「電土火」；在光復後，師父莊金江再來衙館（他是員林人），就將集英堂分成庄頭、庄尾兩館來教，莊金江在本庄教了二十多年，過世後，本庄不再有外地的師父來教，而由本地人自己來傳獅套了。光復後，庄頭的集英堂堂主是李樹木，在何倉的埕前練拳；庄尾則是在汪水旺他家後面練拳。

集英堂最早的師父是臺中的「媳婦仔師」（歿），集英堂的館號即是他設立的，再來教的是員林「老簾師」（歿）、莊金江（歿），都是媳婦仔師的徒弟，他們在日據時期皆來過本地偷偷教過武術；莊金江除了教本庄的庄頭、庄尾外，還教過員林的出水里、芬園貓羅坑（社口）、國姓的大石村、草屯等地，這些地方集英堂的成員都算師兄弟，現在還會互相連絡、調人手，只是草屯剩下沒幾個人。獅陣出去是很辛苦的事，成員在三、四十歲時還出陣，年紀超過五十歲就會很吃力而不好用人了。

本庄參加彰化南瑤宮的老四媽會，屬犁頭厝角，此一角落包括大村鄉的平和、福興、黃厝村，花壇鄉的三家春，員林鎮三條圳，一共約有二千多份。犁頭厝庄廟也是四媽廟（現仍在興建中），是十多年前才自彰化南瑤宮分火的，也算是一「角頭媽」，以前村中只有一間福德正神廟而已。拜平安時，獅陣並不出去，只在三月時（看日子）迎媽祖才有出陣，回來並要遶庄；刈香時獅陣也要跟著去，曾去過新港、虎尾，去年和今年也和南瑤宮一起出去刈香，庄尾也去過新竹

、臺北刈香；庄內的風俗，凡入厝、開業時，跟獅陣有關係，叫得動獅陣的人，就會來請獅陣去熱鬧。庄頭、庄尾的獅陣現在各有十多人，可是一般出陣只要五、六人就夠了，要是真正遇上大場面，才需要調人手。庄頭的獅陣現在由受訪人林永森的兒子黃鑑照負責，可是他只顧著忙自己的工作，獅陣要出去實在很困難。

傢俬自以前就隨個人意願自己去買，但是庄頭、庄尾的傢俬是各自用自己的，也沒有流通或借用的事。在林永森記憶中，練武最早的一輩，現存的話也該有九十多歲了，林永森今年六十六歲，小孩子的時候曾去看過人家練武。庄內的頭人只有光復初期的村長劉榮水支持過陣頭而已。所練的拳套是太祖鶴拳（一般太祖拳是長肢的，手腕、手臂均須伸直，但是他們打的是短肢，手臂沒有伸直，而且兼鶴拳），練拳時並沒有拜祖師。

師父莊金江本人是一個接骨師父，但是並沒將其醫術傳給徒弟，因為他有三個兒子是以此為業，靠這個在「賺吃」；所以只教徒弟們去山中找些青草，晚上煮了當茶喝；而庄中也有人會草藥、藥洗、藥粉等，像黃來益、黃鑑照，但他們是到外面另外跟別人學的，一般小傷如要推拿，他倆也會；但大傷就要到員林去醫療了。而黃來益、黃鑑照也會自己貼獅頭，黃鑑照現在是主要連絡人。

· 八十一年八月五日訪問林永森先生（六十六歲，館員），周益民採訪記錄。

（註）大村鄉黃厝庄慶雲軒

日據時代就有慶雲軒，最初在賴如秀家學。黃糊十七歲

時，即四十六年前「日人尾」（日據末期），由本庄黃文曲、黃來成及黃有通三人犧牲出錢，召集村庄子弟來學，當時大約有三、四十人學，大部分是「少年團仔」，也有一些以前學過的「老歲仔」，學的人不必出錢。黃文曲以前學拉絃。

最初是賴紹坤來教，教一年多，賴是過溝人，後來火燒庄的張永來教。二、三年前，過溝另有一人賴阿海亦來教過一館，賴阿海教時，已經沒什麼人學，不久即停頓散掉。此外，在空襲的一年多期間也停頓了一段時間。

上一輩學的人還有黃金塗（鑼、鈔、絃）及黃獎（絃），黃糊（小生）這一輩的人，還有黃新甲（通鼓）、黃天生（絃仔），賴旗（通鼓）、黃燒（鑼、鈔）、黃榜（鑼、鈔）、賴虎（鑼、鈔）、盧課、汪萬出、黃芋（吹）等人。黃糊這一輩是賴紹坤及張永教的。

黃糊他們只學一館以後，就出陣。學過的曲目有斬瓜、得子、送子、拜壽、五虫會、斬雄信、磨斧、回鑒等。慶雲軒不會作戲，只有唱曲，有小生、小旦。慶雲軒除了本庄神明熱鬧用，以前村人有喜事，去參加，喪家若送錢也收，以前也到外庄出陣，如員林、擺塘、三家春，大多是「知己」的來請才去。慶雲軒已二十年未出陣。

日據末曾發生軒園相拚，因東山請媽祖，而頭人與其庄之鳳梨園未講好，又請黃厝庄慶雲軒來，鳳梨園就出來相拚，拚到十二點，當時來參加的「五路人」（意指來自四面八方的人）都有，包括湖水坑、灣仔、中庄埤底，各團的曲脚一聽到人家講，軒的都沒什麼人看，就自己來了。那時是在中東里（東山二保）相拚。

八十年四月二日訪問葉新哲先生（六十四歲，村民），林

美容採訪記錄。

（高）大村鄉黃厝庄義順堂

本地的獅陣自清朝代就有了，而在日據時代昭和年間，有一位叫「籠籐曲仔」來這裡教，傳了二、三代弟子，這些弟子都學得不錯，後來也都自立門戶了，較有名的像員林鎮南東里江厝的江海蹄和住本地的廖新房。彼時，曲仔師住在廖新房的家裡，因為彼此有親戚關係，就在廖新房家門前的稻埕教授拳頭，一共在本地教了十幾年。彼時一館差不多有二、三十人在學，學的時候有拜祖師。

現在成員還剩十多人，不過有些成員外出謀生不住在庄內，所以出陣時還要從南東里等地調別庄的義順堂幫忙，房師（廖新房）今年八十多歲了，現在都由徒弟負責連絡調人手。不過現在也很少出陣了，有時就直接請別地的獅陣來表演。

獅頭上有王字，以前從獅頭可區分不同系統的武館，要是同堂號才有來往、交朋友。房師是黃厝本地的人（庄名由來是因為以前這裡的人姓黃的比較多），他總共教拳頭教了十幾年，教了一百多人左右，除了本地人在學外，也有別庄的人如員林鎮東北里的人來學；房師只在本地有開館，並沒有出外到別地去教，廖新房以後，本地即無人再開館教獅陣、拳頭了。現今的獅陣成員大都已經六十多歲了，至於獅頭、傢俬、鼓等也不知放到那裡去了。

曲仔師是唐山師，教義順堂拳頭，拳路與同義堂相近，除了館號不同外，其它是大同小異。較明顯的差別大概是請拳時，同義堂是雙合手，而義順堂則是手勢一張一合。舞獅

時，一樣有獅頭、獅尾手，另外再加上一位戴猴子面具的獅鬼仔。

·八十年四月二日訪問葉新哲先生（六十四歲，庄民），林美容採訪記錄。

五、溪湖鎮

（一）溪湖鎮梧鳳竹圍仔同義堂

竹圍仔同義堂是在日本時代創立，師父羅乾章（人稱阿乾師）帶一根「齊眉棍」從大陸「走路」（逃）到臺灣，他本來在少林寺練功夫，因聽到其嫂在外「討客兄」（結交姘夫、有外遇）的傳聞，學藝未成就私自跑下山，回家失手打死其嫂，所以只好逃亡海外了。受訪者黃其益的祖父黃上風聞其武功高強，即用鴉片煙禮聘他到家裏當護院，並親自拜師向其學武，而且得到羅的武功真傳和醫術。黃上之所以要練武的原因，除了強身、熱鬧之外，因為當時的時機很亂，比較窮的村庄沒有東西吃時，就會集結年青力壯的人手去向較富有的村庄「討吃」，或稱「出去拼轉來吃」，這種行為與強盜無異，往往造成兩個庄頭的「拼庄」互殺。黃上彼時家大業大，爲了自保，只好勤練武術了。他學成出師後，教徒弟時常會視其心性而有所保留，若是徒弟生性太活潑，等他們學會了，會反過來向師父挑戰，反而造成師父的困擾。像有一次霧峰那邊用轎子來請黃上去教拳頭，到達時，徒弟們還以下跪禮相迎，但沒過多久，即有人用銳利的八卦雙刀要來試師父的武功，黃上只好打趣說，若砍到他，千萬不要砍死他，只要還留有一絲氣息在，

回家他還有藥可醫得好，也好證明他的拳頭若不行，還有醫術是可以的；但才轉身反手一格，雙刀即已落入他的手中，然而黃上並不留戀那個地方，隨即回家，認爲教這種徒弟並沒有什麼意思。黃上生平教過很多地方，如大村鄉的埤脚、貢旗、大崙，埔心鄉的菜寮、梧鳳、二重溝，永靖鄉崙仔厝、陳厝厝。據說連陳厝厝的第一館也是黃上去教，後來才由阿乾師去收尾的。而黃上的徒弟中，以加走庄（今大村鄉加錫村）王炎慶、許仔平功夫學得最好，可被稱做「頭叫師仔」；再加上黃其益的父親黃春（爲黃上收養之養子），也曾跟著去以上各地傳拳頭、獅套。在黃春開館時，還叫其子黃其益去「開拳」（即武館要開館時，先示範第一套拳給徒弟見習、學習）。

獅陣到工業社會時代，大家練習已不那麼勤，本庄義順堂平常已不再操練，但還能出陣，現有成員約二、三十人可出陣，而現在一般陣頭出去，也才一、二十人而已。庄頭熱鬧是一年拜兩次，一次迎媽祖、一次拜平安；迎媽祖時要出獅陣，到彰化南瑤宮去請，本庄有人參加老四媽會，一共約有四、五十份；其它入厝、開業也有請獅陣去討一個好吉兆，最近像員林港尾加油站開幕時就請他們去，事後就在加油站辦桌請他們；國慶假日也曾出陣到溪湖街仔去遊行。

黃上做人不貪財，凡事喜歡做人情給人家，所以在地方上很有人緣，選舉時，候選人都爭相來籠絡，他若在世的話，有一百來歲，已去世二十多年了。他在本庄教獅陣，不但不收費，還要犧牲奉獻煙、茶、酒來招待學員，因爲他一直認爲，獅陣要練得起來，表示全庄人都喊得動、團結起來，

其他村庄的人聽到風聲就不敢隨便侵入或欺侮本庄人了。而他在別庄教拳頭時，也不計較金錢，隨人家集錢交過來收下，也就算了。出陣的話，認識的、較知己的，都只收紅紙而已，把錢退回；人家感謝他的人情，每到逢年過節，家裏月餅、大魚大肉吃都吃不完。

本庄的獅陣到訓練時，一館只有二、三十人在練，傢俬最早的一批是黃上自己出錢打造的，之後隨人各自去訂製，或集資公家買的；獅頭，早先也是黃上自己貼的，藤架先綁好，再貼紙、風涼、上色，需要兩、三個月才完成；現在的獅頭改用鋁片硬敲製成，不但輕巧又堅固耐用，是特別到嘉義去訂做的。

黃上的功夫講究實在樸素，他腳馬很穩，站在硬土埕上，隨便用腳趾一劃，地上就出現一條線，可見其功夫之好。另外他對醫術也很擅長，黃其益宣稱乾師自少林寺傳下同義堂的全本銅人簿，只有本地才有，像跌打酸痛用他們的藥可說是百發百中，一、兩付藥劑即可治癒，但他們並不營業、賺人家的錢，因為怕被誤認為密醫，所以只是開藥方給人家去藥店包藥，但人家會買煙酒來答謝。像溪湖有一個拖人力車的老人，有一次摔到後腦門，在醫院差點宣布不治了，但被其祖父（黃上）硬是用漢藥給治好，那人現在仍活著，到處宣揚黃上的高超醫術。

另外，黃上除了拳頭、醫術外，還會地理、擇日風水等雜學，附近村庄的人都認識他。而阿乾師有一子尚存，是其「細姨」（姨太太）生的，她亦會藥草醫術，但沒有傳下來，他現在二水玄天上帝廟的旁邊開一間麵店，生意還不錯，黃其益前幾年還跟他見面、聊過天。

· 八十一年八月五日訪問黃其益先生（六十三歲，館員兼連絡人），周益民採訪記錄。

六、芬園鄉

（一）芬園鄉下茄荖蟠桃園

下茄荖蟠桃園已有百餘年的歷史，過去因為下茄荖常到鹿港天上聖母那兒刈香，需要北管做頭陣，且又參加彰化南瑤宮聖三媽會，每十二年值角一次，庄內無大鼓陣，爲了接神、巡庄，所以創立蟠桃園。

蟠桃園屬北管，最早由頂茄荖洪朝慶先生（別名憨牛）來教，之後來教過的老師依次爲屁仔、草屯李川、劉東獻（偏名臭獻先，花壇口庄人）、洪塗錦（教曲）、王來生、謝士魁（教脚步）。要學北管的人，頭一天要包「紅包禮」二角錢給「先生」（師父），並帶一本簿子，由先生看你適合何種角色幫你填曲譜。洪塗錦過世後，現曲館皆由受訪者洪塗賑負責，擔任館主，並教樂曲和脚步。洪塗賑十七歲學曲，當時約有六十多人，十四、五歲至四、五十歲的人都有，可分兩台表演，都在晚上練，練曲都在館內，不可將樂器帶回家，傢俬都放在館內（現在嘉興宮內，西秦王爺金身也在內），曲館曾多次搬遷，永清宮以前也曾爲曲館所在，目前戲服放在永清宮內。以前館內設總理一人，出陣收入除供成員抽菸外，其餘「落公」（歸公），由會計管理，樂器戲服由理事取公金買，不夠則由庄民樂捐。

目前蟠桃園子弟約二十多人，可出陣的只有十多人，經常出陣的有九人，即洪塗賑（總綱、嗒鼓）、洪吉耀（吹）

、劉亦萬（吹）、洪建立（大鈔）、李四福（小鈔）、洪有來（響盞）、洪塗柱（大鑼）、洪火木（蘇鑼）、洪重輝（鑼、鈔），另有洪朝琴（鑼），年紀較大，較少出來。凡神明生日、刈香做熱鬧、送喪（洪塗振擔任館主起開始有）都出陣，過去出陣「好歹事」都要聘帖，不講金錢，多少隨主人決定，現在出陣差不多都講價錢，一次約五千元（八人出陣），另外排場否？過夜否？價錢另議，出陣收入一部分要算公費並且存入公金以備買樂器用，例如八人出陣算九人份，一份當公金。本庄人叫出陣較不敢出價，廟裡出陣則由爐主給錢，隨其意補助。會到附近村庄出陣，草屯、霧峰也都叫過。

五十三年前，彰化客運前董事洪大墩先生（下茄荖人）輪值到當年爐主，要蟠桃園到彰化市巡街兼上棚做戲，那時二天共六十元。在彰化公園和集樂軒對台，第一天演「秦瓊倒銅旗」，第二天演「十八寡婦」，都拼到晚上，可說是大勝利。當時梨春園第一天不敢參加，因不知有一個地方叫做下茄荖，尚且不知該村有一曲館，怕蟠桃園敗壞園的字號。第一天蟠桃園勝利，就知道要助陣，幫忙召集所有陣頭，共二十五組，第二天來讚賞的錦旗約有一百多枝，第三天到彰化街上巡街，巡街的炮錢花了四十元。集樂軒的人很壞，雖然放炮歡迎我們，卻把炮故意放到鼓架上嚇人，錦旗都壞了。第二年豐原豐聲園調蟠桃園人手至館內待命，對棚者也是集樂軒。第三年南投城隍爺生日，園館也請我們助陣，對棚者也是集樂軒，那次集樂軒輪在理事的策劃和「綁火城」（用竹子綁雙層城樓，表演跳城，從上層跳到下層，用棉花包蠟燭，點火燃燒，火中跳城）。

當時館內的「先生」告訴我們不要出去巡街，怕被打，三餐不能吃豬肉油，怕失聲，還有棚頂桌上要放鹽巴，演到無聲時可拿來吃。

現在蟠桃園有後繼無力之感，有點接近散館的邊緣。

七十九年四月三日訪問洪塗振先生（館主，七十二歲），劉秀玲採訪，八十一年八月十五日電話訪問，林美容採訪，陳錦豐、林美容整理記錄。

（二）芬園鄉下茄荖傳練堂

下茄荖洪家有習武的傳統，受訪者洪明魁（圖二十一）的祖父洪木牆，在清朝為官，並訓練部將學武，當時在頂茄荖（屬草屯鎮）將軍爺廟一帶。而洪明魁之父洪廷波出生時，祖父已死，故無法隨其習武，而改向芬園縣莊的圍師學武。圍師是向鍾師學武，但不知是何館名，而圍師則自立館號傳練堂於縣莊。

日據時期，圍師並沒到下茄荖教武術，而是四個下茄荖的人到縣莊習武，再回到本庄來傳武成立傳練堂，洪廷波便是其中一位。洪廷波非常好學，曾拜過圍師、孤老平（居無定所，一度住芬園社口）、鹿港塢鼻仔師（大陸人）等為師，有一度曾將館號改為傳英堂，因塢鼻仔師為？英堂出身，但後來有人說「英」字不好，故對外仍用傳練堂。

洪明魁自幼從父習武，從八歲練至十七歲，習成後，便常跟父親四處去傳館，日據時期常到北部教武，如金山、野柳、八斗子、七堵等地，當時，日本人禁止，都不敢立館號，而是暗中學武。到了光復後，則曾至霧峰鄉五福村

的新厝、南勢仔與烏日鄉溪尾寮、石螺潭、五張犁等地教武術。

本館約有二十年沒「荷館」，因現代年輕人不太願意吃苦，本庄人種田的多，工作忙，學的人少，一方面又因教的人以責任重大，不大願意教，若教到好惹是生非的學生，師父也要負責任。

洪明魁的長子洪錦漳，現年四十三歲，約八、九歲時開始學武，祖父、父親皆有教他。當時約有五、六十個人在學，其中約有十多個女孩子參加。

傳練堂的拳法為太祖拳，當初「荷館」時有拜祖師，若有人要來習武時，須拜祖師，後來沒人學了就没拜了。洪家有祖傳銅人簿留下來（上寫「戊辰年，洪記」），同時開設傳練堂國術館，有接骨術，但沒傳外人。

以前每年本庄永清宮（玄天上帝為主神）三月初三神明生日，或三月二十三日媽祖生日時，本堂會出陣熱鬧，或是曾教過的分館，當地熱鬧時，也會出陣，其他則不接。巡庄、拜廳堂祝賀則看對方包多少紅包，從未談定一趟多少錢，一般婚喪皆不碰。現在已散了，傢俬放著生鏽。

本館從未與人拼館，本庄有傳練堂與英義堂兩館，會互相借調人手，不曾失和。

日據時期，本庄曾有二、三個人到頂茄荖向竹興師習武，但沒立館名，也沒在本庄傳武，若本庄神明生日熱鬧時，則依附在傳練堂內參加出陣，那些人皆已逝世，若還活著的話已七、八十歲。

·八十年八月二十三日訪問洪明魁先生（六十二歲，館主）
，李秀娥、林淑芬採訪，李秀娥整理記錄。

（三）芬園鄉下茄荖英義堂

草屯人湖師，以前是趕牛的，後來跟同義堂學舞獅，之後再自己成立英義堂。東師（即李坤傳）跟隨湖師練拳，三十歲時功夫已很好，並教自己的弟弟陸仔（李坤陸，現住草屯下庄）武術。日據時期東師約四十歲時，被聘來下茄荖教武術，最先在簡厝教，之後改在洪錦雲家，而後則在受訪者李溪河家有十多年，李溪河算是基本館主。東師已死二十多年，之後改由李溪河教下一輩的人練武，目前尚有人會向其討教，但已有十多年沒教，因年輕人多去工廠工作，不願練武，所以李溪河在十八年前開始開中藥店，就不教武館，英義堂自五、六年前就沒出陣頭了。

李溪河約三十歲開始跟東師學拳，師兄弟有三十六個人，若連平林、新豐番仔田、草屯下庄、下茄荖算起來還有五十多個人。

本館屬白鶴拳，自白鶴祖師傳下來，但沒拜祖師。獅頭屬開嘴獅，一般紅頭獅較多，青頭獅不可以隨便拿出去，出去就是準備跟人拼館。獅頭有獅神，不可隨便拿出來，平時用鐵籠關起來，若要出陣時，尚得燒金放炮才可請出獅頭。目前英義堂的傢俬放在李溪河家中。

本庄參加南瑤宮聖三媽會，聖三媽會共有一千多會份，媽祖若巡庄至此，英義堂的獅陣會出來迎接，或是本庄永清宮帝爺三月初三熱鬧時，也出陣熱鬧，只在神明熱鬧才出陣，一般婚喪入厝等則不接，但已有五、六年沒出陣頭。

以前到過草屯、番仔田、雙冬等地出陣，紅包由師父收

去，若師父肯拿一半紅包留作公金就很不錯了，看情形不一定，到後來幾次則是廟方拿去的。

本庄屬彰化媽的範圍，傳說彰化媽與寶藏寺結下樑子，是因相傳以前嘉慶君曾至寶藏寺住一日，回京後頒下聖旨要賜給寶藏寺的聖三媽，結果聖旨被彰化媽接走，並糊在廟壁，不歸還寶藏寺。因此，彰化媽出巡走到寶藏寺附近，怎樣都過不去，就是因昔日的恩怨而被阻止的。

·八十年八月二十三日訪問李溪河先生（七十五歲，拳頭師），李秀娥、林淑芬採訪，李秀娥整理記錄。

(四) 芬園鄉大竹園同義堂

大竹園同義堂成立於日據時期，起館和封館約與同庄春盛堂的情形差不多，只有兩、三館就散了，一來是沒人要學，二來是日本人禁止習武，所以同義堂與春盛堂幾乎同時封館。與受訪者許秋庚同輩的許金清即屬同義堂，但他今年去世，已沒人清楚同義堂的師父為誰，只知可能是從員林請來。

·八十年八月二十三日訪問許秋庚先生（六十九歲），李秀娥採訪記錄。

(五) 芬園鄉大竹園春盛堂

以前草屯人湖師的兄長阿燈，向住員林的唐山人網師習武，之後阿燈再教湖師，因許秋庚的父親與阿燈是好朋友，於是興起在大竹園教村人習武的念頭，所以就由湖師（當時四十歲）來大竹園教武術，時為日據時期，有二十多人來學，許秋庚只有十七、八歲，是很年輕的一輩，年紀大的也有

人學，但只學了兩館就散了，因村裡的人要做工，較沒認真學，所以就停了，但仍取館號春盛堂。因本館成立時間短暫，所以沒買傢俬，沒獅頭，只學打拳，也從沒出陣過。本館屬太祖拳，但沒拜祖師。

湖師除了教本館外，也教過竹林、龜桃寮、三家村等地。而湖師的徒弟則到下茄荖教武術，湖師本人沒去下茄荖教。

·八十年八月二十三日訪問許秋庚先生（六十九歲，成員），李秀娥、林淑芬採訪，李秀娥整理記錄。

(六) 芬園鄉崙尾仔勤習堂

〈訪問許印水部分〉

本地的武館是臺灣光復後由埔心鄉瓦窯厝的張清水開始來教的，張清水本人和本地人許炎園有親戚關係，張是許的姊夫。張清水的師父是醉核仔師，聽說勤習堂是由西螺傳過來。張清水在本地教了四、五館，約有十多人學成。當初練拳的時間在每晚的八點至十點，就在許炎園門口的土埕練；傢俬則由子弟自己出錢買的。本地拜神明時，都有請媽祖；過年時做平安戲，有大戲、扮仙、狀元、狀元夫人、扮魏徵（即傀儡戲）、跳加官、鬼殼等，據說可以破煞。

〈訪問許新亭部分〉

受訪者許新亭今年六十二歲，光復後，他未滿二十歲時便開始學拳術，一館四個月，一共學了三、四館。一起學的，有十多人學成。勤習堂的拳屬太祖拳，也有少林拳，有軟、有硬，屬於半硬軟的。拜的祖師神位是用紅紙書寫，香爐

供奉，有觀音佛祖、俊鶴師祖、宋趙太祖和福德正神（相當地方官、地頭的意思）。傢俬有各種長短兵器如雙刀、雙眼（鋼）、鐵尺、雙劍、牌帶、藤牌、雙割鋏、鉤鎌（以上屬短的），還有齊眉棍、鉤鎌、單刀、大刀、鐔仔、木耙、三叉、大二、七尺等。

當初是上一輩的人去請師父張清水，師父禮大家意思意思繳一點錢，傢俬則是參加的人共同出錢買的。在許新亭家前的土埕學（圖二十二），當大家練累時，師父會拿一些藥粉泡成藥茶給大家喝，可以「顧中氣」。彼時，清水師並沒有住在本地。

許新亭最後一次出陣是在民國六十年青年節，在公賣局體育館舉辦的全國錦標賽，是應本地搬去臺北的許吉田邀請，代表大同區得到團體冠軍，而臺北工專得亞軍。當時的國術會會長叫黃善德。

而本地人外出闖天下的，除了許吉田遷到臺北和平西路去靠別人的館外，較有名的還有一位許賜爐（即今臺北市議員許文龍的父親），今年六十多歲了，開了一家德安堂國術館，並經營藥材兼治療跌打損傷。據說許賜爐當初於草藥學未精，只是「很敢」幫人家看，遇上麻煩了，就跑回來請求支援，跟師父或較會的人請教，這骨要怎麼接、該吃什麼藥，再上臺北去幫人家醫。

〈訪問許肇元部分〉

許肇元今年三十七歲，四、五年前開始管理獅陣，因以前的陣頭散了，有斷層，而他本人對拳術有興趣，遂四處向村裡的老人請益，拳術、傢俬都學，但老人家一向就比較會

「放招」（即把招式隱藏起來，不教給別人），所以許肇元常到他們家拜訪，喝茶聊天等投其所好，再乘機請教他們一些相關問題；他自認他所學得的招式最多，而內在的功力則難講。他有感農村的內聚力逐漸消失，而庄頭沒人出陣，是件失場面的事情，所以招集同姓一些前後輩的人來練，教了二、三十人，最年輕的現在還在讀國中。但是出陣時考慮學生時間上的不便，還是儘量叫老的，出陣所收的錢，回來後大家分掉，約每人有六百元至一千元。在本庄出陣都是義務性質，例如國曆四月六日要迎彰化老二媽，本地會員很多，像里幹事黃松義就是老二媽會的董事，本庄分三角頭即中角（錢姓）、東角（謝姓）、北角（雜姓）共一百多戶人，一起迎媽祖繞庄頭。其中僅中角可出獅陣，東角大部份會花錢叫子弟戲來做。東角以前練江西拳，但自始至終只出過一次獅陣而已，是謝金山找了南投人謝朝清來教了二、三年太祖拳，在謝金波的厝前教，後來也有招獅陣，就出了一陣而已，在幾十年前就散掉。但在十多年前熱鬧時，謝金山曾請振興社的獅陣來表演，他現已遷去員林了。

而中角的許姓早在咸豐元年，即從南投營盤口遷來本地。在二二八事件後，中角的許姓（屬漳州籍）曾經和大竹園的許姓（屬泉州籍）武館發生械鬥，即人家所說的「上下厝許大械鬥」，原是個人比武發生糾紛，而導致群起的械鬥，起因於當時許賜爐從臺北回來，穿得西裝畢挺一副城市人很時髦的樣子，大竹園的人看到了，嘲笑說：「臺北人轉來喔！臺北人轉來喔！」許賜爐很生氣，就出手打人，也不知是把人打傷了、還是被人打傷，一場械鬥遂由此大打出手。

談到師承，許肇元認為他們的拳種屬於少林南拳，張清水的父親是西螺七坎的醉核仔師，醉核仔師共有三子，即員林的張俊傑又名進桔，他在二二八時親國民黨，出來保護外省人，因而勤習堂這個堂號一向支持國民黨，彰化市阿夷庄的張德崇（人稱阿露師），和來此教的張清水等三兄弟。一般的勤習堂鼓聲較「搶腳鼓」（即鼓聲較輕而密集），像廣東獅一般，所以較無攻擊性的；但張俊傑那一陣的鼓聲，鼓蕊較凶，拳套都是「出肢」的（即打拳時，手脚的力量都是直接向外使出），較有攻擊力。當然，屬同一堂號武館的人，一聽鼓聲就可分辨出敵我，而自己人總是都較講義氣、感情，大家相處也較熱絡、融洽些。

現在出陣的獅頭是張清水的「手尾」（遺作），他親手用紙慢慢糊成的，很重；在能力範圍內，所用的獅頭是越重越好，如此在和人家「會獅」，接別人的獅頭來舞時，若是比自己的輕的話，就可舞得很輕鬆、輕而易舉；但若是接到比自己重的，可就要很吃力而不討好了。而舞的是青獅，屬長肢，動作大，較死板、不活跳，但是在死板中用的是內力，很講求勁道；所以流傳一句話說：「太祖（拳）上驚鳳梨鏢」，因其招式變化較單調，容易被人看出而予以快速而銳利的攻擊之故。

而在醉核仔師家中子女，男的傳拳頭（如前），拳母是三角馬，女的則教藥。像許肇元的舅舅賴新舍（員林舊厝庄人）家裡即有打死回魂丹，專治鐵打損傷，頗有奇效。許肇元的外婆是清水師之妹，而清水師是娶許肇元的堂姑。

本庄的獅陣每年團體出去的，只有二、三次；而其它時間則是職業賺錢性質，被人調去當人手的，像許肇元是師父

級，常常被人家請去。另外老輩的，還有一位叫許接勳，今年快六十歲了，但身手拳腳仍很敏捷，有一次在鶯歌孫臏廟前「打拳頭」，打得很精采，有外國來的賓客還特地送他二千元的紅包。

八十年三月三十日訪問許印水先生（庄民），許新亭先生（六十二歲，成員），及許肇元先生（三十七歲，成員），周益民採訪記錄。

七、員林鎮

（一）員林鎮三條圳慶陽軒

光復後才有慶陽軒，受訪者江信勝十幾歲的時候加入學曲，由江九合祭祀公業出錢請老師來教，傢俬亦是公業出錢買的。學的人有四、五十人，都是三條圳江姓的人，江姓祖籍漳州府平和縣。最初是江萬火（已逝）當館主，他自己雖然沒有學，但由他負責一切事務。他死後沒人當館主，始由江信勝之父江賢通負責。慶陽軒已經二十幾年沒唱曲了，現在改為大鼓陣，屬江信勝私人所有。

最初是請萬年的張千守來教，他教了二館，在江信勝家教，都在晚上教，他來的時候，學的人要輪流請他到家裡吃飯，會加菜，請先生當然要豐盛一點，每晚來教，教完又回去。當時只有學曲而已，沒有學腳步，學過的曲有走三關、取五關、送子、偷桃。江賢通會吹、鼓及絃，是頭手。當時學的人現在都老了，學的曲都唱不成調，已二十幾年沒唱了，不過還會扮仙，因可賺錢。

後來慶陽軒的人開始學南管，是一名叫阿脚者來教，他

原住員林，後搬臺北，原在歌仔戲班。大約是慶陽軒學北曲之後一年，阿脚來教九甲仔，只教四個月，另有教七字仔、都原調，有教排場，但沒教脚步。阿脚之妻亦作歌仔戲，歌仔戲與北管沒有混合。

以前娶新娘，新娘轎前面多用八音，八音較「幼路」，用絃仔、品仔，娶新娘用北管亦可。民國四十幾年時，庄內有人要去當兵時，會用北管或獅陣送他去車站，較熱鬧。每年三月初二去員林福寧宮請媽祖，也去彰化請老四媽，江姓公所也有奉祀媽祖，自古即有，迎媽祖時，每戶要出公金，慶陽軒表演時會包紅包。以前江姓祭祖要殺豬，用北管，庄民要用陣頭，都是義務。現在大家都要賺錢，無論江姓「大公」或庄頭要用，都要收錢。

四十幾年前慶陽軒在員林公園曾與一園相拼，是從臺中來的，只拼了一天，要自己帶「布篷」，「館篷」要用竹子頂住，以前有「傢俬虎」。

江賢通二十幾歲開始學，不會唱曲，六年前去世，享年六十六歲，泉州寮阿鴻及埔心水同（現在埔心忠烈祠當廟公）與他同輩，較有來往。

因當天下午江信勝要出陣，訪問至中午即結束。

八十年四月三日訪問江信勝先生（四十九歲，大鼓陣負責人）、江進行先生（四十八歲，江信勝之弟），林美容採訪記錄。

（二）員林鎮三條圳春盛堂

最初是日據時代一位唐山師阿開，在本庄西邊姓江的那裡教武，他算是本庄人，教了好幾個地方；後來光復後是阿

龍（老龍）來教，教一、二年，學不成功，受訪者蔡銅鐘及其堂兄弟蔡銀洪都有學，江阿盛、臭耳也有學，張添進也是阿龍師的學生，後來他當館主，他三、四年前過世，死後即無人管理，因而解散。張添進未死之前還有十幾人可以出陣，但要調浮圳仔江金榮（拔元堂）、萬年溝外吳燄火（同義堂）或火燒庄的人手。

江木橋是老一輩學的人當中唯一尚存者，已八十幾歲，他與蔡銀洪之父，跟員林街的鄭聰成學過，鄭聰成曾在臺中跟義高師學鶴拳，江木橋是三十幾歲的時候跟鄭聰成學的，當時在街路江木香（已逝）之宅學，江木橋沒有教過徒弟。

春盛堂的獅頭寫王字，有些人也學傢俬。每逢三月初二迎媽祖要出獅陣，大公會包紅包，迎媽祖隨陣頭，有人包紅包則是多賺的，刈香也會出陣。張添進死後，都是請江金榮、吳燄火或是瓦窯厝之獅陣。蔡銅鐘本人在張添進當館主時就沒有參加出陣。

八十年四月三日訪問蔡銅鐘（五十八歲，成員）、江木橋（八十幾歲，成員），林美容採訪記錄。

（三）員林鎮浮圳仔和樂軒

民國三十六年，浮圳仔有興趣學曲的庄民二、三十人，組織和樂軒，請大饒里集雲軒出身的張清永（現年八十幾歲，尚存）來教，他教了二、三年左右，有時住在庄內，有時回家，沒有教作戲，此後就沒有再請別的先生，因此沒有學多少。「先生禮」是算稻穀，一館四個月，館金多少已經忘了，由學的人分擔，沒有頭人，樂器也是館員自己買。最初是在

受訪者江裕馨的隔壁，後來搬到江裕馨家來學。學的時候有拜祖師西秦王爺，學得不好，快散掉了，就把祖師的神位（一張紅紙寫的）燒掉，北管很難學，半靠天份。

現在會的人只剩下江裕馨、江炳林、江炳賢、江炳淵、江炳神、江聰夏，皆為堂兄弟，最年輕者五十幾歲。江裕馨二十五歲才學曲館，有些人不到二十歲就學了，他算是較年長的，現在出陣都由他聯絡，通常都是認識的人來請才出去，據聞以前庄內熱鬧，和樂軒出來庄裡就補助他們三千元，現在和樂軒已變成私的。不過，庄內每年清明前迎彰化媽，和樂軒一定出陣，遶庄時各戶會包紅包。今年八月半本里土地公生日爐主亦來請。庄內若有「好歹事」會出去，娶新娘會有排場，隨請的人包紅包，把紅包給調來的人手（外庄來），本庄的曲脚則不取錢。館員去世，要去「烏演」（日語奧援おうえんの諧音）。

和樂軒與大村鄉貢旗御樂軒及員林鎮湖水坑真樂軒較有來往。張清永老師教過浮圳仔和樂軒之後，曾去湖水坑教過，大埔厝也教過。和樂軒曾與東山鳳梨園拼過，民國三十七、八年時東山國校禮堂落成，馬舍公生日排場時相拼，那時和樂軒還有十幾人，兩邊另各自請人來助陣，當時和樂軒才學曲館未及一年。

浮圳仔江姓與三塊厝江姓同屬江東興祭祀公業，該公業在大峰里姜母山有公墓，每年春分要用豬羊行三獻禮，和樂軒必須去當後場，會用公金支給和樂軒，以為酬勞。江姓祖籍漳州府平和縣，十三世過臺灣，江裕馨為二十世。

·七十九年十月一日訪問江裕馨先生（連絡人），林美蓉採訪記錄。

（四）員林鎮浮圳仔拔元堂

江姓祖籍漳州府平和縣，大房在浮圳仔，二房在三塊厝，有祖祠濟陽堂。浮圳仔在清朝時代有「學仔所」（私塾），但日據中期禁止「漢學仔」（用臺語教中國古文）。拔元堂是祖傳，清朝時代就有，開基迄今一百多年，三塊厝武館為了不忘本，即用堂號為館號，但江金定十二歲時就分兩陣，對外比賽時就合陣。浮圳仔較重文，舊稱「學仔底」，有曲館，加上日本時代較不禁文，而較禁武，故武館較沒人參加。

拔元堂是在江金榮之宅學武，傢俬也都放在那裡。所學拳種很複雜，太祖猴拳、鶴拳（三角馬、軟枝）及太極拳都有。獅額頭上寫王字，下領畫太極，眼睛會發火，亦是祖傳，不是青頭獅，有「獅弄」（不叫獅鬼仔），用面具，但沒有猴面。傢俬什麼都有，長短都有，亦有籐牌。

現任館主江金榮，與受訪者江金定是堂兄弟。江金榮會「糊獅頭」，曾去南投市凹橋寮與草尾嶺教過，草尾嶺有女生學，浮圳仔沒有。

春盛堂與拔元堂是兄弟館，江金定高祖那輩開基，先設春盛堂，拔元堂是後來分出。

有祖傳藥方、藥簿，因江金定之弟識字，故傳藥簿給他，草藥只能代代傳給「親腹」（親生子）。藥方中有治打傷鬱氣、開脾等；也有治滾水燙傷，用鐵線草搥一搥，以開水攪混，敷在傷處，乾了以後，再用水濡濕，很有效；也有治惡性腫瘤（粒仔）的藥冊；若生「喉蛾」，早上用「雞膏哩」（雞屎）敷，一下就好；生齒蛇（牙週病）亦有處方，生奶花要用生藥。

江金定祖父克綏公之「阿媽」是從大宅黃姓嫁過來，人稱醫生媽，很會醫「囡仔症」，有藥簿，未嫁之前就會醫理。雖然不會接生，但會收驚，什麼神都拜，而且都用三跪拜。

江金定十二歲開始練武，一直到最近二、三年才沒有出陣。他也會醫理，但沒有「醫生牌」（行醫執照），故不敢開業。不過若別人隨便開館，他敢「拆榜」。有所謂藥探，用生黑頭十幾粒，有得肺癆的人吃起來像炒過一樣，很香，沒有得病的人吃起來滿嘴澀麻，張不開。

江姓因有武館，大家團結，嫁出去的女人不會被人家欺負。以前選鎮長，浮圳仔選票九成九會投同一人，一向較少支持民進黨，而是支持國民黨。到現在票仍然很集中，約七成左右，只有查某票（嫁進來的女人）及少年票比較會分散。選上代表、議員的人，獅陣會去祝賀，入厝也有出陣，都要踏四門、七星、八卦，最後收煞，就像扮仙要有扮仙尾，狀元「尪某」（夫妻）出來參神，即是結局。

二二八事件江姓沒有出來，因江姓在員林街人才很多，勢力很穩。從清朝時候就是這樣，文秀才、武秀才都有。

江金定阿祖如果用丈二一耍，可挑起三十幾公斤的水桶。江全春是江金定的叔公，他住三塊厝，功夫很好。十年前江全春出事情，生病之後，拔元堂就不再出陣比賽。江全春死時，「風水」（指墳墓）花了一百多萬元。十幾年前在中部地區的比賽中得冠軍（在彰化比賽）。江全春去和美教時，江金定曾跟著去二次。通常都是師父教到「半籠水」時，徒弟或後輩的人就去幫忙。和美人看到獅陣很「稀罕」，把紅包放在房內床上，獅陣要從門口弄到房間，獅頭入厝之後

，不可翻獅頭向門外，要一直進去，出來時，腳步往後退，等出了大門，再「翻頭」（回頭），此是「訣」，有言「新例有設，舊例無滅」。

另外，踏新獅頭時，請四門而已，不必開光點眼。要出陣時，要起馬、請馬，向獅頭獻金紙，要回來時，收馬亦要燒金。

以前出去比賽，要作團體服、包仔鞋、腳絞（綁腿）、腰帶、襪子，需花很多錢，議員、代表都要出錢。現在出陣，一陣三、四十人，通常只有二萬元左右，出陣賺的錢扣掉花費，剩下的當公金。要作睷獅，只有江金定及他二弟才弄得好看。江金定有六女一男，他不讓兒子學武，怕他到處去為非作歹。

以前拔元堂與勤習堂遇到就相拼，瓦寮厝原屬員林鎮，現屬埔心鄉，有勤習堂，與浮圳仔常常拼館，「洗路洗歸條」，大家都「顧館號」。所謂洗路，是雙方陣頭一直沿街表演，到有一陣表演得很累了，沒有人可接手，隊伍停住不動，那一陣就輸。武館拼陣時，像生番一樣，遇到車子亂停，惹到就拼。員林地區有三間歷史較久的廟宇，即東山馬舍公廟（鎮興廟）、員林媽祖廟（福寧宮）、埤脚五元宮，較有熱鬧拼陣的機會。

東山江厝與浮圳仔江姓，祖籍均是漳州府平和縣，但不同祖，江海蹄教的都是義順堂。浮圳仔拔元堂與三塊厝、大崙坑較常互調人手。

浮圳仔屬彰化南瑤宮老二媽會，去年在臺中過爐吃會，本庄有兩輛車去，約八十人參加。訪問當天適逢彰化媽（老二媽）去大陸刈香回來，過境東山、浮圳仔，家家戶戶都擺

出香案，浮圳仔拔元堂的獅陣亦出去。第二天（二月十九日）浮圳仔迎媽祖，依例每年都是在清明前，看日子迎媽祖，迎老二媽，獅陣要出去。馬舍公生日（九月十四日）則不會迎神，只有拜拜，獅陣不出去。

浮圳仔拔元堂之成員，有些是國小學生，也有「老歲仔」，江金定有時在本庄「湊教」（幫忙教），江金榮、江文語（三塊厝里長）則較有到外庄去教。成員大多有工作，一出去就要請假。出陣有時可以到一百多人。不過武館現在已經衰微了，只有 *Lyu shu* 仔（小癩二）才去學武館。

八十年四月二日訪問江金定先生（五十八歲，成員），林美容採訪記錄。

（五）員林鎮浮圳仔勤習堂

浮圳仔勤習堂的館主江朝和，現年三十四歲，約十八歲開始習武，當初是一個人到員林溝皂里勤習堂向張良（偏名良世）拜師學藝。良世師師承何人並不清楚，只知道是到深山拜師習武，習成之後再四處傳勤習堂，如二林、林內、王功、永靖、彰化阿夷庄，共十多個武館。其中永靖同仁村勤習堂的人得稱張良為姑丈。

江朝和到溝皂拜師十多年後，於民國七十七年回到浮圳仔組成勤習堂（永春國術館勤習堂），當時曾有三十個人來學武術，後來有些人當兵、娶妻、唸書去了，勤習堂的練習活動只好暫停，等待日後人手聚齊再展開活動。

武館在農業社會中比較容易延續下來，因大家主要是作農，可以因應出陣活動而將農事提前或延後一兩天，時間較能彈性運用，但現在是工商社會，很多人上班，若出陣的日

子不是假日，就得請假，老板也不高興，所以目前不容易傳館。

以前拜師學藝，得交錢才行，現在師父要煮點心給徒弟吃，不收先生禮師父禮，也沒人要學。江朝和自己不收錢義務教，只得到名聲、有面子而已。若出一陣拿兩萬元，大夥均分，一人只拿一千多元而已，孩子也難過，不能當正式職業，自然很難傳下來。江朝和自己從事輪胎壓模已十多年，得有正當職業維生才可談其他的。

一般正式「荷館」要拜祖師，勤習堂是拜達摩祖師，事先看好日子，到時才呼請祖師安神位。

浮圳仔勤習堂雖然成立僅三年，但每年皆出陣，主要是應員林國小附近震善堂（主神為玄天上帝）的委員邀請，當初是迎媽祖時，見勤習堂的成員年輕有衝勁，出陣架式很有看頭，所以連著三年都請勤習堂出陣，護送震善堂的太子元帥到高雄三鳳宮刈香。由於勤習堂今年人手較不齊，所以雖然有人請出陣卻不敢接，若要「硬接」，必得五、六個勤習堂的兄弟館湊合一陣，才有辦法出陣。

江朝和認為傳統國術及接骨技術，有其不可忽視的功能，儘管西醫、中藥師有醫學理論與學歷作支持而批評國術界，但政府至今卻無法全然否定國術接骨術之醫療功效。

八十年十月十七日訪問江朝和先生（三十四歲，館主），李秀娥採訪記錄。

（六）員林鎮東北里義順堂

東北里義順堂成立於日據時期，當時是聘員林南東里江厝義順堂的海蹄師（江海蹄）來教，然而實際負責教武術的

是大村鄉黃厝村的廖新房，廖新房稱海蹄師為姊夫。海蹄師四處教武較沒時間，而廖新房則常來。

受訪者為義順堂負責人林如松（圖二十三），本名林朝陽，日據時被戶籍人員改名林如松，現年六十五歲，他十四歲時村人正在學武術，很想參加，但因學生時代在外與別人發生衝突打架，別的家長來投訴，致使父親反對他學武，怕他惹上麻煩，父親林頂安是個老實人，也沒學武。雖然其父反對，林如松仍很用心看師父所教的拳套暗記心中，直到光復初，父親相信他不會鬧事才開始正式習武，但只學了兩館而已，當時約有四十多個人，儘管如此，海蹄師卻很看重他，因他用心反應靈敏，學得比別人迅速，每次出陣皆會找他參加。目前東北里義順堂的獅頭即是海蹄師教林如松製成的。

以前拜師學功夫得為師父準備點心、煙、茶，現在做師父的很難，因為學生要求愛心的教導，語氣不能太兇，年輕人怕吃苦，不能有始有終，所以也不願隨便教。但他很贊成自己的孩子學武術，因時代漸漸變亂，出門在外學點防身術也很好。

曾有幾個國中生看東北里義順堂出陣時，舞獅舞得很好，要求林如松教他們舞獅，林如松認為若武術的基本動作（腳馬）沒學好，就練舞獅，並不能真正舞得好，因此要求他們先練基本動作才可，學生怕辛苦而作罷。

義順堂學太祖拳，拜達摩祖師，平常並沒奉祀，而是開館時再呼請達摩祖師。

東北里義順堂時常應邀出陣，如大峰里的廟來邀請過，也曾到高雄三鳳宮、鹿港媽祖宮、臺北關渡媽祖宮、竹東獅頭山等地刈香。東北里的慈法堂（主神為玄天上帝）一年一

次在正月四日迎媽祖熱鬧。

另外位於南東里的鎮興廟拜輔順將軍（馬使爺），生日是九月十四日，熱鬧迎神也會去參加。而黃厝庄義順堂，因為老一輩的過世，新的一代又沒學起來，成員較散，會要求東北里義順堂去幫忙，由兩館合作湊熱鬧，今年東北里義順堂便去幫了兩次。

·八十年十月十八日訪問林如松先生（六十五歲，師父），李秀娥採訪記錄。

（七）員林鎮東山鳳梨園

〈訪問曹長春之妻部分〉

東山鳳梨園於戰後不久就成立了，約有四十多年的歷史，以前由曹長春的姑丈組織此館，因他是有錢人，出錢請老師來教並買傢俬。請老師來教須負責老師吃住，所以大家學得很認真。現任館主曹長春現年五十多歲，自國小開始學曲，目前有教學生，多為老人，幾乎每天晚上都在廟裡練，免費教學生，只為了不讓這技藝斷了。以前也曾上棚作戲，出陣皆義務性的，傢俬都放在館內（曹長春家），戲服是租來的，以前「好歹事」皆出陣，好事較多，有錢人娶妻皆出北管子弟戲，現只有排場而已。

現在的人較愛大鼓陣，較熱鬧，所以二、三年前設大鼓陣（圖二十四），通常出陣用大鼓陣，只有老人愛聽時才出北管。現在社會較現實，出陣都要錢，自己子弟不夠還到外庄調人，現在在本庄及外庄媽祖生日、拜拜熱鬧都會出陣，出陣費用留一些做公金，其餘分給各人，現在出陣，大鼓陣四人，北管陣五人。目前鳳梨園固定的人不多，有些有工作，有

些搬走了，但因以前學的人很多，所以要調人的話，本庄的人手還是夠。庄內廟宇叫出陣不講價錢，隨廟方包紅包，喜事一定要講價。窮人則隨人家意思。

·七十九年四月三日訪問館主曹長春之妻，劉秀玲採訪，陳錦豐整理記錄。

〈訪問曹長春部分〉

受訪者曹長春今年五十四歲，鳳梨園在他十二歲時立館，而他自己則在十四歲開始學曲。當初招募開館的人為林朝湖（為曹之姑丈，是村裡頭人，曹亦有一舅舅當做過議員，可見其家族為地方之望族），他因為其個人興趣、喜歡，才來做這件事情的，不但負責先生禮師父禮，連傢俬、茶、煙等日常費用皆由他出，因為他家富有、為人豪氣、出手大方。

師父為臺中市人，出身新春園，名叫林石蓮，約在四十年前來本地教了四、五年後，才回臺中。他住在館主林朝湖的家，教學期間，教絃、吹、脚步、唱曲；先前也有教做戲，雖然人手不論前、後場皆可上場，可是不專門，大部分要去臺中那邊調人，才能做戲。所以有時跟老師到臺中、員林四處表演。戲服現在仍有留下來，不過，都是新春園留下來。

最初學的那一輩，總共有上百人，到現在還有二、三十人，其間有段時間沒有人學，直到曹長春出來再招人來學，再新傳的差不多有四、五十人。曹長春以前做「土水」，受傷不能再做粗重的工作，所以回來重習故技，他現在亦在貢寮東安國小教北管，是國小四年級的學生，約有二、三十人。他說這是應校長邀請，同時也為了學生能於課餘時間有些

娛樂的事情可以做，所以才去教的。在每個星期三、六去教二個鐘頭，教嗒鼓、唱曲，也有女生學，指導費教育廳有補助。現今學生已學得不錯了，不但可為村廟出陣，星期六下午、星期天也可以正式隨大人出陣了。他說現在的小孩子比較聰明，他又把古樂譜按照五線譜、簡譜重新編過，所以學生學得很不錯，他還準備幫學生報名去參加比賽。比較起來，小孩學得快，差不多半年即可唱曲，當他會唱曲後，學得更快，記憶力好的緣故，但比較不能表達感情，像「唸冊歌仔」一般照本宣科而已，不像青年、老的較會用假聲、情感來表現。但是現在少年的不願學、老年的學得慢，還要經常用煙、酒去招待，很是麻煩。曹長春認為吹最難學，絃仔則較易，因為只要學會念譜、抓得住節奏，學絃就快多了。吹還要會吞氣、吐氣，故較難。至於口白部分，大部分語音和國語相同，只是要連音和聲調有所差異，並且偶而會插進幾句臺語。

曹先生當初學的是小生，擅長戲碼是雷神洞、羅通掃北，而現在為了要教人家，扮仙、小旦、丑都會了，吹、拉絃亦重新複習，並比以前更會一點。

東山除了本地村廟的活動之外，參加彰化老四媽會、老二媽會、大甲媽等，只要是神明出門，就有出陣。像這次南瑤宮老二媽去湄洲刈香回來遶境，就一連出了三天，在接受訪問的同時，他已派出陣頭到員林高速公路交流道去等老二媽回駕了。

平時有拜祖師西秦王爺，並有金身和香爐，夜晚先點香拜了祖師再練。因為以前先生禮師父禮、傢俬都由館主出錢，所以人家請出陣的費用紅包禮都交給館主。即館主出資把

師父請到本地來，讓要學的人不用勞途往返，走很遠的路去別的地方學；而凡有興趣的都可以來學，不過往後的出陣即屬於義務性質的。

大部分出陣都是爲了好事，像入厝、聚某才有排場，喪事只有年老而死，或家裡很有錢才用北管。有時大場面一天就要一萬多元，現在出陣收的錢，回來大家分掉，差不多一人一天最少要一千元。因爲有熱鬧通常是好日的緣故，要四處趕場，排場會排整天。原則上，有錢的出高價碼就多做一點，沒錢的有時就做義務的，不過很少這樣就是了。現在不像以前有比賽、拼館的刺激，有時後場就只有主吹一個人在撐場面，其它人只是比手劃腳、濫竽充數而已，光看出錢多、人多是有用的，曲藝好歹已少人能分得出來。鳳梨園目前的人數夠，出一陣北管本庄人手即可應付，只有當要出很多陣時，才需要向別庄調人。埤脚、下茄荖也曾來調過人。

因爲費用、人數的關係，最近較流行大鼓陣，差不多五、六人即可應付，一般行情是一陣收費六千元。車錢一千六百元，一人可分九百元，今天因自己的車子在村廟附近的交叉口，停在路邊被撞了，外借車子去出陣，車錢就二千元，一人只能分到六百元。

拼館又叫「軒園咬」，其實一樣是北管，曲目一樣是三仙、天官、醉仙等，軒園同出一源就像兄弟一樣，會相拼乃是互相較勁、激勵學習成績，以及爲了地方的聲望和面子，同時，在互相「冤家」相拼的時候，會由各地找同是園、軒的人來支援，可連絡地方和地方間的感情，而且人越來越多，場面、觀衆也更熱鬧了。一般情形下，園的都會贏軒的，因爲

園的傳後進較多的緣故。以前軒園派系分明，現在都混在一起互相調人了。像以前浮圳仔的和樂軒、大村的集樂軒、埤脚的新樂軒，都來東山調過人，甚至臺北的集樂軒亦來找過一次。最令曹長春記憶深刻的拼館，是在三十多年前，在員林公園一連拼了一星期，光是米就吃了好幾包。

關於國樂，曹長春認爲可分做：北管、南管、客人調。南管、北管的不同，主要因在大陸分居北部、南部之故，首重方言、口語之差別而有腔調的不同而已。北管是喜事用的，現在喪事大部分出大鼓陣，只有八十歲以上死的人才可以用北管。南管一樣也唱西皮，不過韻不大一樣。現今在彰化地區的北管，至今還在的，東山就是鳳梨園；社頭老人會，由社區老人在街仔組成，但沒有開館；埤脚村廟的軒還在（可能是新樂軒）。

另外曹長春在臺視星期四下午三點到四點的節目「戲曲你我他」，介紹地方戲曲的節目中，經常露臉，因爲他們找北管經常找上他。

在曹家客廳掛了一個獅頭，是今年已八十四歲的曹長春的父親以前糊的，據曹長春解釋，掛在那邊，因上面有七星八卦，和照妖鏡一般有破煞的功能。按理他父親應是武館出身的人，不過詳情他並不清楚。

本地的武館在附近榕仔公廟後面，今天亦出陣而找不到人，其鼓亭放在榕仔公廟那邊。

曹長春說鳳梨園前年正月十五日曾代表彰化地區（以雷震天名義）去臺中公園參加北管比賽，得冠軍。那時是每隊各排場四十分鐘。

八十年四月二日訪問曹長春先生（五十四歲，館主），周

益民採訪記錄。

(八)員林鎮南東里江厝義順堂

〈訪問江進學部分〉

義順堂是私人武館，祖傳的，江氏開山祖十六世渡臺，來臺灣已有八、九代，當時爲了顧身體、防壞人，所以學功夫。

受訪者江進學二十歲才學武，其父沒學，當時在姓江的大庭裡學，約有四、五十人學，晚上練習，認真的人十一、二點才走。師父江啼是其叔叔，他也是向上輩的人學的，學得很好，曾出去教過武館（東北里、中東里）。傢俬都放在「公媽堂」（公廳），學的人都是江家的人，所以不用錢。

光復後最風光，一出陣就有四、五十人，現在沒人要學，快散了，剩下一些「老歲仔」（老人），媽祖進香，神明生，做熱鬧仍有出陣，約一、二十人，都是江家的人，出陣有收錢，看人家包多少，回來分一分，留一些當公金，江坤雄爲總理一切事務兼管錢的人。義順堂只有好事才出陣，不曾爲喪事出陣過，本庄要用陣頭則由村長下聘書來叫，包一些紅包給我們，多少都有拿錢，也有別庄（林厝里）來叫跳媽祖。

祖師爺是太祖，用一張紅紙書寫，晚上練時大家都拜，拳種屬太祖拳、猴拳。庄內只有這個正館，差不多近十年沒人學了，快要散了。

·七十九年四月三日訪問江進學先生（六十多歲，成員），劉秀玲採訪，陳錦豐整理記錄。

〈訪問江坤雄部分〉

日據時代初期江坤雄的阿公江榮及三塊厝之江赤牛，兩人同拜一個師父，是唐山師，後兩人分別在其村庄設館，江榮設義順堂，江赤牛設拔元堂，現其後代各自「接館」，大致上義順堂約有一百年歷史。江榮之後，由其子江啼接館，江啼爲江坤雄的堂伯。江啼廣在各地傳館，遠到嘉義小半天、高雄旗山，近在振興里、中東里、東北里及大村鄉黃厝庄，所傳之館皆爲義順堂，其中中東里義順堂已較荒廢。

義順堂是武館與獅陣合一，多傳江姓子孫，江坤雄是第二代館員，可以教人，但只在本庄教，不會出外庄教。在庄內教沒有館金。現在較熱心學的有二十幾人，也有十幾歲的，也有年紀大的。

江坤雄是十七、八歲的時候學武館，當初在江厝大庭弄獅，練武多在冬天，故在厝內練，老師沒來也可以自己練，那時有五、六十人學，光復之初最「熱館」（武館的活動最熱烈），因日據時代末期日人禁止，故光復後大家愛學。學時以四個月爲一館，學的人不必出錢，因拳術是祖傳，同是江姓種德堂的人在教在學。他說當師父的人沒有很聰明的，因「沒巧」故「認份」，認真學認真練，才能當師父。現在的小孩子都很聰明，學得很快。

江坤雄說埔心鄉瓦寮仔勤習堂在二二八事變時，曾保護臺中縣長于國楨（當時還沒有彰化縣），那時老百姓打外省人，但勤習堂保護外省縣長，故光復後勤習堂非常興旺，東北里、南東里都設有勤習堂，浮圳仔勤習堂即是瓦寮仔勤習堂分出。

他說浮圳仔原本有春盛堂，現在「荷」三塊厝（鎮興里

拔元堂的旗號，自己原來的旗號不要，江坤雄說這是背師的做法，春盛堂的老師是阿山（suay）師。

三塊厝拔元堂較有「發揮」，江赤牛之孫江榮宗現任代表會主席，江榮宗之子為學校老師，沒有學武，大崙坑拔元堂是三塊厝拔元堂分出的。

南東里現任里長盧先生家有一「暗館」，名忠英館，暗館之意是無獅，只有學功夫，例如浮圳尾（西東里）有一暗館，館主柱仔，練義高拳，沒有出陣。

盧里長的舊屋內掛有一獅頭，是青頭獅，他說南投包尾的獅是「正」（真正的）青頭獅，功夫好，擋得住人，所以整個獅頭都是青的。

江坤雄說義順堂不會與人拼館，只有勤習堂霸道，優越感重，比較「靠勢」，較會與人拼館。義順堂與同義堂的人較友好，常常互相調人手。此外，東北里、振興里之義順堂的人，他們也比較有辦法調。他說振興里之武館本是暗館，因請同義堂的人來教「獅套」，故用同義堂的旗號。暗館比較注重武術功夫，有時出陣，就用別館（習獅套）之旗號。江榮設館之前，江厝就有暗館，只學功夫，他與江赤牛拜師的原因是為了學弄獅。

南東里分江厝、林厝、黃厝、及圳岸下四部分，江厝有義順堂，黃厝原有勤習堂，現在沒有了，林厝及圳岸下都沒有武館，但光復初，在江厝習武的，有十人是黃厝的人。

以前義順堂出陣都是由江坤雄召集，去年因為江其華競選里長失敗，認為江坤雄支持盧里長，因而怪罪江坤雄，遂告他侵佔武館公款，現在江坤雄為避開是非，已不管義順堂的事。

南東里自古即有兩館，每年九月十四日迎媽祖，二陣都要出來，義順堂的人會請別館的人來相助，林厝勤習堂也會請埔心鄉瓦窯仔勤習堂相助。林厝勤習堂是光復後才學的，只維持三年就沒有了，因成立一個館要花好多錢，現在只有義順堂在迎媽祖時出陣，獅陣到各戶「添神」，會有小紅包，收入一部份留作公金，其餘則分給館員。獅陣通常不參與喪事，只有知己或師父去逝時才出陣，師父過世，獅頭要結紅帶，「送出山」（送殯），葬後獅頭要燒掉。據聞永靖鄉陳厝厝之師父過世時，來送喪的獅陣有很多。武館也有排場，起碼要四、五十人，晚上排場要二個鐘頭，一次三、四萬元。

·七十九年十月一日訪問江坤雄先生（六十三歲，前任管理人），林美容採訪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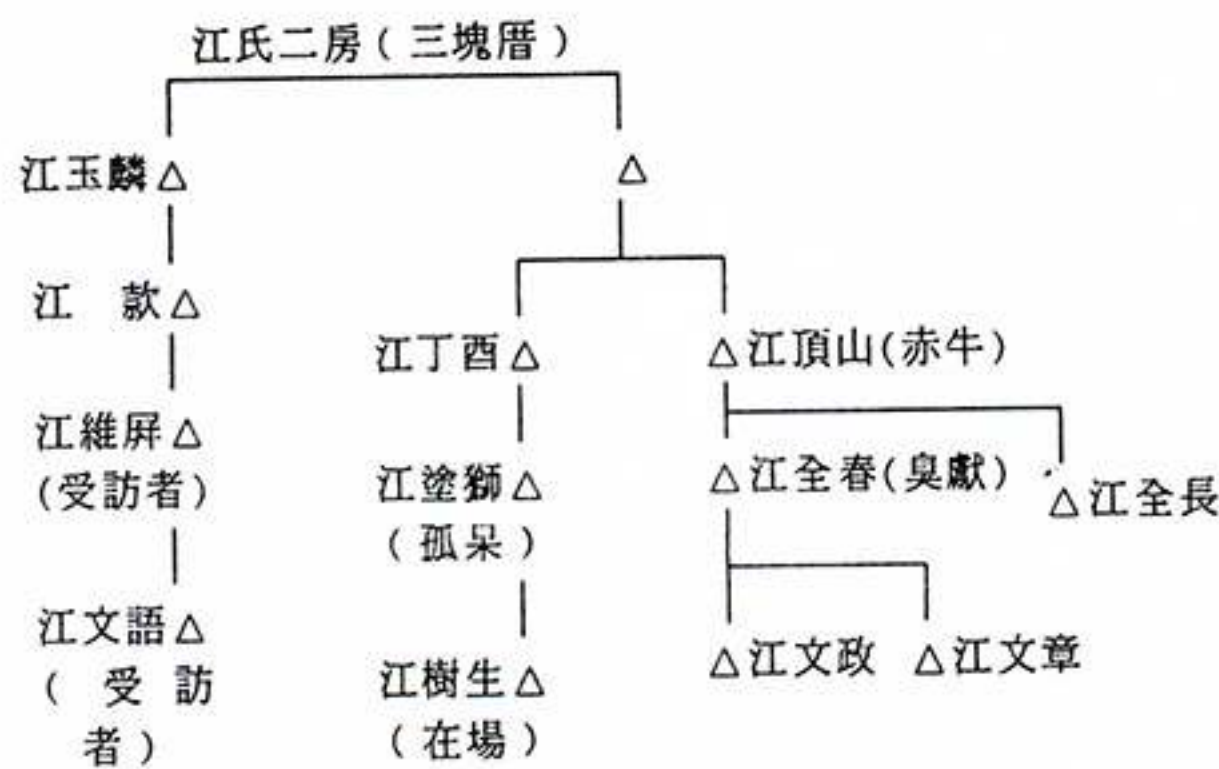
（九）員林鎮南東里林厝勤習堂

本庄勤習堂於光復後開始練習，由三條圳（三橋里）天帝堂堂主賴阿久（其子現任里長）及埔心鄉東門張田鑽（已逝十幾年）來教，教二年，有二十幾人學，當時學的人現在都已六十幾歲了。勤習堂是在本庄一八八番地林合元之宅練習，學的人不必出錢，老師也沒有收錢，因大家認識，只有練習時煮點心給老師吃。

林厝居民姓林較多，祖籍漳州府詔安縣。現在南東里只有江厝還有獅陣。

·八十年四月二日訪問林紓先生（近七十歲，庄民），林美容採訪記錄。

(十) 員林鎮三塊厝拔元堂



拔元堂自江丁酉時代即有。江丁酉之弟江頂山(偏名赤牛)曾在三塊厝與唐山師(外省人)學拳，後曾至臺中四張犁、員林火燒庄、芬園鄉大竹園教授拳法，並曾舉行正式開館儀式。江頂山與江丁酉兩兄弟的功夫令地方上的人，相當服氣。江頂山之子江全春曾至上海學拳，娶廈門人爲妻，做生意失敗後，曾爲「鳳梨販」，有一次與鳳梨會社社員發生衝突打架，由水池跳出，大出風頭，後來做中醫師且領有醫師執照，與其父江頂山兩人皆懂草藥醫術。拔元堂祖傳是太祖

拳，鶴拳是由江全春學回來的，他外出教授之地點有大崙坑、和美、凹窩寮(南投)、旗山等地，六十幾歲就死了。在

外地教授時，常遭當地不服的人挑戰。

受訪者江維屏(圖二十五)的功夫學自江頂山，自十五、六歲開始學拳，現年八十二歲，即約當六十五年前開始練，那時因日本政府不讓人用武器，查到的話要沒收，因此只能偷偷練。他曾與江全春一起出陣。光復初期因鼓勵陣頭，一年有十多次的出陣機會，有通知必出，以前出陣要獅旗傢俬，現在出陣沒有用傢俬。江維屏剛開始學拳時有十幾個人學，只有一半的人學成，他曾教過地方上的子弟，民國七十九年其子江文語(圖二十六)曾教授四十多個國中學生，後因學生開學，便放棄了。現在學武對家庭沒幫助，年輕人要讀書、工作，怕影響未來前途。在場有一位江樹生，他年少時好鬥，祖父江丁酉便不傳他拳法，後來服役完畢，才傳授他一套獅套，但仍未授拳，他很會弄「獅鬼仔」。

江頂山出外授拳時，曾與人發生相拼事件，那是他到四張犁教授時，與唐山來之拳師所僱用之綁籠籃(餐桌上覆蓋飯菜之竹器)的唐山人，發生衝突，江頂山嫌其綁不好，唐山人便捧走江頂山之香爐，於是江頂山打了一套猴拳展示給那唐山人看，他便知難而退。但近年並未發生過拼館的事件，光復後，曾有一次爲了竹籬的竹尾太長，長到三塊厝這邊來，埔心鄉瓦寮厝勤習堂，全庄來打頂山，丁酉與頂山聯手對抗。頂山活到八十幾歲，丁酉亦活很久，日據時代他是「農會頭」。

拔元堂拜太祖先師及白鶴先師，練拳時間多在吃過晚飯之後，於江頂山之舊屋練習，四個月一館。荷館時每天

都要練，未開館時則隨便時間，拔元堂除館主外，並無組織，以前開館學費隨意收，出陣時地方人士會包紅包。拔元堂大多向江全春所教授之南投凹窩寮調人，很少至別庄出陣，因開支較大，清明前迎媽祖各庄頭皆出陣，以前之時日為三月。

目前江全春之子江文章（川達鞋廠負責人）家裡有奉祀達摩祖師。

獅為青頭獅，以「土紙」為之，因角度無法以鋁板做成，有獅鬼仔，江維屏並於現場表演獅鬼仔，青頭獅與紅頭獅（獅頭全紅）不同，有固定表演方法，獅陣的表演名目有：拜神、四門、咬鬚、洗脚、咬火、睡獅，而獅頭入新厝踏八卦是為了好彩頭，喪事便無此舉。

獅頭出陣稱「起馬」，要燒金，出陣後回來，稱「落馬」，也要燒金。本館出陣主要以神明生日及刈香較多，入厝也會，一般婚喪則不參加，只有師父級的人過世才會，如江全春十多年前去世，所有兄弟館的徒弟湊集一百多人，為其送上山，甚至撿骨時也如此熱鬧一番。

本館曾於民國五十七年慶祝彰化地方法院成立時，參加民間藝術比賽藝技組成績得第一特等獎，當時是由江全春帶隊，鎮長江清泉兼該項活動的主任委員。民國八十年南瑤宮老二媽會往大陸進香，回駕東山遶境時，三塊厝拔元堂出陣迎接（圖二十七）。

昔日館派區分很嚴格，現在則不會，有需要出陣時，會互相合作交流，與三塊厝拔元堂較有往來的武館如下：六分寮同義堂、崙仔尾春盛堂、凹窩寮拔元堂（現也較散）、大峰里拔元堂、浮圳仔拔元堂、竹篙厝春盛堂（現組織較散）

、草尾嶺春盛堂、和美打鐵山拔元堂（現在也較散）。另外本館也有人到板橋市成立拔元堂。

· 八十年一月二十三日訪問江維屏先生（八十二歲，成員）、江文語先生（堂主，鎮興里里長），鄭淑儀採訪記錄；八十年八月二十五日李秀娥再訪。

（士）員林鎮大崙坑同義社

本社成立於日據時期，歷史較大崙坑武館拔元堂還早一些，當時受訪者黃允堃約二十來歲，一群朋友時髦好打扮，很喜歡看九甲戲，戲班演到那裡便跟到那裡看，甚至喜愛到把戲班的戲籠搬回家。所以一群年輕人就決定學九甲戲，並請員林著名藝人九甲生（本名不詳）來教，教了十多年，不論是唱曲、樂器、身段等皆有學。

學了一陣子後，便因大家有志一同，而取名「同義社」，並推江猛為堂主，社團活動期間一直由江猛負責管理，江猛人很聰明，學戲曲很快，曲館的傢俬一直放在他家，直到他的舊厝（在全坑觀音媽廟後）倒塌，傢俬全被埋在土中，江猛已死十多年。本社在日據時期極為活躍，大崙坑的文武館在地方上頗負盛名，直到戰爭期間，局勢緊迫，日本人也禁止活動，便自此解散，不再活動。

當時參加曲館的人有：江猛（館主）、黃允堃、黃允三（為黃允堃堂兄，是名好拉答手）、江續（江猛之甥）、黃阿界、黃水淑、黃水秀、黃清霖、張乾、黃鍊、黃朝慶（聰穎，絃樂手）等，除了以前搬到外地（臺北、花蓮、臺東）的部份社友不詳外，至今碩果僅存的只剩黃允堃一位了。

以前出陣時很熱鬧，大都在中部一帶，詳細地點已忘記

，參加熱鬧時多不拿紅包，而是吃一頓再回來，後來有收部份紅包，皆歸入公金，大家不會計較要分紅包，而公金則留著買傢俬、旗等出陣所需物品，不夠的部份再由社友分攤，以前一人約出資四塊五毛，合資買傢俬。

日據時期某年「天公生」，在芬園鄉寶藏寺排場，師父九甲生後來教的兄弟館豬母坑曲館被邀請參加排場，豬母坑便邀請本社助陣，本社有十多個人去參加，因拼館拼贏，對方不服氣差點就打起來，還有人跑回來本庄調人手，幸而後來被制止故沒釀成事端。

黃允三在兩三年前，希望黃允堃之子黃懷寶（參加拔元堂）再召集人學曲，他願意教，但黃懷寶知道現在沒人要學而沒召集，未料黃允三卻於民國七十九年去世，故曲館一直沒有傳下來。

·八十年八月二十五日訪問黃允堃先生（八十三歲，成員），李秀娥採訪記錄。

（三）員林鎮大崙坑拔元堂

大峰里分成三坑：大崙坑、麒麟坑、阿寶坑，舊屬大崙坑管轄，而拔元堂則位於麒麟坑內。本館歷史自日據時期就有了，最早的師父是唐山人，人稱卻師（音譯），接著是鎮興里拔元堂的江丁酉來教，之後江丁酉之弟江赤牛（江頂山）也來教，至戰爭期間停止活動，而光復後才又重新開始，在二二八事件後，則由江全春來教，全春師曾至廈門研究武術再回臺，約四十歲時來大崙坑教拔元堂，教了近二十年，至五十九歲身故為止。之後就沒再請師父來教，全春師生前對弟子們相當照顧，不收出陣所收的紅包，弟子也不用特別

為他準備點心，更會自掏腰包為弟子治病敷傷，很大方，故弟子們非常懷念全春師，他逝世時，弟子們聯合出陣送到山頭外，連「撿金」（即撿骨）時也照樣出陣，當時所用獅頭披麻戴孝送喪後，仍帶回來沒燒化。全春師生前也教過三塊厝、和美、南投半山一帶及其他地方。

受訪者黃碧（偏名長久）職業為菜農，目前為麒麟坑拔元堂的負責人，武術家學淵源，祖父黃煙，父親黃獅，弟弟黃朝合（現年五十五歲），皆為拔元堂的成員，所以在他家練習最久。黃碧現年五十八歲，約十一、二歲開始學武術，當時有三十幾個師兄弟，但沒有女孩子學武，不過他認為女孩子也適合學。目前年輕人不願學，老人也不願教，而他本身置身於外，因學武固然可以健身兼娛樂，卻比不上現代的槍隻厲害，他自認已退隱十幾年，並任恆鳳慈惠堂的負責人。但拔元堂目前仍然出陣，每年二月十五日「媽祖生」會出陣迎熱鬧，刈香時也會參加，其他入厝、工廠落成等則只出獅頭、鼓、旗號，傢俬則收起來不用。

目前出陣因為人手湊不齊，很難完全由本地的人出陣，大都與兄弟館三塊厝拔元堂、浮圳仔拔元堂、及南投市樟普寮同義堂、六分寮同義堂，互調人手，湊合一陣約可出五十個人，看是誰接辦的活動，由其出面，其他有空的互相幫忙。出陣範圍幾乎全省都跑遍，臺北、高雄、花蓮（慶祝蔣經國就任總統）都去過。本館從未跟人拼館，但在民國四十幾年時，曾參加鎮、縣、省武術比賽，且得過冠軍。

拔元堂習太祖拳，以前有拜達摩祖師，現在沒拜了。昔時公金放在館主那兒，黃碧也曾代管五、六年公金，後因有的館將公金借人收利息，結果被倒了，後來決定不放公金，

出陣收入全部分給成員。

全春師有銅人簿，但沒傳給麒麟坑的拔元堂，而是傳給三塊厝拔元堂的江文章（全春之子），銅人簿不隨便外傳，只有知己的才會傳。

·八十年八月二十五日訪問黃碧先生（五十八歲，負責人），李秀娥採訪記錄。

（五）員林鎮番仔崙雅聖軒

雅聖軒約在一百多年前成立，「雅」字代表村庄的名稱（現名崙雅里），最早是空仔堯自崙頂（現稱頂潭）回來教，約教了二、三個月，有二、三十人跟他學，但大家都沒學成。日據時代火燒庄阿永（張清永）亦來教過，當時學的人有老堯（姓張，石頭之父），他打嗒鼓，及張塗，歎吹。民國四十多年時，請萬年里人阿守（張千守）來教，約有一、二十個子弟，包括張天朗（二脚仔助，已逝）、厚皮（姓張）、及張天鹿（學吹，去年過世），由張揚擔任館主，張阿守來教了一年多，據受訪者張錦嵩和林煥探說，這十多人還是沒學成，因為張阿守和空仔堯一樣，都不是什麼頂尖厲害的老師，張阿守教完後，雅聖軒就漸漸地散去了。

雅聖軒練習的場所現在在的代天宮宮址所在，該廟以前是土地公廟，名為福德祠，民國四十八年改為天聖堂，拜關公，此時雅聖軒已無，民國五十一、二年又改為代天宮，拜聖母媽祖。那時的土地公祠就是曲館的所在，樂器由村裡的人樂捐公買，放在土地公祠裡，誰想學就可以去練，不過請先生的錢是由團員自己出。

村裡的「好歹事」（婚喪事）雅聖軒都會義務幫忙，迎

媽祖也由雅聖軒打路曲，會收紅包，老師分得較多，其餘的由團員平分，不過雅聖軒只會打路曲，至於對唱以上就沒辦法了。

當時雅聖軒的成員有張封槌（打嗒鼓）、張哲（二手鼓）、張宗更（鑼）、張天祿（吹）、張灶（拉絃）及張輝宗、張錫烹等人，這些成員均已歿，目前大概只剩張厚皮，現年五十多歲，他在十五、六歲時學過，但也沒有學成。

雅聖軒散去的原因，是因為沒組織，庄裡沒有有錢人在幕後支撐，而且也得不到他人的捐獻，同時年輕一輩尚在學就讀的關係等諸原因，一旦缺一、二個人就沒辦法，而庄裡的人為了事業或工作賺錢根本難以聚在一起，雅聖軒遂散。

日據時代，約六十年前，軒園在員林公園相拼，由員林商工會支持，甚為有名，如豬仔商、雜貨仔商、布商等各有一團工會支持，出錢請軒園相拼。相拼的時間以七月最多，也有真人表演的藝閣。

·八十年一月二十三日訪問張錦嵩先生（六十六歲，崙雅里里長），林美容、許雅慧採訪記錄。

（六）員林鎮番仔崙同義堂

〈訪問村眾部份〉

日據時代即有同義堂，大正初年或十幾年的時候，臺中二哥的門下陳春成來番仔崙教，學成的有五、六人，即張洛書、張有明、張葛、張塗城、蔡琪茂，當時在張氏公廟清和堂練習，除了張人傑及張金粟這兩人還在，其餘都過世了。現任里長張錦嵩，現年六十六歲，他說民國三十五年他曾學武，是跟張塗城學的。

每年二月二十四日番仔崙都請南瑤宮老二媽（本庄有老二媽會員，庄內已奉祀老二媽），現在每到三月初楊上雄就開始教武，迎媽祖可以用。

番仔崙用同義堂的獅，因地緣關係之故。白鶴門是大陸福州天德寺來臺的四個兄弟所傳，即二哥傳臺中，義高傳虎尾，阿鳳師傳鹽水，另有一人傳柳營。二哥門下，陳春成已死，陳建山還在。

·八十年一月二十三日訪問村眾，林美容採訪記錄。

〈訪問楊上雄部分〉

受訪者楊上雄六十一歲，阿公是楊昆火，生六個兒子，依次是楊六經、六壬、六藝、六遜、六郎、六龍，楊上雄是六經的兒子，楊昆火賣地請唐山師廣東的羅乾章來教少林十八羅漢拳，是在陳厝厝教，大約在日據時代之前十多年，後來楊昆火又至雲林、彰化、嘉義開館，現在六郎在員林社頭教書，六龍在發源地陳厝厝的同義堂，而楊六經已死二十多年，楊上雄的功夫學自其父。楊昆火請唐山師父來教拳，亦有教草藥、中醫術，昆火傳給長子六經，六經又傳給上雄，六經、上雄亦承父嗣到處授館，上雄後搬至員林，三年前被聘至番仔崙民安宮管理，民安宮拜五顯大帝，而番仔崙的同義堂，以前就有了，昆火、六經都在此教過，上雄則是三年前才至此教，是里長請來的，而獅頭、堂旗都是里長新買的，並無兵器。

去年開館，有三、四十人參加，大都是十多歲國校生，只學了一館（四個月）就停止，訓練處在里長家，不太成功。出陣則向山頂、永靖鄉二十四庄調人，獅頭是開嘴獅（圖

二十八），但無法自由開閉，有獅鬼仔。

民安宮的五顯大帝，生日是九月二十八日，每年一次大拜拜。員林振興里的同義堂，曾由村內頭人出錢請楊昆火、六經去教。出陣大約一、二十人，隨意給錢，所得之錢平分，傢俬如有損壞，則以捐獻方式買東西，平常並無練習，現已暫時休息，等要迎神時再練習，番仔崙三月二十七日迎媽祖，必須出陣。在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在臺北體育館有獅陣表演，由楊上雄兒子帶團參加，他只有一個兒子繼承家業。

同義堂並未和其他館拼館，而當初唐山師所傳下之銅人簿，楊上雄仍保存，據楊上雄表示，其祖父楊昆火乃是唐山師之「頭叫師仔」，自唐山師父傳得「銅人簿」。

·八十年一月二十三日訪問楊上雄先生（六十一歲，館主），林美容、陳怡妙採訪記錄。

〈員林鎮振興里玉同軒〉

受訪者沈耳，今年六十二歲，二十多歲才學曲，玉同軒是老一輩的人傳下來，當初立館差不多在清末日據初年，日據時代員林地北管很流行。以前本庄也有武館叫義順堂，和東山義順堂同一師父，歷史與曲館一樣長，但武館較早散。

沈耳說他學曲時是在「暗學仔」（教漢文的地方，也算村裡的，公的），不曉得是誰叫師父來的，是老仔上一輩的人做館主。其師父叫阿班仔，又稱撇先，是溪湖人，錦樂軒的班頭，會「上棚做」。他來此地只教樂器、唱曲，不教腳步，教了一年多，住在「暗學仔」，吃飯則是到各個學的人家

裡，輪流去吃。沈耳那一輩有十幾人學，五、六年前由現成的曲館人員組成大鼓陣，現在只剩二、三人而已，並沒有傳下後繼的人，「少年仔」都不學。直到日本「降服」之前，日人還允許曲館延續，但在日據時代，因水災使「暗學仔」連房子都流失，從此就不再學曲館了，就算是散館了。原址蓋村廟天化宮，主神是帝爺，庄內有人參加彰化老二媽會。此地的帝爺是自己直接來，所以刈香是送到海邊，自己回大陸去，時間到了，再自己回來，此地的人再到海邊，五更時去接天香，把祂接回來。

學曲館時，晚上去學，先要上香拜祖師西秦王爺，用紅紙、香爐奉祀在「暗學仔」內。先生禮隨便大家包，包個意思即可。傢俬費用以前是公帳公出，現在除鼓亭是以前留下來之外，其它都是大鼓陣成員自己出錢買的。

員林地區以前大多是軒的，十幾個村庄才出一兩個園的。軒園之區分，沈耳也不清楚，只知道自從他懂事來就這樣分了。但他想可能是由彰化媽祖那邊分出來的，像老大媽「駕前」梨春園，而老二媽「駕前」集樂軒，至少本地的北管和樂器都是由彰化那邊傳過來，而相拼時人手不夠，也會跑到那邊調人，他還記得買樂器都要到彰化車站前去買。他說軒和園只是館號（招牌）不同而已，其它如曲目、曲譜、唱法都一樣。軒園拼，只聽老人說過，詳細的情形並不清楚，也不曉得輸贏，自己更不用說是沒參加過。

現在的曲館，招牌都掛上大鼓陣，像埤脚馨梨園、浮圳仔和樂軒、泉州寮慶梨園、湖水坑聖義堂、番仔崙為雅聖軒、三條圳慶陽軒，振興里玉同軒也是如此。

一年出陣次數不定，有人叫或是有空即去。以前還有出

陣去南瑤宮刈香，現在則多去大陸湄洲刈香了，每次去湄洲刈香，對方會送一尊粉面的媽祖讓他們帶回來，沈耳也去過，那邊沒有像臺灣那麼多繁複的陣頭。實在說，是去玩的，再順便刈香，而且利用刈香的名義，費用比較省，像手續費、往來的機票，都會算便宜點！

在訪問的過程中，有一胖胖的，穿白色吊肩內衣的中年人走進來說，初一中午南投要去進香，欠歡吹的人，可是沈耳說初一預定要迎媽祖，時間難以確定。那中年人說，因為是要用走路的，從工業區走到半山，要找很難找。沈想了想說，迎媽祖大概在十二點以前可以結束吧。那中年人說，那這樣吧！你這一邊一迎完，馬上趕過去，半小時內應該可以到，要賺就要趕場。這樣就完成一次調人的過程。順便記錄下來。

·八十年四月二日訪問沈耳先生（六十二歲，成員），周益民採訪記錄。

（六）員林鎮振興里同義堂

同義堂成立於清朝光緒時期，振興里張姓原籍廣東饒平縣。同義堂原來是在永靖的陳厝厝，最早的教父是乾師，之後傳給火師，振興里同義堂是由火師所設立，至受訪者張奇是第四代。

同義堂學的是太祖拳，用合嘴獅，無獅鬼，武器則有雙刀、雙刈、丈二、七尺、九尺等。

同義堂成立時有十幾個人在學，經費由學的人分擔。每年學習的時間為冬天的四個月，每天都要學，老師每星期來一次，當日回去。

戰爭時期受到日本政府的禁止，故同義堂停了八年的時間，戰後曾經學過拳的人再自行「鼓舞」，再次練起。現今已無固定練習時間。

每年三月二十日百果山迎媽祖（在地媽祖）時，本庄同義堂會出獅陣，除以前學過的成員之外，有時連小孩都參加出陣。

若有學的人過世的時候，必須出獅陣，而獅頭則需綁白布。

·八十年二月×日訪問張奇先生（館主），林昌華採訪記錄。

(七) 員林鎮柴頭井龍鳳閣

〈訪問詹柳械部分〉

龍鳳閣是詹家祖傳南管戲班，從受訪者詹柳械之曾祖父詹娘賢，祖父詹冠（清末出生，歷日本時代），父親詹金在，到他共四代。曾祖父會作布袋戲，祖父則作內場，父親「擲乩仔」（操作偶人），詹柳械也會擲乩仔，是父親教他的。戰爭時期禁鼓樂，詹金在那時死掉，詹柳械四叔詹懷泗作後場，歎吹、拉絃都會，五叔詹環亦作後場，兩人都在光復後不久去世。大伯之子詹墩與詹德格兩兄弟也會布袋戲，中廣曾請詹墩去作布袋戲。詹金在曾在田尾柳仔浦教很久，前後一、二年，以前柳仔浦的團主叫葉全金，父子均已死。詹金在在集集古燈佛那邊亦教過館，不過學的人都死了，詹柳械自己則沒怎麼教過徒弟，他會教一點，在芬園鄉大竹林教過館，但沒有館名。

本庄謝水會打鑼鼓，他與高厝高仔乞食都是詹金在的學生，附近地區都是高仔乞食在教。

詹家祖籍福建（應是廣東）饒平，詹柳械祖父還會講客

家話，但父親跟他就不會講了。柴頭井居民多雜姓，其中詹姓有二、三十戶，永靖、滿港、陳厝厝都有詹姓，滿港全村都是姓詹。

柴頭井全庄都「份」老二媽會，詹柳械之祖父及父親都有參加彰化媽，彰化作水災時，會員名冊流失，後來再「入新會」時，他未加入。柴頭井每逢十一月冬尾（看日子）作平安戲，都請天門宮橋頭媽、南瑤宮彰化媽及員林廣寧宮三山國王來看戲。附近六庄內拜天公，歷史自清朝即有，是滿仔秀才召集的，在社頭鄉之朝興、石頭公、滿仔、崎仔脚及員林鎮之柴頭井、林厝六庄內共祀玉皇大帝，有金身及爐，放在朝興一民宅內，六庄內若有人娶新娘要請天公，可去那裡請，正月初九，各家自己拜。

以前柴頭井熱鬧時，都是龍鳳閣出來，因龍鳳閣是私的，要錢。以前龍鳳閣有六、七人。學後場較快，擲乩子較難學，歌仔也較好唸，曲則較難唸。龍鳳閣自從光復後作了幾棚戲，就漸漸散了，現在只剩下詹柳械會作戲。

詹柳械藏有一些南管的曲簿，有些蛀蝕得較厲害者，已賣給古物商，家裡有一些保存得比較好的，我借了六本去影印，都是其父詹金在（學名詹逢春）在日據時代抄的。

〈訪問劉明火部分〉

受訪者劉明火在二十歲左右學曲，學了二、三年，學到老師詹金在死後才沒學，那時有二、三十個人學子弟，當時學的人，謝樹東（學樂器）、謝清機（學曲）還在，卓籠、黃平、吳阿宗都死了，算是「南管子弟」，但沒有館號，只知道先生的名字而已，傢俬都賣完了，「籠底」也賣給作司公的人。

該館沒有上棚作過戲，神明生日會出去排場，大正時代就有出陣，昭和時代也有，光復後就沒有出陣了，劉明火學鑼、鈔、曲平，什麼都會，說是「學總綱」，他們也學三、調仔，學布袋戲，與詹柳械同師祖。

·八十年八月二十四日訪問詹柳械先生（七十九歲，成員）、劉明火先生（八十歲，成員），林美容採訪記錄。

(六)員林鎮下霸厝同義堂

約大正二、三年時，由受訪者劉明火的祖父劉林與伯父劉炎、劉存，請唐山來的師父網師來教武，教了三、四年，那時網師住在劉家，學的師兄弟有三、四十人，有所謂「頂五義，下五義」，頂五義是指劉明火伯父那一輩，下五義是指阿松師（人稱老二）那一輩的人。

網師家在員林賣斗笠，他已死了七十年了。網師及劉林都吃鴉片，劉林之子劉來成亦有學，劉明火之父亦有學。訪問後回頭去問劉明火之電話時，劉來成之子正好在那裡，明火家裡沒有電話，就抄了來成之子電話。劉家祖籍福建（應為廣東）饒平，以前講客家話，來臺灣就講福建省的話。

下霸厝有二館，一館在劉厝，另一館是張萬當館主，張萬客死大陸，該館在大正年間就沒有了，其歷史只有黃添火知道。

同義堂的傢俬都沒有了，日據時期劉家因釀私酒被日本政府取締，傢俬被沒收，丈二被切成六尺。是用青頭獅。學太祖拳。

昭和時代獅陣曾出去表演，但後來較少了。本庄的人手齊全，成員皆林厝里（含下霸厝、柴頭井、林厝）的人，學的

人是雜姓，不限劉姓，學的人自己出錢買傢俬，請老師。

光復後，曾請武德春來教軟拳，老師是臺中來的，教二哥拳，二哥是陳建山，其弟陳寬和，也很厲害，兩人均已死。當時有學舞龍，「脚肖」要三十幾人才夠，但本庄沒有買龍。屏東大武營（兵營）有龍陣，本庄弄的只是「龍仔子」（小形的龍陣）。

同館號的武館，如三塊厝、埤頂及大饒里，較有聯絡，會互調人手。埤頂以前是一名阿炎者在教，約八十年前開始的，在誰那裡教不清楚，該館比下霸厝先散。

以前同義堂四月會出陣迎媽祖（看日子），是迎彰化媽、枋橋頭媽及員林三山國王，範圍包含今林厝里。二月王爺（三山國王）生日也有出陣，有人入厝，獅頭亦會去祭煞。總之，同義堂在日據時期較興盛，還曾去鹿港迎媽祖，在廟口比賽曾得冠軍。日據時期，每逢九月十五、十六日商工會，還有出陣。光復後就沒有出陣了。

·八十年八月二十四日訪問劉明火先生（八十歲，庄民），林美容採訪記錄。

(七)員林鎮湖水坑真樂軒

〈訪問黃榮濱、李錦順部分〉

真樂軒係民國三十四年，由當地頭人黃榮濱所鼓募成立，館址在湖水巷五號，樂器放在那裡。

湖水坑位於百果山，從日據時代起便為著名水果產地（以前種柑橘，現則多為楊桃），故居民經濟條件不錯，平時農閒之餘以曲館作為娛樂，除此之外，受訪者黃榮濱認為曲館也能達到村內團結以及識字的目的，所以決定設立真樂軒

，所需的費用由黃榮濱及其堂兄負責。

真樂軒是湖水坑的子弟組織，以前組織最大時，可以拆成兩個班出陣，現在仍有三、四十人左右，目前負責人為李錦順，他也在草屯中興電臺擔任後場負責人，及現場主唱。

自組成至今，曾請五位老師，前後計有彰化集樂軒賴紹坤，大村貢旗人慶先（賴慶），員林張清永，永靖張福，鹿港陳枝清等人，而曲子由彰化集樂軒傳來；所謂的老師來教時均住在當地，初創時每天傍晚練習，因欠缺公共場地，皆集中到頭人家的庭院練習，老師幾天來一次，且日夜教授，有時也會叫在上學的小孩子來參與。

在媽祖出巡時，真樂軒會出來幫忙，大、二、三媽的活動都有參加。李錦順家裡有十數本曲譜，（圖三十、圖三十一），有工尺譜及詞譜，非原譜，而是原稿遺失後由頭人及其堂兄口述而來，現有劇本多本。

至於演出的情形，黃榮濱表示真樂軒很少出外演奏，因為他們希望維持子弟戲的傳統，主要是成為村民的娛樂，並且在學曲之中習得曲辭中的文字真義，當然教曲的老師的漢文基礎要很強。演出的時候，主要配合寺廟的活動，演出時要用軒牌、傢俬虎（用以晚上掛傢俬，做為展示之用）、館篷等。

黃先生認為軒園同一家，只要好相處的便在一起，所以無所謂軒園拼，但他們也說曾在大廟祭祀時，兩三個里的曲館都出來幫忙，彼此之間不免以棚下觀眾的人數來比較實力，但未真正拼戲過，就算有拼戲，他們的實力仍是最強的，可以演出六七十齣不重複的曲子。

他們也說了些有關拼戲的趣聞，以前在拼戲正烈的時候

，若干「頭人」不斷的拿錢出來，由富而貧；曾有永靖某曲館的頭人盛仔向銀行告貸，由於拼戲拼得厲害，已經到了法院要來查封的地步，他還說：「查封就查封嘛！先拼贏了再說啦！」；還有人無暇顧及家中生產的橘子，被笑稱：「柑仔爛了了，還在拼戲。」

·八十年二月二十日訪問黃榮濱先生（發起人），李錦順先生（曲館老師），徐雨村採訪記錄。

〈訪問黃程瑞部分〉

遠在受訪者黃程瑞的祖父黃鸞英在世時，其三叔就在庄裡學曲了，彼時就有真樂軒。黃程瑞本人由十七歲學到二十一、二歲，差不多學了五年多，但真樂軒在四十多年前，即已散館了，原因不清楚。

黃程瑞回憶他在學時，當初他們那一輩的有三十多位，曾有過一次同時出兩陣的記錄，學成的人中現今仍有三人，其中有一人能唱曲。第一位來教他的師父，是大村賴紹坤，人稱坤先，那一輩是由賴立館的，他是絃吹底，較沒有上棚做；再來有員林鎮大饒里的阿永先（張清永）來教過，他在浮圳也教了一館，目前住在員林大埔里，他與賴紹坤主要都是教後場。還有一位師父是住在太平（靠永靖附近）的阿力么先（已逝），來教曲，他的曲是最飽學的一位。大村慶先（已逝）也曾來教曲。原本也要請鹿港先來教腳步，但老一輩說怕會「打歹佃頭」（影響農事工作），所以不要出錢請。當初學的時候，是老師在旁邊一字一字，一段（目）一段曲譜，慢慢的「牽」，即老師先示範一小段，叫學生跟著做，不會的再示範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做，直到會了，再教下

一段，學拉絃也一樣，老師拉一段，學生跟著拉；要是樂器真的學不來，就去學念曲，念曲要會認字、認音調；通常他們學一齣曲至少要十天以上。先生禮和傢俬的費用，都是老輩的人出錢，青（少）年的免費學，出陣賺的錢再拿來做公費，支付吃飯費用和先生禮。想當初黃程瑞才學了兩個月，正逢五月十三日關聖帝君生日，順便去迎媽祖，他就跟著去出陣了。本地的村廟有兩個，一個是佛祖廟叫開林寺，一個是帝君廟。湖水坑現在要出陣時，大都調東山鳳梨園或浮圳和樂軒的人；現在各地普遍缺人手，連老二媽轎前的集樂軒每逢過爐必到的，現在也要四處去調人。現在出陣的話，像神明生、娶新娘、入厝等喜事有出；喪事則要知己、有關係者才出。

軒和園的差別，主要是各自不同的先生所傳下來；軒園相拼、競爭，彼此才會互相激勵，認真學。還記得三十多年前真樂軒曾與鳳梨園在東山那邊的馬舍公廟拼館，園的那邊四處調人，甚至到彰化、臺中去叫人；但他們這邊因為有小孩子去唱，聲調較好，大家也很好奇，看的人比較多。另外泉州寮也有曲館，東山的鳳梨園是近兩年才又復出的。真樂軒現用的傢俬，都是後來成員用自己的錢買的，所以放在各自的家中。但以前的話，真樂軒屬於村廟，庄頭的公產。黃程瑞說大鼓陣人手較少，樂器較簡單，主要有一支吹，一個拉絃兼打（敲）小鑼，一個打鑼兼鈔，即可。

黃程瑞是唱老生的，也會拉絃，曾打過一陣子嗒鼓。現在因偶而參加誦經團的關係，正在學電子吉他。他說，吉他有六條絃，絃仔只有二條絃，但其原理是一樣的，可以相通的。

現在真正會北管的人越來越少了。像名氣很大的雷震天，主事的人也不會，卻可以當老板，到處去「引戲」，再招人來做。

本地也有人參加南瑤宮老四媽會，老四媽會一向在豐原、大村一帶很興盛。

真樂軒的範圍是包括那一里的第一鄰、第二鄰；在黃程瑞那一輩，李錦順家五個兄弟都在學。那時子弟戲很興盛，要是聽到那裡有子弟戲可看就跑去，所以常常走很遠的路，黃所學過的曲目有：舊仙、天官、長春等。

八十年四月二日訪問黃程瑞先生（成員），周益民採訪記錄。

（三）員林鎮湖水坑集英堂、春盛堂

湖水坑春盛堂是受訪者張尙川之祖父張榛在開發湖水坑後不久起館，算來應是在明治年間由張尙川之父親張紹綿開始練武的，師父即是人稱為唐山網，又稱網師，傳下的是祖傳的太祖拳。

而到受訪者張尙川接掌時，又拜了集英堂黃玉竹、黃玉理兄弟為師，同年又拜了包尾振興館的廖文連為師，又和擅長二高拳的陳春成學拳，並且又和黃玉竹、黃玉理之師父媳婦師之結拜兄弟紅狗師林春成學拳。在黃玉竹、黃玉理教時，因為日人禁止，所以是在「山頭嶺尾」偷練的，二十人起館了，先生禮按月送。黃玉竹、黃玉理兩人師承媳婦師，算是太祖底，教太祖拳和鶴拳，徒弟二十人中差不多有七、八人學成。而廖文連教時，就在張尙川家門口的大埕，有四十多人同時在學；而紅狗師教時，因為他沒有自己的家，有

空就來寄住張家，也沒有教獅套，只是指點些太祖拳和鶴拳的訣竅，並教張尙川用藥。因此在張尙川手上即有其師公媳婦師、廖文連之師父阿斗師，以及紅狗師所留下的藥冊、藥方子。而張尙川本人宣稱其醫術，完全是免費為本庄人服務，在能力做得到的範圍，就會儘量去做。

而在日據時代出陣，像臺中旱溪迎媽祖整整要一個月，即使是同一個師父教出來的師兄弟，所學的拳套獅套也不一樣，出陣遇上的話就要拼陣了。而張尙川那時看到這種情形，怕教壞人家的子弟，所以，他不起館號，而以湖水坑金獅陣為旗號，算他是不分館號，共和一致，感化一片；所以，不會跟人吵過架、起衝突。他也常常告誡其徒弟，練拳是為防身，是一種正當娛樂，要打架的話，不要來跟他學。

但他師父黃玉竹出來講話，說不立館號，就不能出獅陣。張尙川回辯說，獅旗尖三角，我有五個師父，你站第幾角，若掛旗號要掛五種，也掛不起來。張尙川說，按輩分排起來，其師父的順序應為：紅狗師、廖文連、陳春成、黃玉理、黃玉竹。

本庄沒有公家的獅陣，張尙川的獅陣其實應該算是私人的，但是他花錢「車盤人面」（撐面子），把庄中的熱鬧也當做義務事，來替大家出陣。所以他教人一向不收館金、先生禮；獅頭是他自己糊的，傢俬是要學的人自己出錢去打的。他的獅陣不論是在日本政府、國民政府的統治下，都有到派出所報案通過。傢俬、獅旗、鼓和匾現皆收藏在張家後面的倉庫內。

湖水坑的開發，在清朝時張榛當總理開始。以前居民大多住在坑底，而大批移民在八七水災後才遷入。

以前獅陣排場，你排你的、我排我的，觀眾一喝彩，一不小心就會發生問題，動不動就發生口角、吵架、相殺。彼時在中部地區很嚴重，據張尙川的記憶所及，陳厝崙仔同義堂和瓦寮厝勤習堂就曾相殺過。同義堂的乾師傅下兩個弟子很有名，一是阿火師，一是黃仔順，即賣鹽順，他武功很高，是黃阿川之叔，黃阿川是日本時代文化協會講師，他教漢文是為反對日本人。而彰化的振興社則比較不會惹事。有一次庄頭熱鬧，湖水坑有人去請永靖六經師（阿火師之子）的獅陣來，但是，他們走了那麼遠，又爬上山來，大家都累得「拆腿」（tieng tui）（即腿軟，舉不動），到最後還要靠張尙川派其弟子下去幫忙撐場面。六經師看起來很和氣，他稱讚張尙川的弟子訓練得不錯，應該可以不用叫他們來。以前都是在五月十三日熱鬧、迎媽祖，現在改在九月二十八日熱鬧，而廟裡的獅陣是舞好玩的，舞得「不達不七」（不上道），也沒「對仔」。人家在熱鬧時，都是要較會的人才出來，不要阿三阿四的，像今年出的陣即不值一提。

因為張尙川沒有「荷」堂號，所以也沒有拜祖師。而同張尙川一起學膏藥的徒弟輩，還有陳國文，泉州寮人，是從外庄來學的；及康青山，是社頭人；但他們兩人學了之後卻都沒有行醫，因為沒有中醫師牌。講起這個政府的政策，實在是「鬱害賢人、夭壽黑暗」。像他現在做藥膏，純是免費提供給需用者，沒有在賺錢，這是他做得到的事，若沒有做到，會感到不好意思，而且他煮的藥膏確實很好，一塊可以貼壹個月，洗澡時把它拿下來，洗完再重疊揉一揉貼上去，一樣還有藥效。

他的藥理分孔痲、七十二痺、一〇八斷，即血氣一時辰

中分九道，十二時辰，就有一百零八段區間。四季春夏秋冬，皆有不同的「藥引」，如此用藥，才能很快產生功效。

張尙川曾有一次醫牛的記錄，在日本時代，政府規定要種甘蔗，所以有人在集集大山那邊插甘蔗，而山中牛車路用牛車來做「搬馬」搬甘蔗，那時一隻牛可抵四、五個工人，可是在趕工的當頭，一隻牛病倒了，張尙川當時在那邊當搬運工，就弄了些藥草給牛吃，把牛治好了。結果，能高郡的「保正頭」和聯合會會長兼甘蔗委員王仔水，在當時糧食配給的狀況下，還送了兩大袋的「管子薯」去工寮慰勞。

採訪時翻拍的「修了證」，係日本之身體均整講習證明，為昭和四十九年（一九七四）發，理事長為小關勝美。張尙川另有臺灣省國術會發給證明。

·八十年八月二十三日訪問張尙川先生（館主），周益民採訪記錄。

（二）員林鎮高厝協元堂

日據時代有一唐山師網師來教，受訪者高甲參之祖父高木柱跟他學，叔公祖阿元、阿保亦有學，阿元得到網師的銅人簿，其女亦學一點藥理，後出家「吃菜」（吃齋）。

網師功夫很好，以前在員林「香蕉市」與人打架，站在香蕉簍上，香蕉都不會壞，那時是高厝與瓦窰厝（原屬員林鎮，現屬埔心鄉）勤習堂相拼。

那時是高厝之內底與埤仔頂，一起學武，去香蕉市都用牛車陣去。高厝土名圳頭厝，獅陣人多又勇（圖三十二），若有同庄的人與人打架，會有人來報，庄民就一起出動。以前學武都是在高厝內底庭院學，學短枝軟拳，有拜祖師，安

爐寫紅紙，拜那一個祖師就不記得了。

網師教時都是晚上來，教完就回去，要煮點心請老師，網師也在三條圳教過。古早有女人學拳頭。高甲參父親那一輩也有學拳頭，高甲參這一輩本來也有二、三十人在學，是由上一輩的三、四人教，高正松就教過他們，但他們都學不住，往外頭做事去了。

高厝參加彰化南瑤宮老四媽會，村廟衡文宮，主祀玄天上帝。百姓公廟很早就創建，每年四月初十拜拜，但獅陣不出來，因百姓公沒有迎神。

·八十年四月三日訪問高甲參先生（莊民），林美容、陳錦豐採訪，林美容整理記錄。

（三）員林鎮黎明里惠天宮北管陣

黎明里惠天宮成立至今有十年歷史，約於四、五年前才由光明堂升為惠天宮，而所在地的綜合果菜市場大樓則已成立十一年之久。至於惠天宮副主任所創的北管陣則遲至民國七十八年才成立，惠天宮是由綜合大樓附近的商家及企業家共同合力支持的，如泰山沙拉油董事長即是惠天宮的委員，而北管陣則是由廟內管理委員會發動，希望以北管陣為惠天宮的神明助威。

惠天宮主神是彰化南瑤宮的老二媽，另有北港朝天宮的三媽，及鹿港天后宮的大媽，配祀神則有觀音菩薩、玄天上帝、財神爺等。每年三月二十三日是媽祖生日，但大熱鬧迎媽祖會提前於二月執筭請示日期，所以並無固定日期。迎媽祖時，鎮殿媽（南瑤宮老二媽）不出門，而由其他媽祖出巡。此外，惠天宮又於四年前前往大陸湄洲迎回一尊湄洲媽，

今年二月第二回到大陸湄洲刈香，預計明年還會去刈香。

民國七十八年成立北管陣時，最先請火燒庄的張清永老先生來教，接著改由張清永的徒弟李錦順來教，李錦順屬湖水坑真樂軒，除了教本館外，也教東山國小的十二、三歲之女學生。目前惠天宮北管陣有十二個成員，由謝清楠先生負責主持，他也是惠天宮管理委員。早年他並沒學樂器，民國五十一年時，歌仔戲正興盛，他組成黎明歌戲團，並擔任編劇的工作，有二十年之久，以前臺中劉文和的兩團歌劇團還輸給謝清楠的黎明歌劇團呢！自認為是歌劇界首用霓虹燈作效果，表演隱身效果的第一人。謝先生曾任臺灣省戲劇協進會之常務幹事，待歌仔戲不容易生存後，黎明歌戲團便解散了。

以前惠天宮北管陣剛練習時，每晚都聚會學曲及樂器，現在並沒有每晚練習，活動地點在惠天宮內，若要出陣刈香，李錦順老師都會跟隨著。他們學過斬瓜、李哪吒下山，以及扮仙等譜。北管分大樂、小樂、線樂等三種，大樂是以大吹為主，小樂則以小吹（鴨母搭）為主，散樂則是絃樂，是結束排場用的。敬神敬祖時，要備三獻禮，有四案桌，有主祭、陪祭等人員，祭文則由獻官祝誦，演奏的曲目有國樂的萬壽無疆、寄仙草，民間曲目則是三不鑼。

八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訪問謝清楠先生（黎明歌劇團團主），周益民、李秀娥採訪，李秀娥整理記錄。

（三）員林鎮溝皂勤習堂

溝皂勤習堂成立於日據時期，至今已有七十年歷史，當初是由老一輩的村民組成，主要是為三山國王生日迎熱鬧用

的，本來庄內有廟，後來倒塌就沒了，目前受訪者張良梅在觀聖宮（奉祀觀音佛祖、三山國王、福德正神等）「顧廟」。

勤習堂成立時，是由埔心鄉瓦寮厝勤習堂的「做佛仔師」（姓張，本名做佛）來教，受訪者張良梅（偏名良世）之父張知高即是做佛仔師的徒弟，此外，溝皂人張田仔、張紹書皆被做佛仔師教過，二人並能教武術。做佛仔師之後，換張田仔（已歿）教，之後則由張良梅指導下輩。

張良梅已七十多歲，年輕時和三、四個村人一同去員林惠來里勤習堂向張金錢學武術，後來才搬到員林惠來厝立館。張金錢和埔心瓦寮厝做佛仔師是師徒。張露亦是做佛仔師的徒弟，阿露師在員林田中央教勤習堂。溝皂勤習堂屬第二代的傳人，田中央勤習堂屬第三代傳人，所以溝皂武館歷史較田中央為早。

日據時期，溝皂勤習堂會同田中央勤習堂合作出陣迎熱鬧，但成員會吵架很麻煩，因而不合作。本庄每年固定二月二十四日熱鬧，三山國王生日時，並會去南瑤宮迎媽祖，溝皂勤習堂出陣走過的地方幾乎遍佈全臺灣，臺北、新莊、彰化、鹿港、臺南、麻豆、南鯤鯓、高雄等地皆去過。每次出陣至少二十至三十個人，目前本庄人手較不齊，但最近仍然有出陣，平常在觀聖宮的廣場上練習，並沒有固定日期，若要出陣，前幾天都會集訓一下。

埔心瓦寮厝勤習堂目前是由做佛仔師之孫張進吉負責，張進吉已七十歲。因埔心在蓋房子，所以目前張進吉住在員林惠來里。

八十年十月十八日訪問張良梅先生（七十二歲，師傅），李秀娥採訪記錄。

(崗)員林鎮田中央勤習堂

田中央勤習堂成立於日據時期，最初是由埔心鄉瓦寮厝勤習堂請阿露師來田中央教，阿露師和員林惠來里勤習堂的張金錢為師兄弟，皆是瓦寮厝勤習堂做佛仔師的徒弟。

與田中央相鄰的溝皂武館亦是埔心瓦寮勤習堂做佛仔師所傳的，溝皂勤習堂第二代的張良樞即是到員林惠來里向張金錢學武術，再返回本庄傳教。所以田中央和溝皂皆屬埔心瓦寮厝勤習堂的系統，但田中央勤習堂的歷史比溝皂勤習堂晚。

田中央勤習堂在阿祿師教過之後，即由其徒田中央人張相接下來教，但田中央勤習堂人手較不齊，新手沒接下來，老一輩死的死，散的散，所以田中央勤習堂在四、五年前散了，張相目前已八十幾歲，住田中央巷，年輕一輩沒接起來，單靠他一個人也是無法支撐的。

田中央勤習堂和溝皂勤習堂因同系統且地緣相鄰，所以在日據時期凡出陣熱鬧，兩館會合作，但後來發生衝突吵架，為避免再次發生，所以便不再合作。

八十年十月十八日訪問張良樞先生（七十二歲，溝皂勤習堂師傅），李秀娥採訪記錄。

(崗)員林鎮萬年福興軒

自日據時代梧先來教迄今，福興軒已有九十年歷史，吳先姓陳，為社頭鄉石頭公的人，在萬年村廟萬年宮教了一年多，是鐘福興（俗稱福興公）的產業請他來的，福興公係本庄一有產無嗣之開基先民，原有九分多地，後來因土地為學

校預定地而被徵收建國中。福興軒後來停了好久，民國三十二、三年又請吳先的徒弟張千守來教，千守教囡仔班，當時學的有二、三十人，是本庄首次去松柏坑刈香之前學的。現在雖仍有出陣，但成員不夠，出陣時需要調吹手及拉絃的人。

以前有學過，目前還在的已經七、八十多歲了，計有張順里（七十六歲，大花）、張得松（總綱，可以教人）、張友（大花）、張達（大花）、劉慶（小生）、張日桂（八十歲，小旦）、劉松（小生）、鐘界（老旦）、巫春（老旦）、張千秋（吹）。

福興軒曾上棚作戲，戰爭前，昭和年間（可能是大正末年）曾在土地公埔作戲。大正年間有一次在員林公園軒園相拼，那時是員林的豬肉商與魚販各請軒園，福興軒有參加，並獲得一個一錢多的金牌，當時主要是豐原的軒園相拼。

本庄每年三月初三帝爺（萬年宮主神）生日時迎媽祖，都請彰化老四媽，遷庄時福興軒會出陣賺紅包，有時到松柏坑刈香，福興軒也會出陣，均是義務，但已七、八年未前往刈香。村民之好歹事則不出陣。

八十年四月三日訪問羅有忠先生（七十八歲，庄民）、羅樹枝先生（六十五歲，庄民），林美容採訪記錄。

(崗)員林鎮萬年春盛堂

光復後，萬年同時有三個武館，即同義堂、勤習堂與春盛堂，只有春盛堂「學有起來」（有學成）。春盛堂在鐘厝、張厝那邊，勤習堂在明崙國中張火旺那裡，同義堂靠近春盛堂。受訪者劉樟曾參加曲館福興軒，也曾參加勤習堂。勤

習堂最初是請瓦窯厝的金里（已逝）來教，光復後慶祝雙十節，在員林街仔「迎雙十節」，勤習堂曾出陣二、三年，但後來學的人越來越少，就解散了。劉樟是十幾歲參加勤習堂，已經有十幾年了，頭人都已過世，他也記不起來了，而且他認為這個館已經沒有了，不需要記錄。

春盛堂有二、三十人參加，現在是第二鄰的張阿Chung與張文欽負責聯絡。最初由學的人共同出錢，有傢俬，學的拳不是軟拳，用的獅頭，寫王字，有八卦，開嘴，有牙齒，踏七星時，弄獅頭的人手要從口伸出。現在每年三月初三帝爺生日的時候，迎媽祖，春盛堂會出陣，一年獅陣只出去這一次，是義務性，頂多買煙給他們而已。此外，人家來請去迎匾、請神明、過爐，或是大饒那邊需要的話，會去「湊熱鬧」，只有獅、頭旗、銅器出去。師父張阿村已逝好幾年，但與大饒那邊的師兄弟仍有來往。

萬年春盛堂不會與別庄拼館，但同庄的三館會拼館，因光復後每逢雙十節，在員林街仔都有遊行，各獅陣都會出來，大家「展氣口」（誇口說自己好），常會相拼，因此沒幾年就取消雙十節的遊行。

八十年五月二十一日訪問劉樟先生（成員），林美容採訪記錄。

(七) 員林鎮出水集英堂

受訪者張風燕在十八、九歲就開始學武，到二十幾歲就跟著老師四處傳館。張風燕的老師是過山芬園溪頭人叫做莊金江，後來搬到犁頭厝，也在當地娶老婆，然後又搬到員林住。莊金江從日據時代末期（那時日本人禁止武館）就開始

到出水來教，庄民在山裡點火偷偷學暗館，到光復後才學獅陣（合嘴獅）。莊金江的老師聽說是唐山人，姓名不詳。莊金江四處教館，在草屯、溪頭、北投、溪尾寮仔、貓羅坑、犁頭厝、社頭鄉的埔仔山、後壁厝教過。

張風燕跟莊金江學了好幾種拳（館內有人學二哥拳，他沒學），有鶴拳、十八羅漢拳、五功拳（屬於氣功）、龍拳。金江老師也傳他一些秘方，可治盲腸、「腰只」（腎）發炎、筋扭到，因為書讀得不多所以沒辦法學得很多。而老師有四個兒子，書念多一點，學得較多，一個在員林叫莊安全，一個在草屯叫莊安村，一個在埔里叫莊安國，都是開國術館，另外一個在日本居住叫莊安邦。

以前堂主是誰已不記得了，因張風燕自己想要學就招人一起學，堂主向「館腳」（館員）收錢給老師，有時也要煮點心很麻煩。立館的頭一晚練習前，堂主用香爐叫大家拜，達摩祖師生日也要拜。張風燕幫他師父傳館，他師父也會給他錢，他跟他師父傳的館像犁頭厝、埔仔山、後壁厝庄，二、三十年前就「毀掉」了。出水集英堂在張風燕那個時代，師兄弟有二、三十人，後來光復後最多曾有六十幾人，太大館就分作二陣，分大湖底和出水，成員並無外人，全部是庄裡的人。

普通武館分成二種，一種是暗館，只學功夫，沒熱鬧沒獅陣，也沒傢俬；一種是光陣，有獅頭鬼、傢俬、對操。集英堂只有廣天宮三月迎媽祖及刈香的時候才出陣，普通廟裡熱鬧沒有出陣。外庄或庄內娶親或入厝大部分都沒出陣，只有一些知己或來這裡學過的人要求幫忙，才出陣排場。廟裡出陣不收紅包，娶新娘、入厝也沒有，只有刈香出去才收，若外庄請去就一定收紅包。

入厝有人請獅陣是去踏七星、八卦以祭煞，娶新娘請獅陣則是湊熱鬧。曾經有一次在下茄荖，有一房子不平安，去廟裡問帝爺說要請獅陣，那戶人家剛好有子弟在溪尾寮向張風燕學功夫，所以不好推辭，就幫忙弄獅陣，結果以後真的好了。曾經，臺中洪門要迎關帝君也請他們幫忙。常和犁頭厝和貓羅坑來往，因為張風燕去那邊傳館，也常互調人手。集英堂獅陣也曾去北部、南部、內山、花蓮、梧棲等地刈香。若是獅陣相拼，都是在拼排場，在三十多年前曾有一次晚上在社頭鄉石頭公拼過，芬園寶藏寺天公生日九庄頭相拼，他們也曾參加。

出水歸屬彰化南瑤宮老四媽會，不知有多少會份，因為頭人的「簿仔」（名冊）遭火災毀了。

莊金江老師活到八十多歲。出水集英堂在張風燕四、五十歲時因為金江老師不再教，而廟裡將要刈香，所以他就開始自己正式立館來教，自己也去外地教，在社口、貓羅坑教了好幾年，在大埔厝也教了一館，但近二、三年來他沒教了，只有別人來他家學，他才教。張風燕有兩個兒子，一個在員林仁愛醫院學中醫，他將秘方傳給這兒子較多，另一兒子在做生意，學得少。今年本庄媽祖生日仍有出陣，刈香時仍會出陣。

出水庄內的傢俬是向徒弟收錢買的，庄內一些較有錢的人也捐錢，但光復後傢俬都沒用、生鏽了，貓羅坑那邊傢俬有鍍金，還好好的。

在莊金江教時，庄內有女孩子學，張風燕去貓羅坑教也有國中小女孩在那邊學。

本庄獅陣也有獅鬼，是人面、老公面，而不是猴面。西

螺七劍那一派的舞獅，要表演「剖獅」，張風燕他們並沒剖獅。還有人家說青頭獅出來會青死人，所以至少都要有一點紅，有一則故事是說，有一次國母生病無意中看到青金獅，病就好了，後來又生病，想要看獅卻沒法看到，於是有人就做一個獅頭故意讓國母看到，使她的病好了。那為什麼有人不殺獅是因為他們弄獅中一直不停弄的目的是要引獅出來，而七劍系統的弄獅要表演睏獅，就是齊天大聖故意去弄獅，弄到獅和獅鬼雙雙疲倦睡著，結果獅先醒看到猴子就要吃牠，所以猴子就要殺獅。若是熱鬧時，看到有人放一桶水並在桶面放一把劍，那麼西螺七劍系統的人，必須表演殺獅，如果是集英堂那就表演「獅咬劍」，七劍系統也有人用樹枝結一個大紅包，讓獅咬，稱作咬青。

張風燕說，泉州寮那邊之所以散館，是因為那邊的徒弟除了跟自己師父學以外，還去跟別人學，然後跟老師打，那老師可能年紀較大就輸了，因此就被氣走沒教。

竹林那邊也有集英堂，但跟出水是不同師承。出水張姓較多，祖籍廣東饒平縣馬光鄉。草屯有一個人名叫火樹，開一家集英堂，他曾向張風燕學過。

八十年八月二十五日訪問張風燕先生（拳頭師傅），林淑芬採訪記錄。

（六）員林鎮大埔源潭清樂軒

清樂軒人是游清堯召募成立的，他是以前的里長，現住臺北；約成立於民國四十七、八年時，到民國五十二年停止練習，初學時有五十人，學成二十餘人，目前仍住在當地者約有十餘人，但各有工作，不復練習。拜西秦王爺。

成立之時的經費是由參加者各人每個月出二百元，不夠的部份由頭人出，所請的師父是大饒里（火燒庄）張清永，和湖水坑的真樂軒同一師父，全年均有練習，師父晚上來指導並住在此地，第二天早上再回去。練習的場地則在里長家隔壁鄧英輝家中。

清樂軒每年進香時仍有出陣，多和其他軒園合作，惟沒有固定為那個媽祖會出陣。

現在的成員有的先做布袋戲後場，後來改從司公做事，幫忙伴奏等，而受訪者游國文則參加員林雷震天，繼續唱曲，在今年彰化民藝華會中也有演出。

·八十年二月二十二日訪問游國文先生（成員），林昌華、徐雨村採訪，徐雨村整理記錄。

（貳）員林鎮大埔厝集英堂

大埔厝集英堂現在的堂主是受訪者黃丙丁先生，現年五十七歲，本身也當拳師教拳。集英堂起館至今約有八十多年，當初一方面是因為農閒無事可做，一方面也為了健身，而請從唐山來的蕃藪師傳授拳藝，當時發起招募的頭人是游文彬，而蕃藪師並無固定住所，因他四處教人拳藝，包括斗六、斗南、員林等地，而當他來到大埔厝「荷館」時，就住在游文彬家中，練習的場所也在游文彬家的廣場。蕃藪師所傳的拳系屬太祖拳的短拳，拜的祖師是達摩祖師。當時來練拳的人並不出錢，完全由發起的人出錢。據說當時幾乎全村的男丁從十七、八歲至五、六十歲，都來學習。

蕃藪師所傳的弟子有石傳和、游文彬、游武鎮、大胖程仔（姓黃）、游民安，而黃丙丁是師承石傳和。

游文彬去世後，黃丙丁在自己的國術館（圖三十三）中荷館，已有三十多年，而成為這一代的頭人，負責所有的堂務，包括傢俬的添購及修補。館內的獅鬼、獅頭、鼓、鑼、鉦都存放在黃丙丁家中，而其他的傢俬就分由學的人帶回家保管。目前，學的人不若以前興旺，不過現在每次出陣仍可調集四、五十人，若有時人手不夠，便向附近的集英堂調人手。目前整個獅陣的成員的年齡分佈，十八至二十歲約二十位，三十至五十歲佔最多，約有三、四十人，另外還有六十歲左右的人。據說十多年前到坎頭刈香時有一〇八人前往，最興盛。

現在集英堂出陣的情況，較固定的有迎媽祖及刈香，都是義務性的，而村內、村外若有喜事，有人請舞獅，也會出陣。若喜事出陣才有紅包可拿，村內的人家或村廟活動的紅包由請的人自由包，若是村外的人則採講價的方式。有時留些公金後，出陣的人再平分。而練習的情況，則是在出陣的前五天，由頭人召集一起練習。

集英堂之獅屬合嘴獅，練習時不分男女，不過若女人學舞獅，當月事來時，因為不潔所以不能舞獅頭。

目前大埔的集英堂除村內的人外，也開放讓別村的人來學，如南平庄、南興庄、源潭庄等都有人來學。

·八十年二月二十二日訪問黃丙丁先生（五十七歲，集英堂國術館館主），林美容、張碩恩、梁恩萍採訪，張碩恩整理記錄。

（參）員林鎮大明里協元堂

協元堂正式起館的時間，已無人知曉，受訪者張尙己僅

知自他小時候就有了，而他今年已近八十，所以大約有上百年的歷史了。那時一對兄弟自廣東來臺賣花生糖。哥哥張網，人稱網師，在大饒里定居，弟弟張天高師，住在大明里。據張尚己先生說，可能是當時農暇，村人覺得大家練一練身可以強健身體，並可團結地方，又可在廟會節慶時舞獅以求吉利，正好天高師會功夫，於是開始傳授習藝，並立下規矩，學功夫只能健身，不能打架，因此一百多年來協元堂不會與人拼過館，更別提「捧爐」的事。

當時徒弟要習藝必須出錢請師傅，晚上要泡茶請師傅，學費是有多人學就大家分擔著出。

天高師傳下的弟子有：張紹榕（張尚己之父）、張紹富、張六池、張蔡歪、黃爐、張全、楊交等。再來的弟子有蕭課、張尚己。但是張尚己沒有傳給他自己的兒子。

協元堂已近三十年沒有開館了。館址曾經一再的遷徙，到現在已沒有堂屋了，仍有出陣，所有獅子、鑼、鼓、鈸、旗等傢俬都放在呂茂墩先生處，由他管理照顧。每次出陣不收錢，純屬義務，有紅包時，交呂茂墩先生管理當基金（會金），可以整理、維修傢俬。協元堂獅陣喪事不出，只有迎神、刈香、拜拜時才出陣，若有人需要，像開業、送匾、喜慶、迎神等也會出陣。目前固定在農曆二月十九日彰化媽出巡前，利用二、三個晚上練習，也沒有固定成員，大家參加全屬義務性。參加者都是本莊弟子，大約都有四、五十人參加，現在沒有武師在教，大都是會的教不會的。「大漢个」（年紀大的）教「小漢个」（年紀小的）。

協元堂用青面的合嘴獅，以前有拜祖師，屬硬拳，趙匡胤太祖拳。張尚己先生回憶大概光復前是全盛時期，全庄

的男丁幾乎都參加了。在光復後也曾參加比賽，曾以雙刀奪得名次。協元堂沒有祖師的偶像，只用紅紙寫。也有獅鬼（獅弄）。獅頭的八卦要祭過。

去出陣，若有人要給紅包，俗稱咬青，是以榕樹青葉綁著紅包，讓舞獅的人自獅嘴伸手拿入紅包。也有人開業時，將要開業的八卦讓獅子踏過，祈求吉利。

張先生說了一段傳聞，傳說天高師的徒弟張六池的名字是因他的母親懷他時回娘家，正好在娘家出生，娘家門口正好有六口魚池，因此叫他六池，否則他應是「紹」字輩，與紹榕、紹富同輩。（紹、尚、深……等輩份）。

武館組織重輩份、重倫理。學武同時是護身。

目前與協元堂較有聯絡，且有時互相幫助的有大饒里春盛堂、勤習堂等。東山三塊厝的拔元堂，也是天高師的系統。「拔元」之名即由「協元」而來，都是天高師的系統。

八十年二月二十日訪問張尚己先生（七十八歲，成員），陳怡妙整理記錄。

（三）員林鎮大饒里（火燒庄）集雲軒

受訪者張清永（圖三十四），明治三十八年（一九〇五）生，約十七歲開始學北管，日據初期，日本人並不限制臺灣人學曲藝，庄內爲了迎神熱鬧便由張文起館，張文認識員林玉鑽軒的人，拜託員林友人代找教曲的師父，所以鹿港先生陳其清便來火燒庄教曲館，並取館名集雲軒。陳其清原是鹿港玉如意的成員，除了教火燒庄外，也教過永靖五汴頭集成軒及彰化、溪湖等地，詳細館名已記不得。此外，其清先的徒弟（不知姓名）也在萬華教過三義軒。

起館之時，約有二十個人共同學曲，其清先來教時為中年以上的年紀，持續教曲有三年之久，後來因本庄人經濟較不富裕，需為生活工作，所以成員較「散」（懶散，沒有認真學習），也沒錢再聘請先生來教，所以其清先便沒來繼續教曲。而集雲軒也在日據末期，未戰爭前便解散，其樂器和曲簿早已廢掉，並無留存。

大饒里集雲軒參加過迎神熱鬧，主要是本庄香山寺（觀音媽廟）的熱鬧，另外員林街福寧宮（媽祖宮）及菜市口廣寧宮的熱鬧也參加過。此外，日據時期，日本政府每年定期舉行商工會（屬商業的合作組織）聯合活動，皆在每年九月某日，曲館會出來活動熱鬧，因此會到臺中、彰化表演。而同是其清先教的師兄弟去萬華的媽祖宮教三義軒後，有活動時也會邀請大饒里集雲軒去參加。

集雲軒奉祀西秦王爺，每年生日皆有拜拜及排場慶祝，一般只有自己館員參加而已，並沒有邀請別館參加。集雲軒是純曲館，沒有身段。當初曲簿內容多由大陸傳來，只記得有唱「李淵醉酒」，其他就想不起來了。

張清永本人曾教過不少曲館，日據時期教過員林崙雅里雅聖軒，光復後則教過浮圳仔和樂軒、湖水坑真樂軒，以及大埔厝清樂軒、黎明里惠天宮北管陣，都在員林鎮的範圍內。八十年十月十七日訪問張清永先生（八十七歲，曲館師傅），李秀娥採訪記錄。

（三）員林鎮大饒里春盛堂

（訪問張良杰部份）

大饒里春盛堂的起館師父是張網師，據說與協元堂的起

館師父張天高是兄弟。兄弟二人由廣東渡海來臺，定居於此，以賣花生糖維生，後來應村民之請，開館授藝，不過確切時間及地點已無法確知，但春盛堂大約有近百年左右的歷史。

春盛堂目前的館主是張樹得先生，武師有張尙璋、張尙藤、張天賜等人。而據受訪者張良杰（七十五歲）先生說，他十三歲開始學拳，當時的師父是張紹村，而張紹村所傳的子弟有張尙輕、張尙炎等人。

張網師在春盛堂所傳的拳屬太祖拳，所以也拜達摩祖師，所打的拳是屬硬拳，目前除了出陣前還以紅紙提字寫下祖師神位膜拜外，平時並未有祭祀活動。而出陣的時間除了固定在農曆二月十九日觀音媽生日及正月十三日刈香外，平時若有人有喜事請出陣，也會出陣，但喪事時就不出陣，迎媽祖、刈香出陣完全是義務性質，沒有紅包，應村民之請出陣則隨請的人之意包紅包，而這些收入均由館主收下，多作公金處理，包括添購傢俬或修補傢俬。

目前村庄的刈香活動，協元、春盛二堂都會相互支援調集人手，大約可達百人左右。春盛堂大約四十人左右，在出陣之前由館主集合一起練習。

春盛堂所用的獅頭是合嘴獅，也有獅鬼在前舞弄（圖三十五）。春盛堂的成員都是庄內的子弟，大都在十七、八歲開始學習，學的人並不用出錢，而春盛堂最興旺的時間約是二、三十年前，也曾參加比賽，獲得第二名。

由於春盛堂相當出名，在地方上若有需要，春盛堂也出陣，如員林地下道開工、通行，都請春盛堂出陣，引為美談。

八十年二月二十日訪問張良杰先生（七十五歲，成員），

張碩恩採訪記錄。

〈訪問張金藤部份〉

本館成立於日據時期，受訪者張金藤現年六十歲，自其祖父、父親時代，請唐山師父網師（張網）來教，「歸蓬」（全部）的大排場本館都學起來，網師之後，就由當初學的人以上一輩教導下一輩的方式傳教，並未再聘外庄的師父來教。本館幾乎所有成員間都有親戚關係，而張金藤家學武可稱祖傳，其弟張樹（現年約四、五十歲）也有學武，目前參與較多。

張金藤年輕時，對武館參與極為熱衷，但現在年紀大了，體力也不行，所以比較放手給年輕的人。做「館頭」得很「好禮」去請人出陣，不好做人，他目前是負責人，不教武術，而出陣的鼓架、傢俬、旗號皆放在其工寮。

本館太祖拳、白鶴拳皆有學，以前開館教學期間有祭拜白鶴仙師，有香爐，正式拜拜，現在則沒有，較馬虎了，而且年輕人愛玩、怕吃苦，娛樂又多，沒有人要學，自然而然就省略了。

以前日本人不讓臺灣人習武，查到者傢俬沒收，並且抓到派出所。所以日據時代大都偷偷學，光復後就不會這樣了。

本館出陣大部份是迎神明熱鬧、刈香時，有時入厝也會參加，喪事一般不可參加，只有師父過世才可用白獅送上山頭。出陣約四十至五十個人，本庄觀音媽生日，二月十九日請彰化媽來巡庄，迎一天，白早到晚，民家有辦牲禮的，都得去參拜。本庄春盛堂可說臺灣島內四處去出陣，臺北、中部、臺南南鯤鯓、彰化媽祖宮都去過。

張金藤認為要出陣，最好是本館的人出陣就好，若人手不夠得自外庄調人手，或借人手給其他館頭，最好是不接。武館不可拼館，拼館會傷人命，只可「拼陣頭」爭點面子而已。就如以前有次到臺中后里出陣，主辦單位分配各陣的位置及表演時間，而大饒里春盛堂自認為是客隊，便把好的位置讓給地主隊，這樣互相尊重、退讓一步，就可免生是非，武館得有「勝不驕、敗不餒」的風度。

八十年八月二十五日訪問張金藤先生（六十歲，負責人），李秀娥採訪記錄。

八、社頭鄉

（一）社頭鄉張厝村錦明珠

錦明珠原是南管樂團，在受訪者張清秀七、八歲時就有了，剛成立時他就開始學，十歲即上臺作戲，最初是請和美水尾仔糊土仔（洪姓）來教，教了二年，當時學會作戲者有二十幾人，曾去南投、集集隘寮等「庄脚」作戲，本庄則在冬尾時作戲，作十幾日，一天換一齣。每次都請埤頭的順興來排戲，他是作戲底，演老旦，已經過世，有一孫名阿月，現住陽明山後港仔。

錦明珠現屬北管，館址在館主家，學的人皆姓張，有空時天天到館主家來學，沒空時較少練習，大部份是本庄人學，但外庄也有人來學。有人來就叫就出陣，出陣的皆是本庄人，目前人數還算夠，可出一陣，要是人數不足就不出陣，不算做專門的，神明生日、刈香、熱鬧、好歹事都有出陣。

電話訪問張清秀時，他提及邱坤良教授學生戴小姐已訪

問過並錄影，便不好意思再問。

·七十九年四月三日訪問張清秀先生（五十三歲，成員），
陳錦豐採訪記錄；八十年三月十日電話訪問張清秀先生，
林美容採訪記錄。

（二）社頭鄉張厝庄振興館

〈訪問巫春來部份〉

日據時代，本庄的人去小紅毛社（田尾鄉福田村）向陳松（阿松師）學武術，直到光復後，才由陳松來張厝庄立館授徒。當初會立館，是因農業社會，想讓大家藉學武而團結起來，庄頭要熱鬧也方便，另外練武對健康有幫助，所以聘請陳松師來傳館。陳松全省出名，已歿，以前在彰化港尾、大村美港、水碓教過。此外，陳松之徒黃慣（已歿），教過埔里一帶，後來也到張厝庄振興館來教過。

本庄熱鬧主要是在二月時，張厝庄和廣興村合奉泰安岩的觀音媽，二月十八日或十九日會去參加熱鬧；至於媽祖則是社頭鄉舊社的，本庄無媽祖廟。

彰化媽到北港刈香途中，以前皆要進入張厝庄參拜，張厝庄也出半數錢，已持續十多年，現在則因路小車大，所以大車只到路邊，但大轎仍會進來張厝庄。

張厝庄振興館刈香出陣曾至鹿港、北港、高雄，十月十八日還要到三重代天府熱鬧，是應委員爐主之要求而去，因本庄甥輩到臺北發展，所以板橋金門街的惠天宮熱鬧時，每年都會邀請張厝庄振興館去熱鬧，其中有人卜到惠天宮的爐主，因而要求他們出陣，這僅需十至二十個人便可，不用正式排場。

若有需要時，也會和外庄同系統的武館合作，如民國七十九年去中正紀念館表演，是和社頭鄉舊社振興館合作，約有九十至一百人出陣。舊社振興館同樣是在日據時期就有學武，直到光復後才「整館」（重新復館）傳授，人數多而且人手較齊。

受訪者巫春來，昭和二年（一九二八）生，約十二歲開始練武，當時剛光復不久，學一陣子後，張厝庄的振興館也就停止活動了，直到民國七十幾年，經濟好轉，刈香風氣盛行時，武館才又繼續活動，但也無法多昌盛，因年輕人要讀書、工作，為事業奮鬥，無法全神投入，所以武館的發展仍然有限。

·八十年十月十六日訪問巫春來先生（六十四歲，成員），
李秀娥採訪記錄。

〈訪問張江漢部份〉

社頭鄉張厝社區的振興館是紅毛社陳松所傳的，嚴格說來，張厝庄內有兩館振興館，一是受訪者張江漢所立之館，從沒出陣，純粹練武術，為人接骨；一是陳松來本庄立館，後來有出陣的振興館。

張江漢（圖三十六），大正五年（一九一六）生，約二十多歲開始習武，當時和幾個村人一同到紅毛社（田尾鄉福田村）向陳松拜師學藝，共隨陳松習武十七年之久，三十多歲回張厝庄立館授徒，十多年前才改在張厝一巷十號授徒，他有正式技術員之執照。

教過十多個徒弟練拳，有的來自田中，有的來自員林，組織不大，只要徒弟有空來他就教，但不用傢俬，是以練空

拳為主。張江漢認為學武術很好，可運動，身體會更健康。三子張勝末也有學，讀軍校畢業，已任少校，並學跆拳道。

振興館拜達摩祖師，張江漢認為自己練武就好，不願出陣，自找麻煩。本庄熱鬧時拜天公，在公地謝神作平安戲。他說張厝厝以前沒迎媽祖，「沒幾年前」才加入彰化媽。

·八十年十月十六日訪問張江漢先生（七十六歲，拳頭師傅），李秀娥採訪記錄。

(三) 社頭鄉協和村日樂軒

協和村包括協和社區與崎脚社區，舊地名崎仔脚，協和村的曲館日樂軒成立於日據時代約昭和五年至六年（一九三〇—三一），最初是由龍井村的洪光先來本庄教，光復後其徒蕭振梧（社頭仁和村人，已歿）來本庄教好幾館，蕭振梧也教過員林萬年、社頭仁和村石頭公一帶。

日樂軒開館時約有二十多個人，劉後進、劉庚申、劉潭、劉鐵樺等皆為蕭振梧的徒弟。其中劉庚申學得最好，已歿；劉後進（屬馬）擅絃、吹，已去世十幾年，若還活著則有八十六歲。原本有留存曲本、絃樂器，可惜八七水災時，房子倒塌，曲本、樂器皆無存。住田脚的劉潭熱心提供場所為日樂軒練習聚會，光復後只維持五、六年的光景便散了，館地才被劉家收回賣給永通。受訪者劉鐵樺已八十一歲（民國前一年生），約十七歲開始學曲館，日據末時，劉鐵樺被徵召入海軍陸戰隊，當時日樂軒的朋友還為他演奏送行。退伍後要工作謀生，就沒繼續參加。

日樂軒以前拜西秦王爺，又稱「麻面爺」，意思是說，拜麻面爺後，臉皮會較厚，唱曲就不會害羞了。

本庄迎熱鬧是在三月二十三米左右迎媽祖，協和村以前屬武東堡的範圍，武東堡老二媽寄放在社頭鄉枋橋頭的天門宮內（屬媽祖宮），所以本庄每年約三月二十三日之前幾日或當日會參加天門宮至鹿港天后宮的刈香，下午出發至鹿港刈香，隔天再返回本庄並巡庄。鹿港天后宮有最古老的媽祖，身高不到一尺四吋，是道地由大陸迎來的古神像，鹿港以前是帆船港，所以媽祖宮很興旺，北港的媽祖宮以前還得到鹿港天后宮刈香，後來才改掉的。

·八十年十月十六日訪問劉鐵樺先生（八十一歲，成員），李秀娥採訪記錄。

(四) 社頭鄉協和村振興館

受訪者劉鈕燈之父劉水木（偏名劉松）與田尾鄉福田村陳松是結拜兄弟，二人在日據時代相約至西螺向澎湖人龜師學武，與阿善師成為師兄弟。光復後劉松任家鄉社頭鄉協和村的自治會長，頗有人望，他號召村人組織文、武館，文的即是曲館日樂軒，武館則是振興館，當時村人約有一百多人參加武館，並由陳松和劉松兩師兄弟一起教，人皆稱阿松師。劉松約五十多歲去世，若今日尚存則已有九十一歲。劉

松去世後，協和村振興館仍由陳松繼續教，劉鈕燈的功夫可說主要是陳松師教的，陳松師約活到九十歲才去世，若現在還活著則有一百零三歲。陳松師是非常著名的武師，有在紅毛社傳振興館，屬田尾鄉福田村，現由其次子陳紹輝負責。其長子陳紹坤原在社頭鄉張厝厝設接骨院，後搬至埔里居住，而改由陳松之孫陳炳欽接掌陳松長子接骨院。三子陳紹卿則在臺北開中醫院。

劉鈕燈現年六十四歲，約十多歲開始練武，除師承紅毛社陳松外，亦曾拜南投集英館的海鯨師及定石師（屬南投同義堂），另向溪湖人黃禮（禮師，沒傳館號）學武。

劉鈕燈認為時代改變了，現代不是練武的時代，所以自己的孩子不願教，也不鼓勵他去學，因怕年輕人血氣方剛，逞一時之勇，容易招惹麻煩，只願孩子認真唸書求上進就好。

振興館傳統奉祀五祖，即達摩祖師（創太祖拳、硬拳），白鶴仙師（創軟拳），觀音佛祖（創硬拳），九天玄女（創姑娘拳），齊天大聖（創猴拳）。

協和村的振興館從沒被外庄請出陣，以前主要是本庄刈香熱鬧才會出陣，而本庄大熱鬧迎媽祖是在三月二十三日左右，社頭鄉枋橋頭天門宮老二媽會到鹿港天后宮刈香，隔天返回巡庄迎熱鬧。近幾年武館活動較少，也沒在教，若有需要出陣，目前仍有二十至三十個人可調動。

劉鈕燈除了習武外，也隨陳松學接骨之術，他本著善心免費為人接骨，四十年如一日，因而在民國七十八年為臺灣省國術會選為好人好事代表。此外，興趣寫書法，並至日本參賽，成績優異，獲許多獎狀與金牌。平常也剪紙、養蘭花與盆栽，可謂文武全才。

八十年十月十六日訪問劉鈕燈先生（六十四歲，成員），李秀娥採訪記錄。

九、溪洲鄉

（一）溪洲鄉溪墘厝曲館

溪墘厝的曲館有兩陣，一陣是北管，館號可能是新樂軒，其館址在墘厝廟（即本庄的庄廟）；另一陣是南管，設在村人黃倫的家裡，因他是開「米間」（米店）的，生活較好。另外庄內還有亂彈戲班（由村人蘇金水組成），歌仔戲班（由外號叫長脚可組成）和兩陣獅陣，可說相當熱鬧。而現在的行政區劃分，以中和巷將村庄分成兩邊，一邊叫溪厝，一邊叫墘厝，村中的老人開玩笑說，溪厝是註定整個房子都要積水，不然就是要被大水沖走了；而墘厝就像是在萬丈深淵內，人是註定沒辦法有「出脫」（出息）的。這大概有意調侃行政劃分妨礙了地方上的發展吧！

南管陣大約成立於明治四十二年（一九〇九），最初有外地的先生來教過，之後的先生是一個本地人，名叫黃寶，另外村中也有些「老緣的」（即輩分老的長者），會的人傳授給不會的人，而組成陣頭。成員大約只有十一、二人而已，報導人胡辛枝笑笑說，以前的陣頭「素素」的（即樸素無華的意思），其中兩個人負責唱曲，黃鹿鏡、黃金牌、蘇老五會吹簫，蘇老五、黃寶也會彈三絃，蘇老五他家是開店的，簫吹得很好，功夫很深，聽來非常好聽。南管陣早北管陣一年解散，而北管在日本人走了、「中國仔」來的時候才散館的，那時他們的師父，即名叫「瘦長仔」過世，整個陣頭就沒辦法再出陣了。學陣頭要有鑼鼓、古吹、八音聲音傳出，使別人知道這是在「迎熱鬧」，要不然「甸甸走」（靜靜的走），就沒人會知道。南管的下一輩才來學北管，而北管的成員至今也只剩報導人胡辛枝而已。

胡辛枝今年八十四歲，他十五、六歲時，開始學北管，在十七、八歲還隨同陣頭去西螺表演過，他會演奏月琴、吹

、品仔；後來因其母信了基督教，所以連帶他全家都信了基督教，但是他還是隨人家出陣去迎媽祖，因為少年時代「卡鹿躍」（較好動），直等到須擔起家庭的責任時，就放棄這種活動了；不過他還記得，當他們一入街，奏起北管調時，引來眾人前來圍觀，那股得意的激動，至今不能忘懷。

北管陣是村人蘇金水、鄭阿財發起鼓募眾人來學，彼時約有二十多人在學，但學沒多久（才一館多），就被人叫去出陣了；後來還學到可上棚演子弟戲，光在本庄就演了兩次，出來表演的人，連同內場的，一共有十七、八人左右。胡辛枝還笑說，他們是「菜頭配」，完全是「生脚硬練」，硬是強記唱曲和脚步就上臺表演了；還記得當時演的戲碼叫「王引拜壽」，即俗稱「大拜壽」，而角色分配如下：蘇金水飾演石平貴、鄭財才演王寶釧、胡辛枝演番女（大將水）、鄭門賊演魏虎、鄭樹頭演王弓（隱），後場有空仔長「歡吹」、慣習仔拉絃等。胡辛枝還說，彼時，陣頭沒有在刈香，只有去北斗請媽祖來本庄拜拜，再「飛庄」（遶庄）後，送回而已；其它像喜喪事、過年過節，都沒有出陣。

有一段時期，南管、北管還一起出陣，因為北管是「正身的」，走在前面；南管是「文邊的」，走在後面；南、北管都是義務性質，沒在「賺吃」（以此為生之意），所以才叫做「子弟」。北管的先生即「瘦長仔」，是村中的人，在清朝時代出外做戲「賺吃」，到老才回到村裡生活，有時間就教村人子弟戲，他不但會教唱曲，也會教腳步。他的弟子中，蘇金水因為認得字，所以學得較好。而同時，他們的上輩也有會北管的人，和他們一起練習，其技術學得更紮實；如鄭樹山、鄭樹何平時只願打「鼓類的」而已，其實這兩人

不但鑼鼓、琴絃都擅長，連總綱也都能夠獨當一面，其它老一輩的成員，還有鄭水龍、鄭月水等。

溪洲鄉溪墘厝的庄廟壽南宮，主神是媽祖，是彰化南瑤宮聖四媽的分身，所以算是有參加彰化媽，此事源自日據時代大正十年（一九二一），本庄發生牛瘟，仰賴媽祖神威，才得安全渡過此危機，詳情在其庄廟沿革的碑文有記載。

八十一年六月十一日訪問胡辛枝先生（館員，八十四歲），周益民採訪記錄。

（二）溪洲鄉溪墘厝武館

溪墘厝的武館有兩館，一館叫「振興館」，師父是西螺人，來本庄教，就在有「學拳頭」的成員的「門口埕」練習，彼時已「事變後」，本庄已有電燈了。而在此之前，有一個更出名的人，也是西螺人，名叫「肉丸成仔」，曾在本地教過。另外一館叫「館魁軒」，館址設在庄尾，師父不是西螺人，而是南部「走路」（逃）到中部來的，因為其在地下反抗日本政府的緣故，他人長得矮小，又貌不驚人的樣子，因此能躲過日本人的通緝！其人名不詳，大家都稱其為「羅漢師」；他在本地有一個「頭叫師仔」，名叫「贊文仔」，會幫忙「教拳頭」。兩館的成員差不多都是三、四十人，雖然師父不同，但是都是「公的」，即在庄內出陣，都是義務性質的活動，沒有收人家的紅包的。然而現在後進的這一輩大都沒有經過什麼訓練，就要上陣了。

而武館獅陣的活動時期約在受訪者鄭江會二十歲左右（鄭今年是七十七歲），當時大家都認為庄內同時有兩陣獅陣存在，彼此才會有競爭，功夫才會練得好。就鄭江會而言，

他自稱：「已二十多年不理世事了」，到現在若是「陣頭」要出陣，他就幫他們拿黑令旗開路而已，不想和武館有什麼關連，他也從來不屬於他們之中任何一館的成員。至於「拿黑令旗」，鄭江會微笑自稱，他是「沒步數」的，到了到五十多歲才開始拿，也沒有拜過什麼師父，只是順其自然地進行，拿得很輕鬆，人家都說他舞得不錯。有一次有一個學武館的，自認武功不錯，長得又孔武有力，跟他說要舞著試試看，他也不堅持就讓手了，結果對方舞沒兩三下，就直呼受不了，趕快就把旗竿交回來了；那是因為鄭江會他自信有神明在保護庇佑他，但是若要他教別人，他可就教不來了。而他拿黑令旗，只是隨興跟人家四處去刈香，拜拜兼遊覽，全省南北都跑遍了，也沒有收過人家酬謝的紅包。

至於兩館的拳種而言，他覺得振興館打的「振興拳」，打起來較「站馬、站拳」，即馬步較小，拳套進行中，身形的起伏不大；而「館魁軒」的拳套，打起來較「長肢」，「腳馬」也站得較寬。一般獅陣出陣是在「請神」、「刈香」的時候，溪墘厝刈香大多到彰化的南瑤宮去；而以前出陣時，庄內比較有人手，有時可以兩陣一起出去「迎神明」，但現在就是兩館的人加起來，也不夠一陣的人，而若用更實際一點的話說，現在他們連只有三個人出門也稱獅陣了。若要像樣一點的獅陣出門，就要到隔壁庄頭去調人手了，但是這附近庄頭的獅陣，已經都散光了，只能這個庄頭調幾個人，那個庄頭調幾個人，勉強湊數出陣了。在以前這裡每個庄頭都有獅陣，這是因為以前閒人比較多，不像現在老是調不到人手；而直到「降服」後，庄內的武館還都有在傳獅陣（兩陣），人手也都有在訓練；但大致上來說，庄內的陣頭在日

據時代末期，即已沒落了。

武館的「傢俬」是自古就有的，算是從上一輩的手上傳下來的，另外學習武館的人，也多少出點錢來修修補補，始終沒辦法打造新的「傢俬」兵器，是因為「廟仔」沒有經濟能力來支持「陣頭」，庄裡的「頭人」也不肯出面支持的緣故。上一輩的人多少會一些推拿、接骨和煮膏藥的功夫，但是這種人已算少數，聽說「羅漢師」會一些，另外也有人會草藥的，像現在庄頭的那家「中元中藥房」，即是從上一代人的手中傳下來的。

·八十一年六月十一日訪問鄭江會先生（七十七歲，村民），周益民採訪記錄。

作者簡介

林美容女士現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臺大考古人類學系、所畢業，美國加州大學 Irvine 分校社會科學博士。專攻文化人類學，目前主要研究領域為臺灣漢人傳統社會組織。已出版「人類學與臺灣」（稻鄉）、「漢語親屬稱謂的結構分析」（稻鄉）、「草屯鎮鄉土社會史資料」（臺灣風物）、「臺灣民間信仰研究書目」（中研院民族所）、「臺灣人的社會與信仰」（自立），另有「臺灣的民間信仰與社會組織」（聯經）一書，正在出版當中。



圖一 和美鎮中寮隆樂軒的祖師神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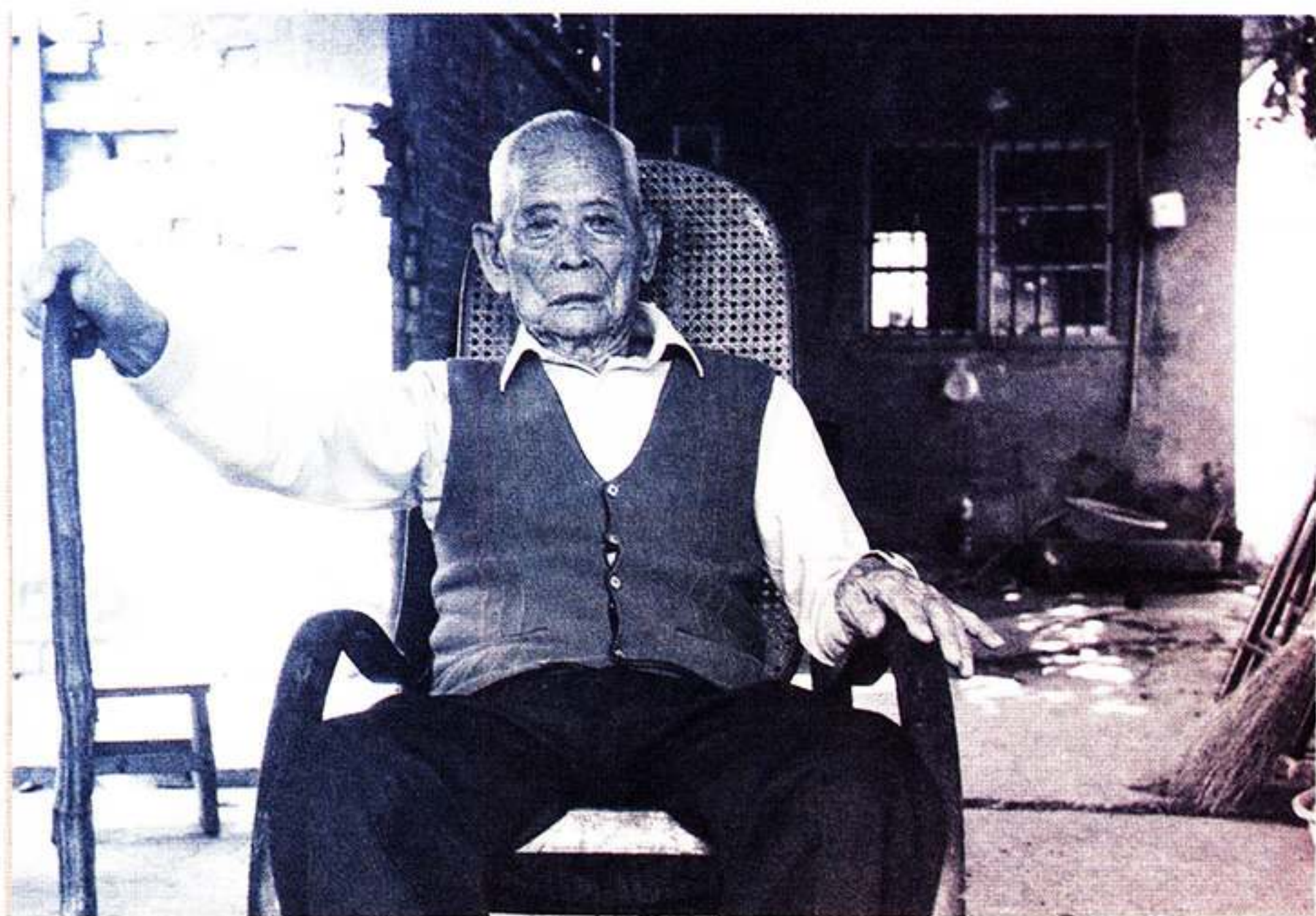
圖二 和美鎮嘉梨錦梨園之鑼鼓、傢俬



圖三 秀水鄉下崙安樂軒鼓架



圖四 秀水鄉下崙安樂軒館主吳再發先生



圖五 花壇鄉大庭玉梨園老曲脚劉東慶先生



圖六 花壇鄉大庭振興社在村廟明德宮左側



圖七 花壇鄉大庭玉梨園在村廟明德宮右側



圖八 大村鄉安樂軒曲館師傅游瑞成先生



圖九 大村鄉小三角潭樂震天的大鼓亭



圖十 大村鄉埤腳同義堂館主劉水深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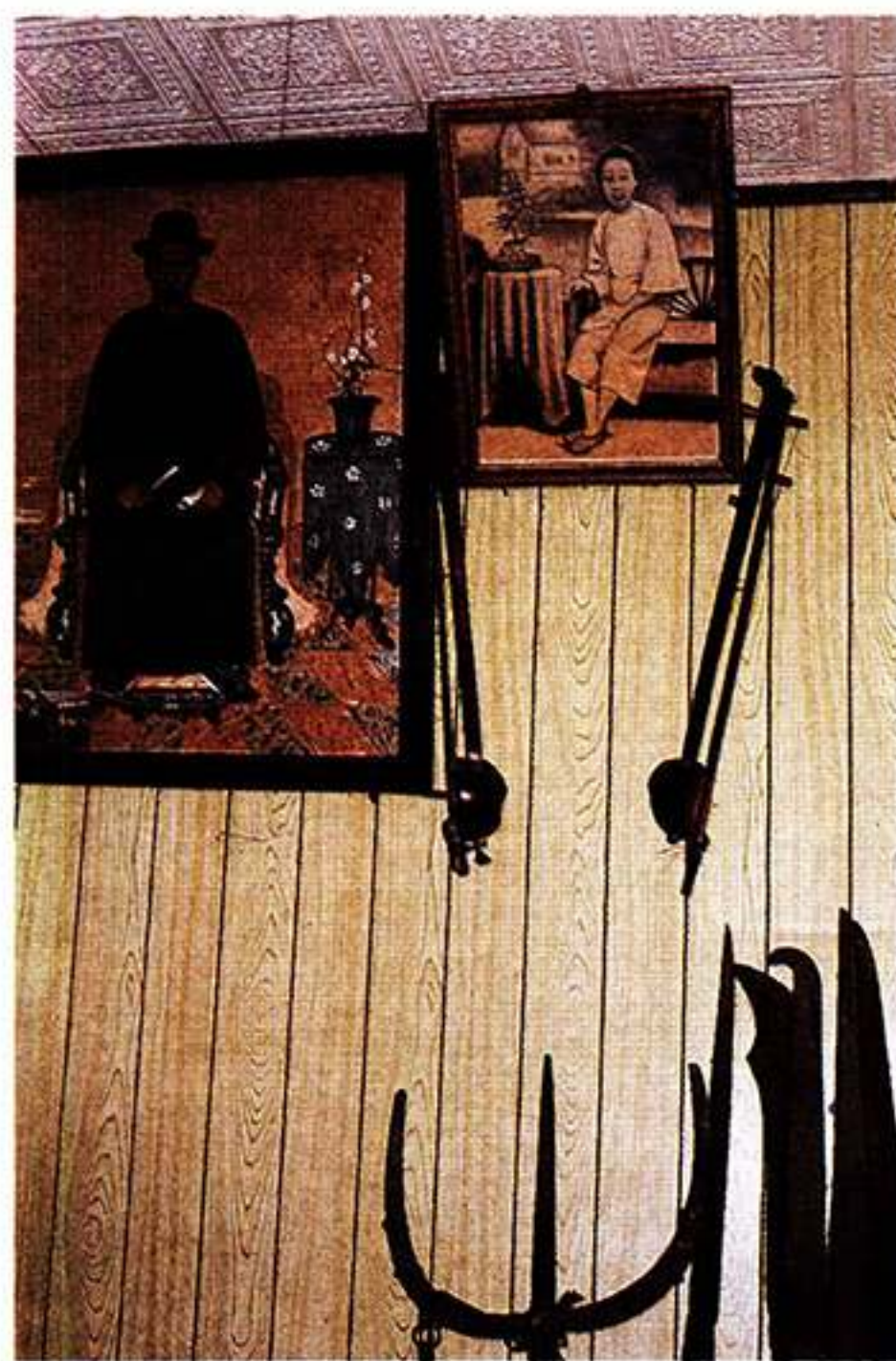
圖十一 大村鄉港尾福樂軒舊照，鄧金火先生收藏



圖十二 大村鄉貢旗御樂軒負責人賴雅育先生



圖十三 大村鄉貢旗御樂軒主持人賴得福先生



圖十四 大村鄉貢旗振興館前堂主賴藍投遺像



圖十五 大村鄉貢旗振興館教練賴大鼻先生



圖十六 大村鄉貢旗振興館獅頭及猴面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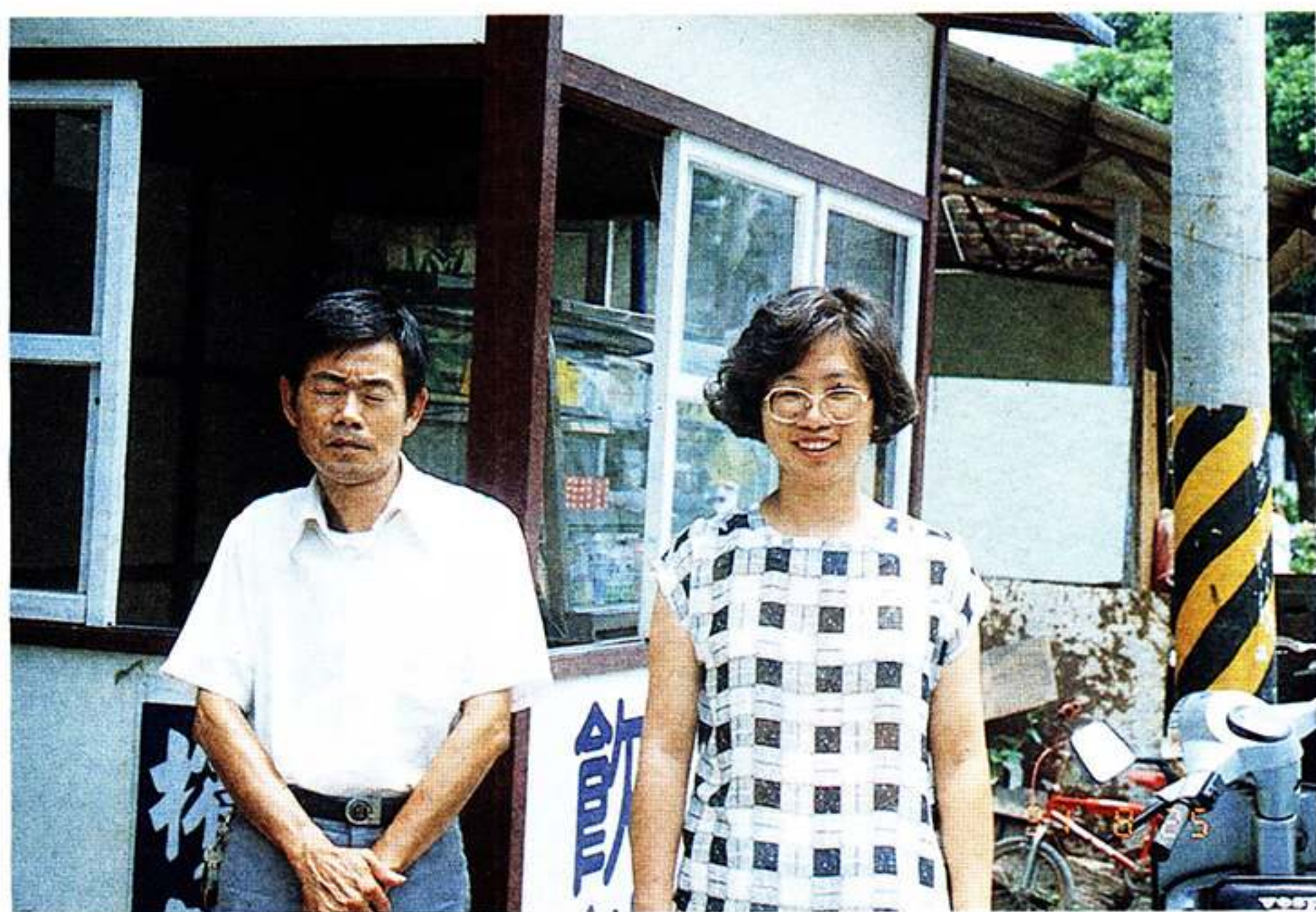
圖十七 大村鄉南勢集英堂成員賴連乎先生



圖十八 大村鄉北勢集英堂放在村廟福天宮內的鼓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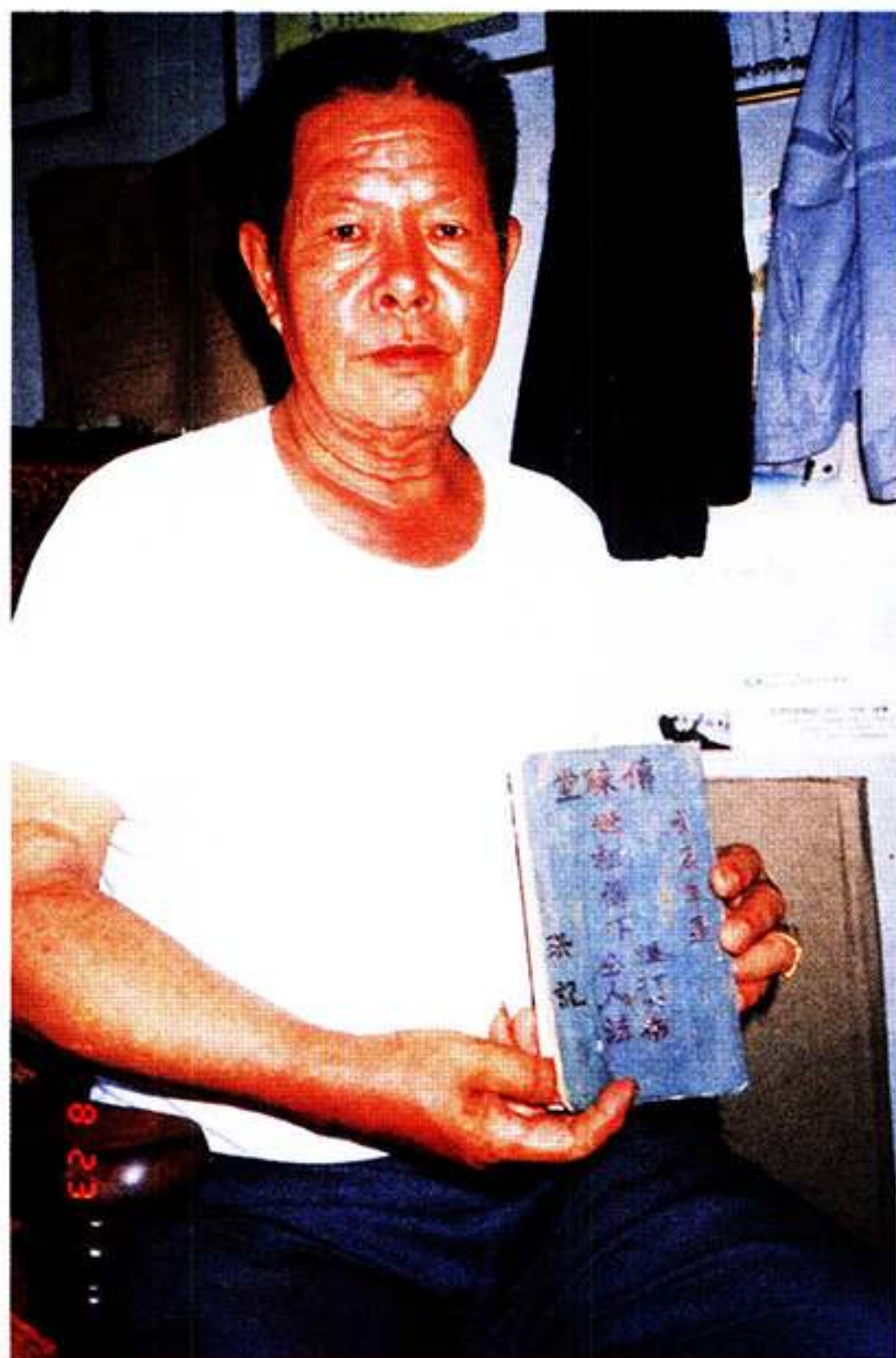


圖十九 大村鄉擺塘集英堂成員游炳宣及放在村廟慈祥寺內的傢俬



圖二十 大村鄉犁頭厝集英堂受訪者與作者合影

— 彰化媽祖信仰圈內的曲館與武館 —



圖二十一 芬園鄉下茄老傳練堂館主洪明魁及祖傳銅人簿



圖二十二 芬園鄉崙仔尾勤習堂許新亭家的大埕是練習的地方



圖二十三 員林鎮東北里義順堂負責人林如松及其所製獅頭



圖二十四 員林鎮東山大鼓陣之鼓亭



圖二十五 員林鎮三塊厝拔元堂江維屏先生示範武術動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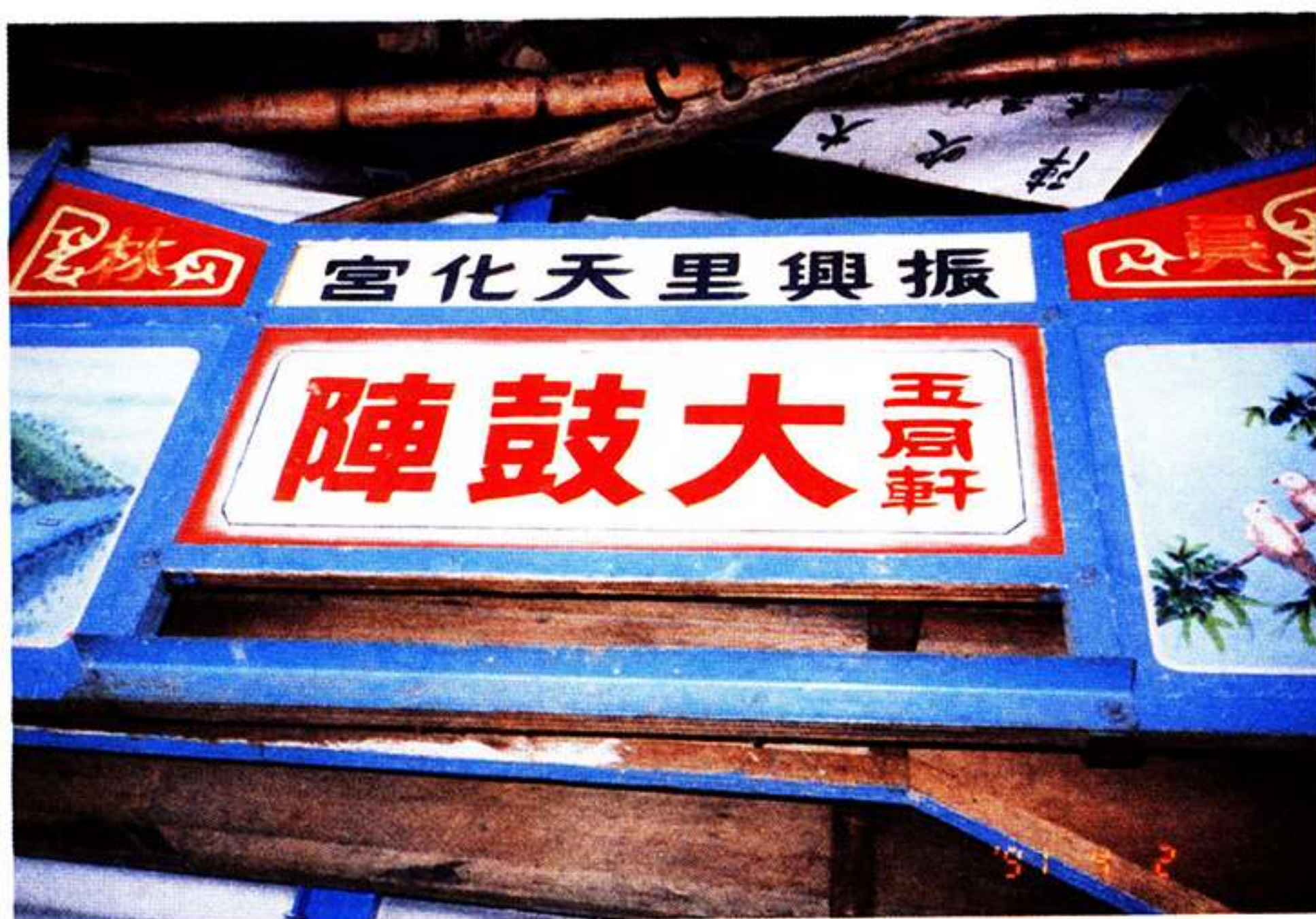
圖二十六 員林鎮三塊厝拔元堂堂主江文語(鎮興里里長)，在彰化老二媽往湄洲進香於八十年四月二日回駕東山時，參與獅陣



圖二十七 員林鎮三塊厝拔元堂出陣迎接南瑤宮老二媽回駕東山



圖二十八 員林鎮番仔崙同義堂放在民安宮內的獅頭



圖二十九 員林鎮振興里玉同軒大鼓陣招牌

— 彰化媽祖信仰圈內的曲館與武館 —



圖三十 員林鎮湖水坑真樂軒曲簿之一 (目次)



圖三十一 員林鎮湖水坑真樂軒曲簿之一 (內文)



圖三十二 員林鎮高厝協元堂龍虎旗



圖三十三 員林鎮大埔厝集英堂國術館



圖三十四 員林鎮大饒里集雲軒曲館師傅張清永先生



圖三十五 員林鎮大饒里春盛堂、獅頭、獅鬼與鼓架



圖三十六 社頭鄉張厝庄振興館師傅張江漢先生

